

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案王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疑當云諸男子備城門篇云守法五十步丈

校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比男子即丈

夫也下文則云丁女子則此不當兼有女明矣。蘇云十人為什兵戎器也言十人之中每六而兵四之案與此率是也

同丁女子老少一人一矛。蘇云丁女子猶言丁女見備城門篇卒有驚馬事。驚讀為警文選激逝賦李注云警

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達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

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

日而一徇。畢云當為徇蒙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徇也蘇云而字衍詒讓案而一二字疑皆衍文此二句皆

文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義同但無故離守罪重於不從令者斬即不就其守者也與下

者故不惟斬之且肆其尸三日所謂三日徇也義亦詳後而所以備姦也。蘇云而字衍案而乃此字之

吏民堅守勝里。里正即上文里長每里四人與皆守疑當作吏行其部。至

里門。岳與開門內吏。蘇云內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舊本無論

上脫幽字幽開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闌毋人簡即開之段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即開之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畢云說

車輓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岳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

除。畢云舊脫得字据下文。又賞之黃金。人一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大將使

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守衛之長夜五循行。蘇云循短夜三循行。四

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為屏。畢云舊必作火

類聚。火突高。畢云火竈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竈竈突突从宀从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

為強案說文本云突竈突廣雅釋室云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畢云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失火

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

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詭譎案端似言失火所始以爲事者據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此說亂字

車裂伍人

不得斬。

伍吳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同畢云言同伍不舉罪之

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譱。

畢云說文云謹譱轉注

及離守絕

巷救火者斬。

畢云絕言亂蘇云言守絕巷者毋得擅離蓋防他變也案蘇說非

其丑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

救之。

此當作者二字草書相似因而致誤部吏即城中八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

部吏亟令人謁之大將。

畢云部吏二字舊倒據下

移案吳鈔本不倒應舊本誤語今據茅本正王校同蘇云人乃入之誤案人字不誤

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

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

漢書淮南厲王長傳顏注

云逮追捕之也

圍城之重禁。

以上備火之禁

敵人卒而至。

蘇云卒猝同

嚴令吏命無敢謹譱。二最並

行。王引之云最當爲最與聚通謂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最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最最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辰字多譌作最案王說是也蘇云二最乃無敢二字之訛失之

相視坐

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

說文手部云探揆遠取之也

相指相呼相麾。

道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作歷以意改詒讀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

賦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俗靡字也作歷義似亦可通廣雅釋詁云歷過也又莊子天地篇云交臂歷指亦足備一義

相踵。

說文止部云踵跟也踵即踵信字謂以足跟相踵也

手部云投擲也

相擊相靡以身及衣。

謂以身及衣相切靡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頤相靡釋文李云靡靡也易繫辭剛柔相靡善注云相切靡也靡靡字同

訟駭言

畢云說文云駭駭如馬駭語馬色不絕據此義當爲駭

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

制令云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又云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

伍人踰城歸敵。伍

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除吏斬。

伯百人也除吏即上文之伯長百長

與吏歸敵。除將斬。

除將即四面四門之將

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

蘇云言先覺察者除其罪也

當除謂當敵攻城之道也

需敵。

需吳鈔本作舒需讀爲需考工記需人馬不契需鄭衆注云需讀爲畏需之需需敵謂却敵也蘇云需待也非

離地斬。

離其所

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卻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隊二人

賜上奉。畢云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戴云而讀爲。如如勝圍句。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

爲關內侯。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致禽而朝。史記秦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詒讓案戰國策魏策王與竇屬關內

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本誤今蘇云輔將城將之次者。猶將也。今當爲令案蘇說是也。今

據正輔將即上文四面四門之將也。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皆有丞尉。史記商君傳云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秦本紀在孝公十二年。國策趙策趙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七國之疆制矣。

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魏魏策亦並有之。則非秦制也。

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畢云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土人之

云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士人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之屬。上云盡召五官及百長。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

者。爵人二級。九章算術衰分篇劉注云墨子號。令篇以爵級爲賜。蓋即指此文。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有守者。男女老小。先分

守者。人賜錢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無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者。與上文有守者。正相對。以其本無分守。故止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錢五千。輕重異也。

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世復勿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又云通飾復其民。世無有所與。注云與讀曰豫。

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居大門。曹無過二人。據守備云守大

門者二人夾門而立。畢云說文云曹獄之兩臂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口察。即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杜瓌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

行伍坐。蘇云謂五人並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畫二閱之。說苑尊賢篇宗衛相齊罷歸。召門尉

田鏡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漢書高祖功臣侯表。莫。畢云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

之上。逋者名。蘇云參猶險也。逋謂離署者。鋪食皆於署。畢云此鋪食字。義當作鋪。說文云鋪日加申時食也。不得外食。蘇云言不

他食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國策齊策王斗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漢書百官公卿表謁者掌賓贊受事應劭云謁請也白也孫子用間篇云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舍人**執盾。**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執楯親近陛衛也高祖**中涓。**史記高祖功臣侯表集解引漢儀注云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中官者國語吳

語涓人曠韋注云涓人今中涓也史記楚世家作涓人韋昭云今之中涓是說施奉使篇云操北犬敬上涓人史記萬石君傳正義如淳云中涓主通書謁出入命也漢書陳勝傳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注應劭云涓人如

謁者曹參傳顏注云中涓親近之臣若**及婦人侍前者。**待舊本謁侍蘇云待當作侍是也今據正**志意顏色使令**

**言語之請。**蘇云請讀如情**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蘇云上句請讀如情下句如字謂詰問也詒讓

案皆疑若之誤未句當作擊而詰故謂因擊而詰問其事故也**守有所不說。**吳鈔本茅本作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

**守日斷之。**斷即斬也詳**衝之。**衝與撞通說文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

**時素誠之。**必與鈔**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

**有功有能。**畢云佑舊作佑非**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

**侮人者一。**此謂家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又不宜限以人數於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關之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名閱與官神書相近日

五誤倒下稅之字名又為作一據守篤說守大門者二人吏日五關之上適者名是其證也**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謂旗章符節之屬畢云令

舊作合以意改將依義當為并**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門當為

告守將乃入舍也下文**為入下者常司上之。**畢云司即伺字王引之二司古伺字也之讀為志墨子

云候以聞守是其證**隨而行松上不隨下。**王引之云松讀為從摩記待其從容鄭注**必須**

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蘇**口口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容卒謂外卒來助守者主人謂內人

為守卒者二者使互相守察防其為**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畧。**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錄謂存視之也

者或其鄉邑已爲敵人所取則必  
謹防其卒恐生內變也以已編用  
之是

符合入勞

入舊本作人今據道藏本正

符不合收守言

蘇云收當作收謂收治之案蘇校是也此當作收言守謂收而告之守也後云亟以疏傳言守

若城上者

城上吳鈔本茅本作上城

衣服他不如令者

下有說文

宿鼓在守大門中

周禮脩閭氏鄭衆注云宿謂宿衛也

謂夜戒守之鼓

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篋

此字誤前耕柱篇白若之龜龜舊本作龜疑此亦當爲龜之誤但執龜義亦難通疑當作

執圭說文士部云楚齋有執圭圭龜音相近而誤此謂使操節閉城者必有齋者亦慎重其事也

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

蘇云上云莫鼓擊門閉卽此

行

者斷必擊問行故

擊亦繫之誤

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

籥開門已輒復上籥

蘇云籥同鑼詒讓案說文門部作闔月令鄭注云管籥搏鐃器也孔疏云管籥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鑼內以搏取其鏗也周禮司門掌授管鑿以啟

閉國門鄭司農注云管謂籥也鑿謂柱

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有讀爲又言樓鼓五下又周編鼓以警衆也雜小

鼓乃應之

尉繚子勒卒令云商將鼓也角師鼓也小鼓伯鼓也

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

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

人舊本爲入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可字疑衍言凡出令必以人隨而省察其行不行也

號句夕有

號備梯籥云以號相得倭本校云夕一作名

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

蘇云程式也

置署街街衢階

若門當作術街衢後文云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蘇云街字誤重非

令往來者皆視而放

蘇云放依倣也詒讓案放疑當爲知

諸吏卒民有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

而擅取之

取之舊本倒王引之云擅之取皆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乙正

若非其所當治而擅

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

畢云舊作收以意改

以屬都司空

若侯

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丞如淳云都司空主水及罪人說文扶都云緘司空也復說獄司空此侯爲小吏與後侯敵之侯異都司空侯疑卽五官之二說詳前

侯以聞

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畢云當作獨以令為除

死罪二人。城日四人。漢書惠帝紀注應劭云城且反城事父母去者。事疑當去者之

父母妻子。王云比下有悉舉民室材木瓦。若蘭石數。瓦舊本誤凡王引之云凡字義不可通

凡相似若倫及也與也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蘭石也材木瓦蘭石即備城門簾之材木瓦石蘭石又見禱守簾漢

書暹錯傳曰具蘭石布渠答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漢書暹錯傳注服虔云蘭石可投入石如淳云蘭石城上雷石

也李廣傳作墨石說文奴部云簾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更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卒

本作率案上各葆其左右。葆吳鈔左右有罪而不智也。畢云智其次伍有罪。若能

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顧云構讀為講說文講以財有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

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守與令分任之令丞尉亡。得入當。

凡人亡其所司令丞尉當受譴罰者。使得別入當。以自贖。即下云必取寇虜是也。尉繚子東伍令云亡伍而得伍當

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七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

相抵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與此入當之法小異而大同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

免以卒成。蘇云言免諸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值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

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卒以賈予。蘇云賈價同言平其值也詒讓案此當作以平賈予。據守

本又倒其文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

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蘇云稽留謂不

以為時上聞之傳

不為

通也

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

亟舊本誤函下同今並據茅本正王校同漢書蘇武

卒民欲言事者。亟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

傳顏注云疏謂條錄之蘇云函謂封進防漏洩也非

當為請縣各上其縣中

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畢云其大夫之家居者俞云居乃若字之讓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穆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間賜爵至大夫者多矣

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秦畢說近是

重厚口數多少。畢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

下吏卒民家。

家吳鈔本茅本作皆

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說文火部燔蔓延燔人云燔蕪火

謂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蔓案說文又部云曼引也又部云延行也糸部云統絲曼延也是曼延字古止作曼蘇說非此燔人對自燔為文止謂延燒他人室盧畢讓燔曼延為句燔人為句則似以燔人為傷人亦非是

斷。諸以衆彊凌弱少及彊姦人婦女。

畢云玉篇云姦同姦俗案吳鈔本作強姦

以謹謹者皆斷。諸城

門若亭謹侯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

周禮司關有節傳鄭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為信也崔

約古今注云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未知周制同不疑謂疑其矯偽也

若無符皆詣縣廷言。

廷舊本諫延今據茅

本正說文又部云廷朝中也縣廷令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請問其所使。

請亦當為詰

其有符傳者。

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

蘇云令下脫入字

三老守閭。三老詳備

城門令厲繕夫為荅。當作令繕厲矢為荅繕守篇云闕石厲矢諸材可證說文

若他以事者微

者不得入里中。

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

三老不得入家人。

家人疑倒或作入家人家謂入平民家也

傳令

里中有以羽者二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

蘇云有當作者

家人各令其官中。

後本校云官一作家蘇云三下當脫老字而差字即老字之說誤倒也官

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

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

畢云言不謂止之舊作心以意改

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

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

傑吳鈔本作桀案備城傳篇亦作桀供云傑古通作揭字周禮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鄭注

揭之若今時為書以著其幣傑揭義同蘇云傑疑隔字之說下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供說著之其署同

同當從下文作隔蘇云同疑伺字之說非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廢席蓐日上疑批二字後云蓐宮三日一發席蓐爾種器云蓐謂之

蘇郭注云蓐席也令相錯發相稽察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

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次司空詳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

醫給藥賜酒日一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間視病有瘳瘳病瘳也輒造事上謂

輒即造守舉云詳同避言詐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舉云詳同避言詐族之謂夷三事已守使吏身行

死傷家舊祝今據道藏本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禱也漢書郊祀

有功者舉云益字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為賞案舉蘇說非益猶言加賞必身行死傷者家以

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亟舊本亦為亟今據茅本正王校同蘇云勞讀去聲謂慰問也舉

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使下疑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

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若欲以城為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

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蘇移此二十大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城下里中舉云里舊作

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

及他伍捕告者及道藏本吳鈔本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

和旌者斷使當為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為下言吏卒民在城上者不得擅下也欲疑效之誤微職即微

識之借字詳後和旌謂軍門之旌周禮大司馬職云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云軍門日和今

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蘇云非擅失令者斷倚

燻云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日和門當作擅非



戟縣下城。

下舊本橋作不蘇云不疑當作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倚戟縣下城言下城不由階陞倚戟縣身以下也

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

妄謹呼者斷。

而茅本

總失者斷。

總疑當爲縱失謂私縱罪人也

譽客內毀者斷。

舉云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

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

舉云

舊作

邸以意改詒讓案說文曰部云隔陣也署隔蓋以分別署之界限者

守必自謀其先後。

謀字讓據守篇又云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謀疑皆爲謀之讓

非其署而

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

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

藉與藉通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數。而無易其養。

謂厥養詳借城門篇

譽敵少

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

蘇云藉猶借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

無吳鈔本作毋俞云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案俞校是也蘇云譽即譽敵也非

外示內以善。無得應。

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

城上。

舉云說文云梟倒置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倒懸懸字今多用舉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

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

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

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國策趙策說韓斬難趙馮亭並云太守吳

師道謂當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舉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命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義云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大守此言太衍字衍案此書亦云大守

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餘皆禁之

守入臨城。

入舊本作人今據茅本正下文云守入城先以侯爲始

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請當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

地官謂人鄭衆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爲民解怨之法

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

藉亦與籍通即據守篇所云札書藉之也蘇云

謂記其姓名也 孤之。舉云孤書作孤以意改治讓案謂不 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

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二族。舉云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予與田

族臨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為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 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

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

之。說文言部云請謁也 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為饜廣雅釋詁云饜具也食也蘇云具謂供具

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親屬也 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父母

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為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即父母也案王說是也 必

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為貧乏食亦通 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

子。王亦以父母二字為後人所加是也 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必敬之。舍之

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官。而善周。賈宮即下棗宮畢云賈宮言賈人妻子之處守樓賈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 必密塗

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

害可任事者。舉當讀為與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為沛主史據集解漢書音義云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閉語也案應劭云羅

為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母害顏注服虔云為人解通無被害也蘇林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有無能勝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酷吏

趙再張湯馮異杜周諸傳及續漢書郡國志衆說舛異通校 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

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勢本釜

云此防其踰越 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者諸通蘇云門里當作里門筦 必須太守之節。

使有聲聞於人 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謂古通用書中管叔亦作關叔

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葆衛謂葆宮之衛卒也。請擇吏之忠信者。請疑讖之誤以上文校之者字當衍。無害可

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疑有說。門闈者。非令衛司馬門。門字門闈者謂守大門及闕門之人。備城門。舊云。大城丈五為闕門。廣四尺。公羊宣六年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闕。則無人闕焉者。孫子用闕。篇亦有門者。詳前。非疑當為弁。吏卒衛葆宮之門闕者。弁令衛司馬門。猶上文云。門將弁守他門也。漢書元帝紀。顏注云。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漢宮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三輔黃圖云。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史記索隱云。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也。列女傳。辯通篇。鍾離春詣齊宣王。頓首司馬門外。國策趙策云。武安君。趙司馬門。趙基疾。則戰國時國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門。諸侯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舊本作吏。今據吳鈔本。

茅本改迎敵。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被本作報守。上今據王蘇校。乙請讀為情。並詳迎敵祠篇。守獨知其請而

已。畢云。言望氣。縱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蘇云。言以情上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王引之云。無即上文巫氣下當有者字。驚恐民。斷弗赦。度食不足。句。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升王校作斗王云。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於官也。蘇云。五種。謂五穀。誌議案。周禮。職方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為期。其在

尊害。吏與雜皆。茅本。期其二。字互易。尊害。疑當作諱。者。韓云。簿字。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貨量也。蘇云。皆謂罰也。誤。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

吏卒敢得。舊本。占不悉。敢作款。王引之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敢得。當作令吏卒敢得。敢與。應同說。文選。司也。應字。亦作微。上文云。守必謹微。察迎敵祠。篇曰。謹微。察之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繼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數字。又譌作款。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二。賜。吳鈔本作賞。案下文亦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故又脫帛字。王。云。枚字。義不可通。故當為。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備城門。篇。收諸盆。器。備高。臨。甕。以。屠。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枚。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俗。本。作。枚。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又。增。帛。字。蘇。校。並。同。與。雜。守。出。內。畜。產。蘇。云。出。內。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屬。合。今。並。據。補。正。即。出。納。

蘇校並同與雜守。出內畜產。蘇云出內。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屬合今並據補正。即出納。

蘇子開詰 卷十五 號令第七十

三五九

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據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

其賈倍償之。畢云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出親戚所知罪人者。出舊本諫士王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錄書出土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誤作土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以令許之其受

構賞者令葆宮見。宮舊本作官蘇云當作宮是也今據正以與其親。與與鈔本作予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

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

百石。蘇云此即自占其石升之數也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

之什二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無與鈔本作毋以守入城先以侯為始。蘇云侯謂訪知敵情

者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為異宮。與鈔本作宮父母妻子皆同其

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閒。小爾雅廣詁云閒隙也守宮二難。難當為雜據守篇云整再雜此

三雜論言三市也上亦云葆宮之說必三重據訓市詳經上篇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

蘇云復與樓通上葆不得有室。備城門篇云城門內不得有室為周宮若然葆宮亦無室唯為周宮也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

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未詳其用發侯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

資之必重發侯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廣雅釋詁云員衆也給食之酒

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反相參審信。蘇云參猶驗也厚賜之侯二發三信重

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云二百石之吏下又有三

白石之吏蓋秩視小吏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燕王收吏蓋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

守佩授之印。

畢云佩字俗審从玉

其不欲爲吏而欲受構

賞祿皆如前。

祿上疑當有爵字上文云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以令許之下又云其請賞爵祿罪人倍之皆可證

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國都

閭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

爲吏舊本作爲

利三百石之吏舊本作三百之侯遺藏本第本侯又作侯王云利當爲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即其證

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謬作利王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侯三發三倍許之二百石之吏此其證

深入至主國者賞之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

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謬作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第本利

正作吏今並據補正

扞士受賞賜者。左傳桓二年杜注云扞衛也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衛也蘇云扞士能御敵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

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

蘇云其親之三字鍊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上所謂守身尊寵明白貴之者也詒讓案上文云城內令任城內守任故云之任但義仍難通

候無過十里。

出舊本謂士王引之云士亦當爲出謂出候候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居

高便所樹表表二人守之。比至城者二表。

舊本比謂北王云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顯蘇說同案第本正作比不誤今據正王

引之云二表當爲五表說見後

與城上烽燧相望。

畢云說文云燧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燧臺上亭守燧火者燧燧積薪有寇即燧然

書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

之也此二字省文

自守通者。

言城小不能自守又不能自通於大城也

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

客至堞去之。

至堞謂傳城也傳城則謀無所用故去之

慎無厭建。建讀爲券聲近字通考工記韞人左不捷杜子春云書捷或作券鄭康成云券今倦字也又據守篇作唯

奔遠則疑建即建之形誤建與息音近古通非僞籒立

命而息事晏子春秋外篇息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

出之。

畢云據上文爲微職。畢云即徵微徵當爲徵說文云徵職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徵省聲春秋傳曰揚靈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終織如燕尾

亦即徵也說文又無城字當借城為之詒讓案正字當作徵城周禮司常鄭注作徵城以徵徵為徵職為職皆同聲段借字許前旗幟篇殿當作陸要塞謂險隘之處也之令可口述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述

里三人平明而述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述其述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述之也據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述平明而述是其證今本可下投以述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述人往述之言跡以述知往來者少多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坐郭門之外內。國語晉語候遠扞衝不行章注云遠遠門也畫則候遠夜則扞衝說文委郭云遠遠也

不遠出候遠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立其表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

郭外候者置表郭內述者置表與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據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橫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即有驚

去。舉云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詒讓案陳表即候所言置表城上以麾指之

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也。舉云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

戰備當從雜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蓋當作述與上述者為候不同擊缶本本作擊垂疑誤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述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謂述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旌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述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望上句非蘇校從雜守篇改戰備為備戰尤誤說互詳雜守篇望見寇

舉一垂入竟。舉一二垂狎郭。舉云狎近會云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不達而據大

變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雜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案俞說是也但甲狎字通詩衛風芄蘭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甲作狎則舊本作狎於義得通不必定改也

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諫書表字作表舉字或作孫見儀倉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

兵五日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擊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雜守篇守表者二人更立插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蓋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交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安加手旁耳俞云王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邦特牲篇有郵表綴鄭君說此未明郵表綴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界之地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植謂之郵表綴鄭君與盛通綴與綴鄭君引詩爲下國綴郵今長發篇作綴旆是知郵綴卽綴旆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旆然此郵表綴所以名也墨子書多古言雜守篇插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案俞說是也

王云亦如

去郭

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

王引之云外空井當作外宅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窒之故下文

云無令可得汲也雜守篇云外宅溝井可實塞是其證若空井則無庸塞矣外宅二字雜守篇屢見

無令可得汲也

舊本說令字王云案下文曰無令客得而用之謬守篇曰無令寇得用之

今據外空室盡發之

空室茅本作室屋王引之云外室空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屋伐木皆寇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雖守篇同但室空聲

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窒之而誤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但室空聲類同古多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權彼以室爲窒與此可互證非謬字也漢韓勳修孔廟碑室字亦作窒

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

蘇云內

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

蘇云當作事

也以與已同

舊本各下脫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爲言守事畢也

各以其記取之事爲之券

舊本各下脫以字畢云各當爲名蘇云各下脫以字事爲之券當作更爲之券雙古事字與更近也案蘇校是也今

祕書其枚數當途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

畢云途同術王云途與陸同道也內與納同舊本材既燒之當爲卽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卽燒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云云木文不成義枚當爲者燒之無令寇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卽字又誤作既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亦

同今據正當途卽備城門篇之當險畢說非

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

治

忠疑當爲中之誤

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畢云謂貫耳俞云古不名貫耳爲射射疑別字之誤案說文耳義亦通韓非子難言篇云田明辜射舊注

云射而殺之案射殺不當云辜彼注未塙

務色謾丑

靜當路尼衆

畢云舍事

後就

舊本有路字道賊本茅本無今據刪言事急而後至畢云言緩

姓李斐云休闕之其罪射。謹囂賊衆。畢云諫賊字異文周禮云鼓皆賦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賦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為賦則駮本戒之俗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蘇云次字有誤詒讓案疑當為刺其罪殺。無敢有樂器。斃驥軍

中。弊驥疑奕棹之誤說文收部云奕圍棋也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

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

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

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俞云去乃士字之誤代之服罪。代替本諫伐

字義不可通。伐當為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王引之云伐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案王說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凡戮人於市。死上自行。此句有誤疑

有行。徇古。今字死。與尸聲近。義通。謂陳尸於市。三日以徇衆也。周禮鄜土云。肆之三日。左襄二十二年傳。楚殺觀起。三日棄疾。請尸是戮於市者。皆陳尸三日也。上云。離守者三日。而一拘亦足。互證三與古文上作二相似。日自

徇行形。並相近。傳。謁者侍。令門外為一。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鋪當為鋪下。並同。詳前蘇

寫語。外遂不可通。曹更代。勿。門下謁者一長。王引之云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

督門尉。文選藉田賦李注引字書云督察也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

散門外坐。四人二人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舊本鶴民今依道蘇本茅守

室下高樓。室下不得為樓。室當為堂之誤。高上疑當有為字。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即此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

者。道亦從也。詳前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

者。以驗之。舊本須誤。蘇云須為須之說。須待也。雖守篇云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樓下人守候者。言以報守。畢云言

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衛。說文行部云四



建國之衝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院當為倪立初雞足置此上下文有稅誤初疑勿之誤公孟篇指怒然作恕

與此相類雞足置謂立物如雞足之形後非守篇云入柴勿積夾挾視葆食此有稅誤疑當作卒夾而視葆舍葆舍猶葆宮也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為參讀雜守篇曰吏所解皆札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為僉又譌為食耳節不法節當為節

正請之正請亦當為止詰屯陳垣外術衝街皆樓茅本無街字屯陳即上文之屯道樓上疑稅為字高臨里中樓一

鼓聾竈聾聾之段字詩備城門篇樓有一竈者夜以舉火即有物故句鼓物故猶言事故言有事故則擊鼓也吏至而止止舊本為正今據茅本正

言擊鼓以報吏吏至鼓乃止也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備城門篇云城上五十步一廁與下同圍與此

同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諸亦當為諸之誤令行廁利之畢云似言圍之守廁蘇云利似謂除去不潔使之通利詒讓案村當為村左傳文六

年杜注云村除也開元占經廿氏外官占引廿氏讀云天涵伏作村廟糞土利疑讀

###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輕意義難通意疑當為竟之譌竟競古字通與也以駭

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冷茅本作冷從今積土為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之

城畢云民城為讀詒讓案均亦合韻兵弩俱上為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冷之守邪舊本稅之字今據王校補

羊冷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蘇云政當作攻遠攻則遠害

近城則近害城當作攻害並當為圍圍與圍繫字同此涉上文而誤言遠攻則遠繫之近攻則近繫之也公孟篇云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彼吾亦圍之省語意與此異而義同不至

城畢云句稅一字詒讓案此當作害不至城即上云不足以害城也因上文兩圍字並譌害此句首害字轉涉彼而稅耳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

整疑即備城門篇之兵弩簡格柱謂檣柱畢云休後為韻望以固畢云句稅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

去。畢云舊作云以意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王云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為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為少言我之

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据下文增倍作士不休。士當作

文之積土也商子兵守篇云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衝雲

梯臨之法。畢云煙同聖詒讓案必應城以禦之。日不足。則以木椿之。王引之曰椿字

為椿字之誤也說文打撞也廣雅曰打撞刺也梯與打同。謂以木撞其堙衝梯臨也。當依備城門篇作埋左百步。右百步。本右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

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審賞行罰。審賞舊本誤倒王云當為審賞行罰

也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畢云生舊作主以意改案民

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怠。畢云舊乃不二字倒以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

五尺。其埋者二尺。畢云埋舊作矢長丈一尺。蘇云備城門篇矢作夫詒讓案渠廣丈六尺。

其弟丈二尺。蘇云弟與梯同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畢云葉即瓊字蘇云

梯渠十丈一梯。渠之有梯者謂之梯渠但渠廣丈六尺則不得有十丈若據設渠處言之則城

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蘇云備城門篇言城上二步一渠又言二步一

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脫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云二百五十八步者豈諸外道。可要塞以難

寇。其甚害者。為築二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亭二隅。亭三二字舊本織女之。畢云當

之織古織字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案陳說是也上文不言織則不當云

如之畢校未填此言亭為三隅形如織女三星之隅列猶下文云為擊三隅之也六韜軍用篇云兩鐵蒺藜參連

謂要害築亭備瞭望也倒今據本乙

織女是古書多以織  
女優三角形之證  
令能相救諸距阜  
畢云臣舊作詎以意改  
山林溝瀆丘陵阡陌  
畢云古只

伯郭門若閭術可要塞  
說云門部云  
及為微職  
畢云同織案  
可以迹知往來者

少多即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  
葆民即外民入葆者計度城內

宮室之大小分  
處之必均調也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識者許之  
識字舊本說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

見之是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  
其證

事急不及致所積之處則令暫積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  
本有候無過五十五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彼  
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

為置平賈  
號令篇作皆為平直其價變置平亦平直之誤  
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  
畢云長當為韻

鈞其分職天下事得  
畢云職得為韻  
皆其所喜天下事備  
畢云事備為韻  
強弱有數天下事

具矣  
畢云數具為韻蘇云此八句與前後文語意不倫疑有錯簡  
築郵亭者圍之高二丈以上令侍殺  
侍當為倚言邪殺為梯也備城

門籬云倚殺如城執可證  
蘇云侍當作特殺滅也非為辟梯  
畢云辟梯兩臂長三尺  
得止三尺疑尺當為丈  
連門三

尺報以繩連之  
連門梁當作連版  
槩再雜為縣梁  
槩當為莖莖縣梁見備城門  
聾竈  
當作聾竈詳備城門篇亦言每

亭為一壘竈號令  
篇云樓一鼓壘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  
言舉烽有此三等  
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

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枯棹頭故可引而上下詳號令篇  
烽火以舉  
王云以已同  
輒五

鼓傳又以火屬之  
畢云火舊作又以意改  
言寇所從來者少多  
廣雅釋詁云言問也  
且奔還  
且茅本作且疑當為毋奔

建即號令篇之無厥建後文又作唯奔建則疑置  
或為運之誤此書運多誤置運速同詳非攻下篇  
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  
畢

號令篇舉一二烽射妻  
妻疑要之謂上文屢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趨要害周禮野虞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越渠隄也畢云當是女垣譌字案此方入境向未郭會安

得至女垣 舉三烽一藍。舊本脫一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王校改一為三畢讀藍郭郭會。謂寇舉說非句云藍蘭聲相近言蘭郭也謂近之舉畢失其句讀不可從

四烽一藍。二王校改四城會舉五烽五藍。王引之云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數上神誤為廿中改誤為四下止誤為血逢合而為藍字此文

營云望見寇舉一鼓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舉三烽二鼓為中鼓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五鼓上文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五鼓即有鼓也今

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翁昆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

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數則藍為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蘭聲相近而以為誤讀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為鼓其據惟依舊本則前二烽皆無鼓三烽一鼓四烽二

鼓鼓數與烽亦不必盡相應依王說鼓數各如烽則增改字太多不知增否今未敢輒改蘇謂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夜以火如此數。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謂如五表

之守烽者事急。此下疑有脫文候無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奔遠。寇至葉隨去之舊本作寇至葉隨去之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壘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者無

葉為棄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壘時即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壘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守於葉字上則義不可通又云葉與壘同上文樹渠無

傳葉五寸亦以葉為壘案王校是也今據乙增又比十四字舊本誤錯入上文事即急則使積門內下今移於此號令篇云遣卒候無過五十人客至壘去之慎無厭建侯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與此上下文正同

則其為錯簡無疑矣唯奔遠亦當作無厭速速息歸號令篇作無厭建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

明而迹。句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王引之云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

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城上應之言迹者之數每里無下三人各立其表而城上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恐存無迹二字城上應之又誤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

候出置田表。田表候出之表郭外皆民田下云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即郭外耕田之民也斥坐郭內外立旗幟。蘇云號令篇云候出越陳表遠坐郭門之外

速義同淮南子兵略訓斥圍要速高注云斥壘也此斥為速與候異職俗字上文微職並作職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驚警同詳號令篇

舉孔表。孔疑當作外神見寇舉牧表。牧疑當為次亦神書之誤若上文云次烽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

旗。蘇云步當作旗以備戰從麾所指。備戰當從旗幟篇作戰備即兵械之屬言斥各持戰備從城上

備戰三字屬上句誤指舊本訛止今據道藏本茅本正蘇云號令篇作指

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

謂從斥卒擊敵

女子亟走入。

亟舊本誤

至今據正

即見放。

放當為寇下文可證

到傳到城止。

止舊本誤正王引之云上到字當為鼓正當為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蘇云此

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合指號令篇作垂案捶表俞謂即

到字誤衍正為止字之說據王說近是茅本正字不誤今據正

守表者二人更立捶表而望。

蘇云號令篇言表三人守之與此合指號令篇作垂案捶表俞謂即

讓案秀視猶言偏視又疑當作行

視秀秀謂城之四面也。

其曹一鼓。

言守表者每曹有一鼓

望見寇鼓傳到城止斗食。

斗舊本為升畢云疑斗食俞云以下文推之則升為

斗字之誤無疑案畢俞說

是也蘇校同今據正

終歲三十六石。

蘇云據下言斗食食五升又言日再食是一食五升再食則一斗以終歲計之當三十六石也

參食終歲

一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

舊本食上脫四字今據道藏本茅本補蘇云當作參食終歲二十石四食終歲十八石然二十下尙當有補字據下言參食食參升日再

食則六升以終歲計之當得二十一石六斗四食食二升半日再食則五升以終歲計之當得十八石也俞云此數不同者上所謂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

五食終歲十四石四斗。

舊本作五食終歲十四石升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

字衍俞云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耳盧說於數不合非也案俞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正

六食終歲十

升今依畢蘇校正

一二石。俞云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蘇云下言六

斗食食五升。

上斗字舊本亦謂

參食食參升小半四食食一升半五食食一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

升今依畢蘇校正

此申析上文斗食以下日再食每食之升數也故末又云日再食以總釋之俞云此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日六升大半今為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

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為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為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即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為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為二升其數甚

明案俞以此為民食不足依前數而各減其半非屬子之

救死之時日一升者二十日日二

升者二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日二升者再食每食一升也日三升者每食一升有半也日四升者每食二升也

如是而民免

於九十日之約矣。約謂危約。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孟嘗本謂兩今據茅本正王校同雜鄉當作雜鄉言城外別鄉

器物皆散入城內也。備城門篇云城小人聚葭蕪鄰老弱國中及他大城。及他可以左守事者。顯云左助也。蘇云左佐通用下同。先舉縣官室居。

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蘇云凡字誤當作元與其同書中其多作元案凡數猶言大總計數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即

急先發。句寇薄。蘇云薄謂迫近。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入讀為內。勿積魚鱗簪。畢

疑慘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疑案畢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本作「高注云」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鱗。沙梭州名之為僞也。說文作「蘇云」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備城傳篇說「蒼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

二即參亦即慘之省也。爾雅釋器云「慘謂之器郭注以為聚積柴木捕取魚之名小爾雅廣獸云「鱗也」潛得字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並謂之慘慘猶參鱗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東掖云皆去鱗刊以束為魚鱗次橫檢而

縛之杜即依此書也。太玄經謂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魚鱗。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釋此與備城傳篇文似並謂勿如魚鱗簪而杜佑之意則謂東掖當為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略讀與備城傳篇語意不同未

知是。當險令易取也。當險即當險。詳備城門篇。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守篇云

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不給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與此同。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茅本作小大。城四面

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關鼻。畢云言為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

父母昆弟妻子。有實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蓋五官之詳號令篇。大城四人

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二茅本作一。縣候面一。四面面各一候。亭尉次司空。亭尉即備城門篇之吊尉號令篇之百長其秩蓋次於縣尉次

司空亦次於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案財足疑當屬上讀。財總通言吏侍守所者總足應用無定數也。財足

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畢讀恐非是。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

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疑當作侍號令篇云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備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蘇

趣疾行也。所各四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

以防窺伺者

名池外廉。

外舊本稱水王云水廉當為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旗職篇曰大寇傳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水案王校是也今據正蘇云廉猶察也非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來行夜

者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疏之虞亦不可不預為謀也俞云疑人蓋東草為人形望之知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蘇字之誤案俞說是也牆

外水中。即城外池也蘇疑為竹箭。書云舊作箭今改下同詒讓案茅本並作箭蘇云箭當從舊作箭隸字古字書所無俗字書引漢書王尊傳箭張繁字如此作改隸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箭蘇誤據之非也箭尺廣一尺。言插竹箭之箭下於水五寸。

下於二字舊倒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蘇云於下二字誤倒當作箭下於水短使之不齊也前亦當作箭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也也行讀如抗擲讀如向三十步一弩。廬廬廣

十尺。袤丈一尺。弩廬即置連弩車之廬也通典兵守拒法有弩臺制與此略同而步尺數異詳備高臨篇除有急。極發其近者

往佐。王引之云古字極與亟通極發即亟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其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為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高注云亟急也案王說是也極下道

藏本有急字疑衍。其次襲其處。漢書揚雄傳類注云襲也蘇云言軍有危急則發其近者往助之近者既發則移其次者居之以為接應也守節出入。

使主節必疏書。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券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都邑亦有之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

還報。以劔驗之。王云劔驗亦當為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為為僉又為僉為劔耳隸書參或作參僉或作僉二形相似而誤案王校是蘇說同參驗見後節出使所

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慘者名。畢云言操節人即百步一隊。上疑有閭通守舍。說文門部云閭門部

戶也爾雅釋宮云小閭謂之閭茅本作閭非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

蘇云善與繕通案蘇說未據此善下有悅字後文說輶車云善取疏。畢云此正字令民

家有二三年畜蔬食。畜蓄字通下同。以備湛旱。

王云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為歲不為。王云畢以歲字絕句不為屬下讀案

湛畢云言湛澗大水與旱非

不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為連讀湛旱水旱也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為也晉語注曰為成也歲不為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擊產子篇曰歲適不為是其體

常令邊縣

豫種畜荒芸芸烏喙株葉

蘇云荒魚毒也儻者煮之以投水中魚則死而浮出故以為名芸香草也可藥部引吳氏本神云荒華根有毒可用殺魚烏喙烏頭別名株葉未詳論雅釋神云穢委毒附子也一歲為附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芸非毒神當為芒字之誤爾雅釋神云蒞春草郭注云一名芒草山海經中山經云葭山有木曰芒草可以毒魚朝歌山作莽草周禮蕭氏及本神經同本神字又作蒞並聲近字也芒與荒皆毒魚之神葭亦可以毒人葭茅本作株疑當為株與椒同念就篇云烏喙附子椒荒華皇象本作烏喙付子株元華芸芸株株字形並相近烏喙茅本作烏喙亦與皇同株與烏喙荒華等皆藥之有毒者故此書及史辭並兼舉之葉不審何字之誤通典兵守拒法云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

外宅溝井可窺句塞實舊本作實畢穴同填王校作窺今據改說文穴部云窺窺也

不可置此其中句置此其中句置外宅不可置中願云左氏傳秦人毒經上疏案顧說是也不可置此其中言井

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窺之類備城門牆作幕畢校改幕案彼幕當作幕此類當作窺蓋類隸書形近類因又誤作類也類正字幕變體義

並詳彼篇下同各為一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厲

舉云說文云厲鵠也此與鴟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之家豎子為殺厲鵠之亦見莊子新序東眷云鄭穆公有令食鳧厲必以祝無得以粟皆即鵠也今江東人呼鵠鵠曰雁鵠王云畢說是也烏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鵠並言之烏當為鳧鳧是謂鵠也亦非也鳧與厲之鳧廣雅鳧鳧鵠也鵠與鵠同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鳧厲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雞狗是鳧鵠說也

收其皮革筋角脂畢云舊收作收皮作支俱以意改堯皆刺之王引之云堯與皮革筋角脂並言之亦為不倫堯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閒避賦詞篇亦云狗堯版

堯堯即考工記刻字本堯字之譌也吏禱桐首吏疑使之誤下有脫字禱疑禱之誤說文本部云禱禱也故與桐並舉然文向有祝誤首茅本作自畢云未詳為鐵鍊方言云凡簞其廣長而薄

厚簡為衡枉厚疑當為后與後聲近字通簡疑當為闌之誤前備城門篇亦有兵弩簡格即闌格也枉當為柱比疑即上文所謂闌為柱後也

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疑當作材下同言事急守城之卒不可令遠出則言掘外宅材木納城內以備用又疑或當為事急卒不可遠卒猝則言倉猝不及致材

謀多少謀疑當為謀詳號令篇若治城口為擊即號令篇所云五十步一擊也城下疑缺上字

三隅之言擊之形為三隅不方也重五

呼鏡箭蘇云錐實彌切音卑說文曰鑿錐斧也

木也

也



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棧。

重五斤以上謂材木之小者。畢云說文云檇梅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棧。案唐陸闡禱碑又作棧。此作棧皆撥假

音字。蘇云林疑當作材。渥水也。案蘇校是也。論語公冶長集解引馬融云。編竹木大者曰檇。小者曰梓。方言云。擇之。後通典兵門云。槍十根爲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卽成一棧。此後世法不知。墨子所謂一棧。豈有也。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

上。王引之云。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說令篇云。因塚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者。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

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說令篇。風言信人。亦或誤爲使人。有內

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蘇云上句善下疑脫一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

蘇云。應名言名實。相應也。內讀如納。民相惡。若讖吏。吏所解。吏所解謂民相惡有讖。怨皆禮書

藏之。札舊本譌作禮。王引之云。禮書當爲禮。書古禮字。作禮與札相似。札譌爲札。後人因改爲禮耳。札書見說

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謂人云。凡有闕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勸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比札書與彼義同。以須告

之至。以參驗之。告下疑當有者字。吳鈔本脫至字。說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

若舍。蘇云。說者二字傳寫錯誤。或爲兒童之說。意言弱小未堪爲卒。唯給使令而已。給讓案孟子梁惠王篇。趙

當作諸小。親者。即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云。五尺。豎子論

語。泰伯篇可以託六尺之孤。周禮。鄭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年十五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舍謂

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蘭石。見說。厲矢諸材。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器用皆謹部。各有

積分數。說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拾城矣。說文本部云。拾。案。拾卽考工記車人乘底之

拾。籀文从辵。作辵。與梓聲類相近也。備。充篇用。極若松爲穴戶。擗。疑亦卽拾梓之異文。蘇云。此句錯誤不可讀。解車。疑卽輶車。據下文是言車之載矢者。城矣二字。或卽載矢之說。下以字。衍。案蘇說。近是。但下以字。非衍。

以軛車。

畢云漢書注服虔云軛音瑤立乘小車也。

輪軸。

隨本茅本粘作結結亦見經說下畢云此軛字異文無變廣雅云軛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畢說未墻軛疑即車前胡字形又與軸相近

得同度疑亦有說誤

廣十尺。

廣廣度必無十尺此亦足證畢說之非但胡即軛前下垂柱地者亦不得有廣度疑指車前軛當胡處而言下箱與軛等亦長丈則軛長廣正方矣若為

輻則當云長不當云廣未能實定也

輻長丈。

比蓋直輻與考工記大車同長丈當為輻出箱前者之度下云箱長與輻等則并當箭與箭前二者計之輻通長二丈也車人凡為輻三其輪崇比輪六尺而輻二

文屬於彼也

為三輻。

三輻疑當作四輪備高跪篇連

廣二尺。

凡輪廣與崇等考工記車人鄭注柏車山車輪高六尺此與彼度同

為板箱。

長與輻等。

說文竹部云箱大車軛服也考工記車人云大車軛服二柯又參分柯之二鄭注舊本作四高尺蘇云當作高四尺案蘇校是也今據乙正

高四尺。

善蓋上治。

令可載矢。

舊本稅中字今據道蘇本與鈔本茅本補

子墨子曰：凡不守

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

畢云舊作者以意改

城小入衆，一二不守也。人衆食寡，

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

蘇云虛同墟言不在城邑也

五不守也。

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

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結讀案方三

里者積九里為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居之蓋每宅不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敍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  
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  
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  
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  
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日宋人爲宋大夫守禦務儉嗇所著書儀志七十一篇附  
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口二卷竊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權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關節用下節辨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  
上共八篇蓋楊倞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  
同下 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  
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  
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修身  
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語讓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固二字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予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文足以朽肉。節葬篇三寸之棺。原作文足以朽骸。深

則通於泉。原作文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則止節葬。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泉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二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

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文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文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

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文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銜。人

莫之娶。公孟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文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

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文平。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

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

文小異

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

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論議案。今本公輸若後兵法諸篇之前。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年後。史記墨翟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兼非子。顯學篤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孟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苟論書雖不辭其禮論。屬識墨子尊韓反置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論議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氏書均無涉。姑錄之以存墨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學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二卷。樂臺住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七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

同。凡十三篇。詒讓案此即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

尊賢右鬼非命尚儉本同為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為辨生於末學。

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

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揚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揚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二卷。樂蓋注

四庫全書總目。墨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則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論議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瑣錄記 宋館閣書目稱墨子

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一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

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

詒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

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譌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子所闢。無人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奮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焦城國史經集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鈔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



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二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略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案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攻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箸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攻

家者蓋卽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阮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

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詒讓案見樂論篇。然似爲舉非樂篇大意。舉以爲佚文。未確。

孔子

子字皆錯所更。墨本用孔子諱。

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二君而

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

突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

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墨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晏子春秋外篇或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索隱云自此以下韓非子之文。故稱曰也。詒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即索隱所據也。土階二等。茅茨不

剪。采椽不刮。詒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詒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即索隱所據也。土簞。噉土刑。詒讓案後漢書注作噉土。繩糲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之食。詒讓案後漢書注作飯。書注作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

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徵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詒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即節用中下篇佚文。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八十。引帝王

世紀云。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刮。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是應。應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並據史記。展轉援引。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詒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慮無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非是。詒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綿繡締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二等。衣裳細布。當

此之時。黼詒讓案舊本祝。區文。昭據御。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

此之時。黼詒讓案舊本祝。區文。昭據御。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

王之室。而改遷於殿。茅茨不翦。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

諡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

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綿繡綺

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亡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綿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見說苑疑節用下篇文 諡讓案節用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確

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

譏案見隋書本傳亦見史通六家篇春秋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攷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密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

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樓之

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鼃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

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

見藹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微事類賦文徵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

見藹文類聚 詒讓案此即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

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見文選注 詒讓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即獻書惠王之誤又余

知古諸宮習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第所出書今不據禮錄詳貴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

見文選注

備衡篇。見詩正義

備衡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見太平御覽疑備衡篇文 詒讓案司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轂車我作轟鑿鑿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轆頭適到速以纜串轆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而射自然敗走案杜注蓋即本墨子畫法而以後世

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

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

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屠狄曰

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口楚之明月出口蚌蜃五象出於濮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詒讓案此文當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避亦有和璧隨珠三棘六異

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馬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傷與務光務光怒申徒狄因以蹄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土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鄭

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

依章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語又韓詩外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

吳殺子胥陳殺淮陰而滅其國則  
狄非夏殷未人可知疑章說近是

樂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綉衣裳見太平御覽 詒讓案比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語爲  
墨子不甚足據也  
今亦未及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詒讓案疑當作禽子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詒讓案當作蛙日夜而鳴舌乾

樨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見太平御覽 詒讓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剗闕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詒讓案比淮南子齊俗訓文屬彼作剔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詒讓案比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鈎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詒讓案比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作規短神明之事不可

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

翡翠瑋瑁碧玉珠文采明明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

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詒讓案此淮南子秦族訓文

夫至巧不用劍。大匠大不斷。詒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大字衍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埴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諷引他書 詒讓案末條淮南子秦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撫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

鄴道元注

釜丘。水經濟水注云陶丘

墨子以爲釜丘也

使造。下疑脫 物字 二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朱世勳法性自然論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爲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

墨子 籍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廣 稽瑤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瑤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苙豔如旗。稽瑤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往敘 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名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當作名察疑說必有形察形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與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

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

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王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論讓案此節余有丁子彙本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弼。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論讓案此論不確。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論讓案墨子蓋生於哀悼間。較之七十子尙墨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道。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



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弁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湛涵。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論讓案此非攻中。舊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且不屬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攻中山之滅。在趙惠

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

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

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論讓案文選長笛賦注若史

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丹。不知

子丹是何人。文穎曰。子丹。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

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子與子

罕。不得相輩。或以子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丹。注云。文子曰。

子罕也。丹音壬。善曰未詳。論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丹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

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

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盜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數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遂亡之訓。闕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孫星衍墨子注後敘。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弁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

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  
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  
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  
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  
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  
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  
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  
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  
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  
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  
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爲非。子之二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  
始法之矣。治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衾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  
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  
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

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於今。傳寫譌錯。更難鈎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策。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會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往墨子。札譔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蟆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案經下云。過作景不從。說在改爲。詒讓案過作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尙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揚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往處。公然其言。因摺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懔所敘刻。視它本爲完。

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

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

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詁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

輔。賈誼新書保傳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

伯。文十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傳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

二篇。論讓案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刪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正理篇。亦載其

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暉於數度。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

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

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塗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

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

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

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今案耕柱篇魯問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

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

公世不得及景公任讓

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

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任說誤

藝文志以爲在

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禮越王請

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

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

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鈞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會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佞之辭相

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與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始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尙及見之。說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

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蓋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詁屬儒書不數之。孟氏荀氏。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



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習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舉。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奸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二。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黨 尙德黨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 犯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因敦徐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爲後人竄改文多駁  
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註讀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  
一卷今並未見此鈔揚州刻本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古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王者四。言文王者二。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

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土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或殯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二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二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

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弁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他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亦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字。篆文作<sub>𠄎</sub>。隸作<sub>亨</sub>。又省作<sub>亨</sub>。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曾庚反。以爲亨養之亨。今經典中。亨養字皆作<sub>亨</sub>。俗又作烹。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sub>曾庚反</sub>豚。其字尙作<sub>享</sub>。說文。苟。讀若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湯也。今經典皆以祖代但。祖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櫛豢。與豷同今

本雅編  
作能

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臺。今經典皆以郭代臺。郭行而臺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

染於鼻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臺之借字。知高爲臺之譌

也。說文放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放。殺行而放廢矣。唯尙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

譌。殺字古文作放。與敖相似。知放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謹反送

也。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賸代佚。賸行而佚廢矣。唯

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

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

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櫛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

之譌也。衝謂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

隆。尙賢中篇程隆播種非攻下篇天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情將欲爲

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卽此言行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

士情請竝與誠同費也下文費作拂字與志同天之卽非樂上篇高臺厚謝字作野。選野之居野與字同佗作也。小取篇辭也者舉也物而以明睇作欣。耕

天志本篇之名也。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且非關叔公孟篇聾者實壞能欣者欣欣與蹄同管作關。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並與管同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從

作松。號令篇松上不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

可知者。則概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仲之魯山縣非克地。拾遺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

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

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馭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拾遺案魯問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國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

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

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

屬於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拾遺案此說亦誤。詳魯問篇翟在魯。昧然知鄰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

事齊。

語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歸國事齊比於事勢亦不合

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誡人。其後文子

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於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吏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案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游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語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謬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摭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於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

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士。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辯。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距文編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楊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諄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



凡墨氏之所以自託於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他

說之三字許于理。不安于心。文編有者字皆從而和。文編作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

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文編無此二字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

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亡。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正與許周生互相闡釋。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弁志之。以埃訪錄。小正名杰周生

名宗彥並  
鶴清人

#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弟一

墨子年表弟二

墨學傳授攷弟三

墨子傳略弟一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旨。尊儒而重道。墨蓋非其所意。故史記擲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尙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懸絕。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尙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僞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荅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行斯其諛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聲聲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

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第其先後。略攷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拏。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

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

姓墨氏。

廣韻二十五德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

人墨翟著

魯人。

呂覽當染慎大篇注

或曰宋人。

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苒子脩身篇揚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

費義篇云墨子自魯卽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尙通東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

十日十夜至于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墳證

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

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

則是楚邑。攷古書

無言墨子爲楚人者。諸官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

於魯。墨子學焉。

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于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汜愛兼利而非鬪。好學而博不

異。莊子天下篇

又曰。兼愛尙賢。右鬼非命。

淮南子記論訓

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

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

其稱道曰。昔者禹

之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跂屨爲服。日衣不休。以

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莊子天下篇

亦道堯舜。

韓非子顯學篇

又善

守禦。

史記孟持傳

爲世顯學。

韓非子顯學篇

徒屬弟子。充滿天下。

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

主術訓

今攷六藝爲儒家

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

與孔子所刪同。引尙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

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

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

而於禮則

法夏。紂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

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

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

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

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馭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願無可為者。

本書魯問篇 案魯君疑其即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確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 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

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

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

觀焉。同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儲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

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

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

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

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

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

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 儲宮舊事 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公輸般為

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

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悅。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榑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聞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

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尙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

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會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儲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輪趨鄒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

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



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本書魯問篇 案 疑王翁中晚年事

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

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 柱篇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財貨。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弑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弑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鄭繻公被弑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矣。

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我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

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

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游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

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案此不詳

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 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驪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

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 司城子罕。

當卽皇喜。本樂履編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

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二公亦不逮昭公案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

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

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二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

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魯悼公時。

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

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

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

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

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

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弑。

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丹。不知子

丹是何人。文穎云。子丹。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丹。注

引文穎說同。又云。丹音任。善云未詳。丹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竝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丹音任也。新序

三。亦作子丹。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

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

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弁國覆

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一

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

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

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

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

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反於國。同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土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與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二年。自是以後。更無所

見。親土篇有孟賁所築籬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建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

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一。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

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五詳年表

所箸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箸也。神仙傳作

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一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

史記索隱。班固云。在孔子後。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國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

墨翟並當子思時。仲尼後。衆說舛悞。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

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

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真王十八年。即魯悼公十七年。逾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据本書

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前。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二年。殆皆不攷之過。

即命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殆皆不攷之過。

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

見費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

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十二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四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

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尙在其後。

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增謙書或謂子思年百餘。表者不足據。當生於

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入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

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

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臣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

殺宋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

囚。殆卽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文。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

箸於春秋經傳。然尙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

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肌摸不足據豈徒墨

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

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箸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

今從左傳本書費義篇墨子曾使衛年代無考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尙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

詳瑯。猶瘡於馮虛臆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晉魏韓趙 齊田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元 哀公二 出公七 公平十三 昭公元 聲公三 惠王二 王句踐 親土篇越王句踐 遇吳王之醜而尙

十七 魏桓子 韓康子 趙襄子 田成子 十三 十一 二十八 攝中國之賢君亦見所 染兼愛非攻公孟諸篇

二 悼公元 八

十四 二 三十四 二十二 二十九

三 二 九 十五 三 三十五 二十三 三十

四 三 十 十六 四 三十六 二十四 三十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三十七 二十五 王鹿郢元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三十八 二十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元 二十七 三

八 七 十四 二十 八 二 二十八 四

九 八 十五 二十一 九 三 二十九 五

十 九 十六 二十二 十 四 三十 六

十一 十 十七 二十三 十一 五 三十一 王不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二十四 十二 六 三十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二十五 十三 七 三十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鄭人弑 三十四 四

十五 十四 四 魏韓趙與 田襄子 十五 共公元 三十五 五

中行地

十六 十五 五 智伯與魏 韓趙襄子 十六 二 三十六 六

魏韓趙反 殺智伯

十七 十六 六 十七 十七 三 三十七 七

十八 十七 七 十八 十八 四 三十八 八

十九 十八 八 十九 十九 五 三十九 九

二十 十九 九 二十 二十 六 四十 十

二十一 二十 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七 四十一 王翁元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八 四十二 二

滅蔡

二十三 二十二 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九 四十三 三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十 四十四 四

魯問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即其一也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並三家以為一家

非攻中篇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魯問篇公向邴說越王越王使公向邴迎墨子於魯疑為王翁中晚年事  
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間



二十五 二十四 十四 十二 二十五 十一 四十五 五

二十六 二十五 十五 十三 二十六 十二 四十六 六

二十七 二十六 十六 十四 二十七 十三 四十七 七

二十八 二十七 十七 十五 二十八 十四 四十八 八

考王元 二十八 十八 十六 二十九 十五 四十九 九

二 二十九 十九 十七 三十 十六 五十 十

三 三十 幽公元 十八 三十一 十七 五十一 十一

四 三十一 二 十九 三十二 十八 五十二 十二

五 三十二 三 二十 三十三 十九 五十三 十三

六 三十三 四 二十一 三十四 二十 五十四 十四

七 三十四 五 二十二 三十五 二十一 五十五 十五

八 三十五 六 二十三 三十六 二十二 五十六 十六

九 三十六 七 二十四 三十七 二十三 五十七 十七

魯問篇公輸般至楚為舟  
戰器亟敗越人墨子與輪  
鉤拒公輸篇般為雲梯將  
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  
不攻宋堵宮舊事並在惠  
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貴義篇墨子辭楚見惠王  
王以老辭堵宮舊事惠王  
以書社封墨子不受

十 三十七 八 二十五 三十八 二十四 簡王元 十八

誠莒

非攻中篇莒亡於齊越之

十一 元公元 九 二十六 三十九 二十五 二 十九

十二 二 十 二十七 四十 二十六 三 二十

十三 三 十一 二十八 四十一 二十七 四 二十一

十四 四 十二 二十九 四十二 二十八 五 二十二

十五 五 十三 三十 四十三 二十九 六 二十三

威烈王 六 十四 三十一 四十四 三十一 七 二十四

元 七 十五 韓文侯 三十二 四十五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二 七 十五 韓武子 趙桓子 四十五 三十一 八 二十五

三 八 十六 趙獻侯 三十三 四十六 幽公元 九 二十六

四 九 十七 三十四 四十七 緡公元 十 二十七

五 十 十八 三十五 四十八 二 十一 二十八

六 十一 十九 三十六 四十九 三 十二 二十九

七 十二 烈公元 三十七 五十 四 十三 三十

魯問簪魯陽文君將攻鄭  
曰鄭人三世殺其父爨當  
作二世殺其君即指哀公  
幽公被殺也詳本篇

八 十三 二 三十八 五十一 五 十四 三十一

九 十四 三 三十九 五十二 六 十五 三十二

十 十五 四 四十 五十三 七 十六 三十三

十一 十六 五 四十一 五十四 八 十七 三十四

十二 十七 六 四十二 五十五 九 十八 三十五

十三 十八 七 四十三 五十六 十 十九 三十六

十四 十九 八 四十四 五十七 十一 二十 三十七

魯問簞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比攻葛及安陵或卽三侵之一

莊子伐魯攻葛及安陵

十五 二十 九 四十五 五十八 十二 二十一 王驕元

齊伐魯取都或亦三侵之一

伐魯取都田和

十六 二十一 十 四十六 五十九 十三 二十二 二

十七 穆公元 十一 四十七 六十 十四 二十三 三

魯問簞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疑卽穆公

十八 二 十二 韓景侯 四十八 六十一 十五 二十四 四

趙烈侯田和伐魯取鄆

齊伐魯取鄆或亦三侵之一

十九 三 十三 四十九 六十二 十六 聲元王 五

二十四 十四魏滅中山 五十一 六十三 十七 二 六

二十一 十五 五十一 六十四 十八 三 七

二十二 十六 康公元 六十五昭十九 四 八

二十三 十七魏文侯二十二年韓烈侯六年趙命為諸侯 悼公元二十 五圍宋十月 九

二十四 十八魏廿三 韓七趙七 二 二十一 六 十

安王元 九 十九魏廿四 韓八趙八 三 二十二 悼王元 十一

二 二十魏廿五 韓九趙九 四 二十三 二 十二

三 二十一魏廿六 六韓烈侯元 趙武侯元 五 二十四 三 十三

四 二十二魏廿七 七韓二趙二 六 二十五 四 十四

五 十三 二十三魏廿八 八韓三趙三 七 二十六 五 十五

所染篇中山尙染於魏義  
偃長案中山尙疑即中山  
桓公為魏文侯所滅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子罕  
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疑昭公寔被  
獄囚墨子即其季年事

公輸篇公輸般為楚造雲  
梯將攻宋墨子至鄆說止  
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謂  
即此年魯王圍宋時事非  
是

六 十四 二十四魏廿九 八 二十七鄭六

九韓四趙四

人殺繆公

魯問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繆公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七 十五 二十五魏卅十 休公元 康公元 七 十七

韓五趙五

二 八

八 十六 二十六魏 十一田和二 二 八 十八

卅一韓六 伐魯取最趙六

三 九 十九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城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九 十七 二十七魏卅十二 三 三 九 十九

二韓七趙七

四 四 十 二十

十 十八 孝公元魏卅十三 四 四 十 二十

三韓八趙八

五 五 十一 二十一

十一 十九 二魏卅四 十四 五 五 十一 二十一

韓九趙九

六 六 十二 二十二

十二 二十 三魏卅五 十五 六 六 十二 二十二

韓十趙十

七 七 十三 二十三

十三 二十一 四魏卅六韓十六 七 七 十三 二十三

十一趙十一

八 八 十四 二十四

十四 二十二 五魏卅七韓十七 八 八 十四 二十四

十二趙十二

九 九 十五 二十五

十五 二十三 六魏卅八韓十八 九 九 十五 二十五

十三趙十三

十 十 十六 二十六

十六 二十四 七魏武侯元十九田齊十 十 十六 二十六

韓文侯元趙太公和元 諸侯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大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答即田和也

十七 二十五 八魏二韓 二十田齊十一 十一 十七 二十七 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二趙二之

十八 二十六 九魏三韓 二十一田十二 十二 十八 二十八

三趙三 齊桓公元

十九 二十七 十魏四韓 廿二田齊十三 十三 十九 二十九

四趙四

二十 二十八 十一魏五 二十三 十四 十四 二十 三十

韓五趙五 田齊三

二十一 二十九 十二魏六 二十四 十五 十五 廿一悼王 三十一 魏士篇吳起之裂其事也

韓六趙六 田齊四

魏舉臣殺吳起

二十二 三十 十三魏七 二十五 十六 十六 肅王元 三十二

韓七趙七 田齊五

二十三 三十一 十四魏八 二十六 十七 十七 二 三十三 非樂上篇齊康公興樂萬

韓八趙八 公薨齊亡 田齊六

二十四 三十二 十五魏九 田齊威 十八 十八 三 三十四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

韓九趙九 田齊威 王元

墨子之卒即在安王末年

二十五 三十三 靜公元魏 二 十九 十九 四 三十五

十韓哀侯 元趙十

二十六 共公元 二魏十一韓 三 二十 二十 五 三十六

二趙十一

墨學傳授考弟二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又曰。孔墨之後學。顯

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

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

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為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為陽城君守。弟子死

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

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

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知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

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

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

而姓名漸滅。與草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唏已。

###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察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為字。非是。滑釐。呂氏春

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釐。疑正字。當作屈釐。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

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僂。莊子天下篇。以墨。程禽滑釐並傳。禽子事墨子二年。手足胼胝。面

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間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據茅坐之。

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

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蛾傅，轆轤，軒車，敢問守此十二

者，柰何？」

本書備城門篇

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

李釜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十餘

篇皆其語也。

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

之，使禽子諸弟子二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

本書公輸篇

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

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

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

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

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

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

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

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

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



錦繡締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隋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未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

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

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

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 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

乾辭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也。太平御覽言部引本書 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荀子王霸篇楊注 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 禽子與之辯論。

腹敬順列子釋文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

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

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

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

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

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揚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貨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

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曰。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

二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頌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

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就爲大務。墨子曰。譬

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爲聽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

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辯柱篇

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

呂覽高義篇

墨子南遊。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

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

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曰。佐相天子。其

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

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

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尙

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曰。子之師。苟宥至越而

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

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

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

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

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

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商義

篇本書魯問篇略同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

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一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 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隨名巢無據 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爲名 墨子之術尙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 箸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 墨子弟子。箸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傲。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拊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

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况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

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謹附綴於此以備考。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為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為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

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為言五勇。屈

將說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

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考者。附鉅子

田俛子。漢書藝文志。俛一作鳩。鳩俛音近馬。驢梁玉。鍾並以為一人是也。齊人。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

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

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

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

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今據盧文昭。顯廣折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韓

子。譚毛今據顯校正下同。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

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

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晉疑魯之譌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

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箸書二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俀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班固亦謂即田俀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諱謹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莊子疏**為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箸書七篇。**姓纂引相里子古賢也箸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據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考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

莊子天下篇 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

亦二墨之一。

韓非子顯

學有著書。

姓纂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

陵氏之墨。墨離爲二。

苦獲。南方墨者。

莊子天下篇

已齒。南方墨者。

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已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

莊子天下篇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 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非五人也

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

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卽相里子鄧陵子

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二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

莊子天下篇 作不苟於人

不伎於衆。此宋劔尹文之墨。

劔當從莊子作鉞 卽孟子之宋輕也

裘褐爲衣。跂蹻

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謫

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

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脫誤耶

此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二墨。與韓非書殊異。

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庠後記云八儒三墨二條

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

考莊子本以宋鉏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

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鉏並稱

而師

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鬪。雖與墨氏相近。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鉏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鉏爲墨徒誤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

爲墨子之學。著書一篇。

漢藝文志顏注引劉向別錄

纏子。

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

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

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虛篇著書一卷。意林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

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又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蘄二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

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

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

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

按卽悼王

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

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

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

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二人。二人。

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

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

不舊本獨當畢校正

遂反死之。

春秋上  
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尙在。詳前則孟勝田襄子。或

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

師者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重。亦若儒家之

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蓋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人屬鉅子於田襄

子。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賢

賢篇有衛君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謚以備攷

腹蘄。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老矣。非有它子

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

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

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

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

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雜家 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乃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孟子上篇趙注 文公

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

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

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

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

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

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

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

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調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

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

呂覽高注

說苑雜言篇作邾郡子梁王編巨子校禮云邾乃地名

邾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確

唐姑果。

淮南子脩務調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雜言篇作唐姑

秦之墨者。

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說

東方墨者謝子。將

西見秦惠王。

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

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

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

而行。呂氏春秋去者歸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儒

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尙賢尙同之旨。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雜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間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 墨子後語下

墨子緒聞弟四

墨學通論弟五

墨家諸子鈞沈弟六

墨子緒聞弟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眇。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擴絀也。其爲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傳說上左蓋孟荀之議未與。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侯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雜。真贗糅苴。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傳益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塙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

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 案齊王當卽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 說苑反賢 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諛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槩本譌與據 盧文弨校正 公曰。然則何若。斂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元本稅在字據 孫星衍校增 爲人者重。自爲者輕。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

黃以周云行蓋得之刻文故晏子知道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

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說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

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

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故講收據絲

蠶於燕。牧馬於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子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右

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

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

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

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

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

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

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榿枏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議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至唐武后入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公輸般曰。吾義固

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

黽黽本短作短

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

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免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枏豫樟。黽本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即惡字按惡武后臣字爲與此同

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

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

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

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

之。舊本脫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

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按呂氏春秋漢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

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脫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 十日十夜。足重

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 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

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亡宋本作忘 頓兵剄銳。剄舊本作挫今從宋本正 負

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

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

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為字舊本脫據宋本補 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般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

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

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

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巳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襟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却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諸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墨云兩翟字當是翟字之誤雖於中國亦

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說文進曰：「百種。」擬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

下說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

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余注云時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

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為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

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儲宮舊事二。案首數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佚文略同見附錄。右墨子遺事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

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

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

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為為而飛之二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為飛

之二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子削竹木以為誰與此畧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為。張注云墨子作木。飛三日不集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

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

蓋班輪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訓。案主術

訓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遺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鞋而纏千里也。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

哭衢塗塗。傳聞之異

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淮南子說山訓 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絕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尙儉不好樂歷名朝歌墨子不入

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荆王之所欲也 蘇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 右墨子瑣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

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尙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龜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梁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

墨子解帶爲城。以幘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

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遵。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家妄撰墨子爲地仙。

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

五行變化墨子五卷。

隋志並云梁有今亡案抱朴子內篇遐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

行變化即五卷之全書要記即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中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即是書抱朴子神仙金匱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即此術也。

蓋卽葛傳所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

究詰。魏晉之間。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此亦其一矣。

開元占經引墨子占變亦段託

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臆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端。至於年代彌遠。詭說

日孳。生有夢烏之徵。

伊世珍瑣錄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程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發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辨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卽世珍所臆撰也

終以服丹而化。

陶宏景真誥稽神隱篇云墨秋子服金丹而告終

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 墨學通論第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

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儒家亦闕揚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

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盜惡之言。

人間世篇

夫樹一義以爲藥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

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



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

天下是

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博一。

學者咸宗孔子。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叟。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揚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還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雜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臆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考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犯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雜節粹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愛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

讀爲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

一而剽車。楊云剽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龍鼉魚鼈鱸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

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物

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感。不感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揚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揚云噴與暖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錮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揚云錮與彫同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揚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

于是也說施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

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

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仿仿如河海。

楊云仿讀爲仿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

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

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璠云管磬琤

璠元刻作磬筦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鬪也。勞苦頓

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感。非樂而日不和。楊云萃與穎同。詩曰。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慙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

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

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詘。謝璠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而不息此作謔乃謔之說莊子人閒世篇

氣息蕭然向本作謔崔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

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

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

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

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

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

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

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

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儀。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

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

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

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

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

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

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

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

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日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謝云元刻作簞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盛。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

善相樂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

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同。荀子樂論篇。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

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楚

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

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比云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

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

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

值何。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於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

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

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衆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

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

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

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二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間。見非儒下篇 誥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 誥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繇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剗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 誥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性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 誥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

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悼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學云疑非僞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

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人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



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

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

晏子春秋外篇作盈成匡此疑誤

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

子門人。

向晏子春秋作曾古通

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

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

日，何約乎哉？」

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

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

喪二年。」

喪宋本作哀

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

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

不服，三日突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

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

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

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

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

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

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

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情，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

侍，氣鬱而疾。」

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合

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

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詰墨篇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尙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

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識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

明皆不可行。王充論衡薄葬篇  
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察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論衡案書篇  
右難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奔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厚篇  
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

費廣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  
應貴先兒夏貴後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  
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告子  
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  
崔本作輝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  
本作悅爲之大過。

大成本已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按成  
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

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蔽。郭注云蔽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

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

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

腓。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聚作橐云。橐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橐也。司馬云。或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聚也。難本或作余。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曰難也。崔本甚作堪。音怪。詒讓案。此當從聚。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橐。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楫往來九州。難

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難也。又本作鳩。若言鳩。雖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事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

衣。以跂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釋文云。幸云。麻曰。屬木曰。履。履與跂同。屬與躄同。曰。不能如此。非

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

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

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

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

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

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

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莊子天下篇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

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

莊子駢拇篇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

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

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

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

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

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揚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

不施。

揚注云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

揚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跛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

揚注云下知音智

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

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

俗謂之道盡噉矣。

楊云俗當爲噉。噉與噉同快也。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執謂之道盡便矣。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

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

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

也。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

良氏之儒。

道藏本良作梁。聖賢要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

有孫氏之儒。

顧廣圻云。卽坊脚按。顯說是也。琴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

有樂正氏

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

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

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

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

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

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

主字舊本脫今據盧文弼顧廣圻校補

儒者破家

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

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

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

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尙宋本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淮南子紀

韻論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詩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悅厚

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稅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

大水。禹身執畝耒。今本爲垂据宋本正以爲民先。剡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

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撲。擣不給杵。死陵者葬。澤者葬。澤故

節財薄葬。閑宋本服生焉。淮南子要略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云孔子初聘魯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墨者亦

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

集解徐廣曰一作囷啜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



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專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韓愈昌黎

集說墨子  
右通論

###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箸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話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隋巢

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休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遠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

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休書。惟阮孝緒七錄尙箸

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林意及高似孫子略。

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  
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存崇文  
目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

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稀也。田俵以下。四家之書。近世  
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俵隋巢書別有仁和勞  
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

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闕悞。然田俵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  
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悟。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  
多主於明鬼非鬪。與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  
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  
述之未失。後人抵讖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擇而錄  
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 墨家諸子箸錄

####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  
康時也

田俵子二篇。先韓  
子

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  
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  
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  
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  
夫在孔子後

右墨上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二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

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  
鬼而右之節古曰右猶尊尙也詒讓按右鬼

即本書明  
鬼二篇

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

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讓之也如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

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如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

此其所長也。及

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廣弘明  
集三

按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俵子一卷。

隋志云梁有即  
據阮錄言之

通爲四帙一十九卷。

與部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  
墨翟撰

隨巢子一卷。

巢似墨  
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

非似墨翟弟子  
有田俵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術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粢之食。

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

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

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

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內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內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一十

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墨子十六卷。纏子一卷。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

書錄並同。並詳畢氏篇目攷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

攷證。今並不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

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

四時入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

聖人。意林一

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

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 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未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荀子王霸篇揚

注 案功疑並當為切款田即圃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硯石。啓生於石。藝文類聚六 太平御覽五十一 書鈔一引啟生硯石 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

解引皇甫隨云禹生石紐案石疑即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鳩水。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

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馬融碑史十二

昔二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御覽九百五 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恕通鑑

外史帝舜紀引隨巢子伊家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二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

宮有大神。人面獸身。降而福之。御覽八十二一作輔 按此與非攻下篇文略同司祿益食而民不飢。

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御覽 作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祿益食二句四

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類聚十引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

海錄碎事十節引五句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禮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

史記周本紀集解

飛拾滿野。

史記周本紀索隱

天鬼不顧。來不賓滅。

同上。案史記周本紀武

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鳴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顧。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爾。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致。

姬氏之與。河出綠圖。

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

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

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四。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

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珎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鬪。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

刳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鬪。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

五勇屈將子悅服蓋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關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刻之謬御覽而下無將字馬本依鐸史引補

吾聞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折御覽作折兕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獵

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淵斬御覽作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岳御覽作匠按說苑

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墜者御覽作若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御覽作若刺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

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曹翹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沫

嫌桓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意林無桓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管仲乃勸御覽作與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字

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翹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疑當為象唯無怒一怒而刳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

正夫一怒而御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太平御覽別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御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為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

善為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眦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

善為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眦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

善為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眦藝文類聚十七

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佚子佚文

黃帝時。

稽瑤有常字

有草生於帝

稽瑤無此字

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

稽瑤有屈而二字

指之名

曰屈軼。

稽瑤下有草字

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瑤

少皞生於稚華之嶺。嶺一旦化為山澤。鬱鬱葱葱焉。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於曲阜。鞞鞞毛人獻其羽裘。

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

御覽作白燕一銜羽

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冥莢生於庭。爲帝成厯也。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編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

稽瑤蓬蒲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

白孔六帖九十八上有以字

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稽瑤獬廌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

稽瑤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

稽瑤文犀駭雜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駭末又說雜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



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一。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 案秦穆公事 見本書明鬼篇 秦今本誤鄭

當據此校正九十當 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 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 又陸士衡 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

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 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荅賓戲 注 按以上三條並

董子難語 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

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案漢志儒

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

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爲纏子。如孔

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纏子輯 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 新藝文宋諸史志並

一卷。並入儒家

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往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

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埒焉。

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

館閣書目。謂纏子出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

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為非其實。其書明時尙有傳本。見陳第世今則不復可

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指也。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敘錄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二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纂。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附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尙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口。篇今七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西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揚侯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

者也。然西人覃思。裁事期於便已。適用爲閔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弁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碎覽日衆。况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泮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尙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侈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槩俗書。重賤性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繇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指。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文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扇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聞。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尙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間。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間。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察文例以迓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

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表。不可得見。以  
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竊  
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僭而識其末也。  
黃紹箕謹啟。



張純一著

晏子春秋校注

世界書局印行

# 晏子春秋校注敘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

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僦九。

見諫上二十章諫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

問下廿九章雜上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

其最惜曰。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

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

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僦二。

見問上五章雜上五章

其最

惜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

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

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惜也。夫儒非不尙儉。未若墨以儉

爲極。儒非不尙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

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

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

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

同欲。是謂尙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

能以救民。是謂尙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豢牧。使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况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詳。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一敘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

記



#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霖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贛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備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迻。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繁。或二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旨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誼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掇之。以資宣究。諸家校讐。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餘。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晏子書著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故爲對段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詳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謏陋。闕與罕窺。雖寒暑兩更。稿經五易。恐誤解漏義。所在多有。幸世碩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真。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謚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總目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旣隳渠悉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

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俞樾

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參疑卽富參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參

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二十篇爲八百二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

孫云復讀複

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孫云著从竹隸書竹隸神藝文志儲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難上難下外篇二俗本

始刪並爲一也

外書無有二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孫云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爲又章疑即問下其意久乎龍字也當爲長久

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

孫云列子別錄作棧殿敬順音剪謂邊斷鹹也略（七略）作刻又一作櫛皆同

皆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孫云殷勞順列子音義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

東萊地也

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臂

孫云臂當爲臂若匈諫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

之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

孫云懸當爲懸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

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韻也苴音同鮮

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

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

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昭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

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

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爲第七

凡八篇

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外書第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即以前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擷行專爲書故卷頗多于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折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即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于前志疑後人采擷行專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比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其六篇

可常置旁御觀

孫云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弟錄

孫云說文弟章東之次弟也

臣向昧死上

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匹篇上改上風及增斯書也之類大謬不足駁之



#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四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絃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五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六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八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一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一一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一二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一四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一五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一六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一八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一九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二一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二二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二四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二五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二七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二八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二九

景公將伐宋瞽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三〇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三一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三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三四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三七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三八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四一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四二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四二

景公爲長廩音來欲笑之晏子諫第六……………四四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四四

景公春夏遊獵與役晏子諫第八……………四五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四六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四七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四七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四八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四八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四九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五二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五三
景公朝居殿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五五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第二十	五七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五九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六一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六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六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六五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六七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六八



-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六九
-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七〇
-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七〇
-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七十二
-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七四
- 景公問甚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甚先第八……………七六
-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七八
-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七九
-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八〇
-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八二
-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八四
-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八五
-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八六
-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八七
-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八八
-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八八
-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八九
-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九〇
- 景公問侮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九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九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	九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九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九四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九五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九六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	九六
景公問臨國益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九七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九七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九九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一〇一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一〇一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一〇二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一〇三
景公問賢不肖 <small>二字疑衍</small> 可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	一〇三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一〇四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一〇四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一〇四

-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一〇五
-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一〇六
-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一〇六
-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一〇七
-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作儉從俞校第十四……………一〇八
-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一〇九
-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一一〇
-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一一〇
-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退不失行第十八……………一一二
-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一一三
-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一四
-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一一六
-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一一六
- 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一一七
-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一一七
-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一一八
-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一一九
-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一一九
-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一一九

八……  
梁丘據問子事二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一

九……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二……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探雀黯穀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慙剛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一一〇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四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一三四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一三五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一三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一三七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一三八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一三九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一四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一四二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一四二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一四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一四六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一四六

晏子遺<sup>原</sup>乞<sup>餽</sup>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一四七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一四九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一四九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一五〇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一五一

齊人好穀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一五一

景公薨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寃第三	一五二
柏常騫禳梟 <small>原譌</small> 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一五三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一五四
景公病水瞢與日鬪晏子教占瞢者以對第六	一五五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一五六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	一五七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一五七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一五八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一六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一六〇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一六一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一六三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一六四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一六五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一六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一六七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一六八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一六八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一六九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〇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〇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七一

晏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

疑脫轆車乘馬四字

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一七一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七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一七三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一七三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一七四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一七五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七六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一七八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一八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一八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一八一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一八二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一八三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一八五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一八六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一八七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一八八

景公築長床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一九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一九一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一九二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一九四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一九六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一九六

八……………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一九七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一九七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一九八

有獻書譖晏子當重晏子二字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一九九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二〇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二〇一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二〇一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二〇二



仲尼稱晏子行補二君而不可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〇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二〇五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〇七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二〇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〇八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〇九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一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疆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一一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顧第八……………二一一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二一二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一二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一三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二一四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詐對第十三……………二一四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一五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二一八

晏子歿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二二八  
舊目分列入篇之前今合錄之以便檢閱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晞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顧所乘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軼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忒墨契以愛亟備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闕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洎今萬象狡肆物蔽智盲刳心逞喙覩言大同  
種姓迫礙侈求善羣生靈顛賴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覲得其次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撫垂老彌勲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與義勇宣批稊迅埽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土難安  
瞻懷名世繹此卮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晏子春秋校注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矜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揚倥注、奮、振矜也。列子說符篇、也。自伐也。是奮字搗話。不顧于行義。盧文昭羣書拾補曰、必與于舊。勇力之士無忌于國。孫星衍音

義一本作仁義。勇力之士、太平御覽作向勇力之士。下文同。盧云、御覽四百三十六、義字作向、屬下句。下文亦同。黃以周校勘曰、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標題亦作行義。盧後校本云、不顧于

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蘇輿云、黃說是也。下文推修、大猷、費仲、惡來。皆古勇力無忌、為亂于國者。引此以警莊公、是無忌于國、本屬勇力之士說。御覽義作向者、蓋緣下文崇向

勇力而誤。純一案鮑崇城刻仿宋御覽文同此、惟勇力之士上衍向字。不顧于行義、屬莊公言。下文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又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皆所以對治之。無忌于國、屬勇力之

士言。下文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服無罪、行本淫暴、皆勇士無忌之例證。貴戚不薦善。同姓之卿、逼爾不引過。蘇云、逼

也。問上篇求君逼爾而陰為之與、義同。純一案逼爾、異姓之卿。引過如禮坊記云、過則稱己是。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

力立于世者乎。莊公之意、固知古無徒以勇力立于世者。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晏子

莊公之問、言唯禮而行、舍命不渝者、是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暴舊作暴、孫云、暴當為暴、諫省。

調時。一作暴、疾有所逐也。顏之推家訓、分之甚晰。此訓題、下當從本。純一案家訓見書證篇。說文曰部、暴。仝部、暴。段玉裁注尤詳。該暴不避彊謂之力、言能不畏強禦、為天下除非禮之暴

戾、斯誠大有力者。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御覽引作以行禮義也。蓋勇者貴義於其身。如文王武

王、皆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曹剛亦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湯武用兵而不為逆。易

是。(大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孔子曰、見殺不為、無勇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易

卦象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據也。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王誠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爾雅

壽言、替、廢也。純一案桀紂人民之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兆德、(墨子明鬼)而湯武必誅之。奮乎勇力、不。下無替罪誅暴。萬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下無替罪誅暴

之行。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如墨子非攻中篇云、吳夫差北攻齊、東伐越、

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異有善器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慈范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擊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徒逞勇力。匹夫行之以家殘。本書諫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聞。無長幼之禮。晏子請景公鏡一桃、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雅侈。黃云、音義作推侈。純一案墨子所染篇、抱朴子良規篇、均作推侈。賈子新書

連語篇作推侈、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侈。劉師培晏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賈子新書連語篇作雅侈、亦作雅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侈、與此同。蓋推雅雖三字、字形相似。侈侈移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侈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雅、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侈。而其義不可考矣。大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矯、蜚廉父。說紂諺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左。純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來。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

惡來、蟲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三十五馬下引此與虎為韻。蘇云、凌轢、謂踏踐之也。威戮無罪。盧云、御覽無此句。純一案御覽有威字、脫戮無罪三字。崇尚勇力。孫云、太史記龍夫傳、凌轢宗室。平御覽作

專行威力。盧校同。純一不顧義理。黃云、凌澄初本作理義。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云、鐵案鮑刻御覽作專行勇力。來里力罪理滅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曰、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曾部。誠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

爲韻。理字或可爲合韻、其餘皆非韻也。猶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爲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爲之、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爲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一一辯正、徒費筆墨、故但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今公

自奮乎勇力、不願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疆、行本淫暴。孫云、本御覽

作流、古坏 貴戚不薦善、逼爾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聖王勇於行義、求善若渴不待薦、知過即改無勞引、今適相反。

而循滅君之行。孫云、循御覽作修。蘇云、循、猶依也、與反字對文。下篇循靈王之迹 用此

存者。嬰未聞有也。孫云、未聞、御覽作未曾聞。總一案此章即墨家非攻之指。

###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黃初云、不願受禮文東總。 晏子蹴然

改容。孫云、莊子大宗師、仲尼蹴然。陸德明音義、蹴、子六反。崔云、變色貌。 曰、君之言過矣。過猶失 羣臣固欲君之無

禮也。無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靖暴亂也。故儒家以禮爲經世之綱維。 力多足以勝其長。孫云、讀令長之長。 勇多足以

弑其君。舊脫其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 而禮不使也。不使、猶不許也。劉云、使字當作便。禮不便一語、與上固欲君無禮相應。便使二字、因形相近而說。

禽獸以力爲政。以從元刻。孫本誘矣。 疆者犯弱。孫云、疆本多作強、通。下文或作強、皆寫者亂之。蘇云、強俗字、今一例从疆。 故日易

主。孫云、日、本多作曰、非。盧云、國策寧爲雞口、一云當爲雞尸、尸即主也。禽獸以強者爲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 今君去禮、則是

禽獸也。黃初云、列子說符篇、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疆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總一案義古

字。羣臣以力爲政、疆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君將何所立足。 凡人之所以

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總一案傳遺、捷也。 禮

不可無也。

黃初云、孟子盡心篇曰、無禮義則上下亂。

公酒而不聽。

孫云、酒、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酒于酒。玉篇七充切。俞樾諸子平議曰、此但

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酒也。酒疑傾字之誤、薛駱傾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傾背也。公聞晏子之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傾酒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酒矣。

少聞。

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

孫云、說文曰、按也、俗作抑。日、

擯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

擯舊作擯、孫云、擯當為擯、說文不久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純一案擯同向、與此義

不合、今從孫校改。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實晏子無君臣之禮。俞云、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

與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為也、並其禮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弼壽也、揚倅注曰、也皆當為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晏子避

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

拜、說文手部云、首至手也。揚雄說拜從兩手下。詩註稽首、謂下首至地、稽

留乃起。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

之罪也。

晏子致無禮之實以悟公、公知咎由自取。

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

孫云、春秋左傳臣侍君宴、

過三爵非禮也。蓋是後也、飭法修禮。

法無禮則失本。禮無法則易弛。

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孫云、禮一本作程非。純一

案此與外上一章為一事。

###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

孫云、詩傳病酒曰醒、玉篇作醉未覺。純一案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醒。

二日而後發。

蘇云、發、發起也。言醉後三日而後起也。下文今日飲

酒而三日寢之、是其盡。純一案蘇說亦通。發讀為廢、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作廢以為刑政。陳第毛詩古音考云、發音廢、廢亦可音發。橫郊祀歌、含秀垂穎、續舊不廢。顏師古曰、廢音

發、蓋發廢古通音也。廢止也。三日而後廢、謂病酒三日而後止也。

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

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

通氣、謂助血脈之流行。合好、謂樂賓朋之歡聚。詩小雅賓之初筵、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謂樂賓朋之歡聚。詩小雅賓之初筵、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故男不羣

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

蘇云、事謂本業。功，女工也。古工功通用。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

孫註：周當爲酬之段字。儀禮鄉飲酒注云、酬之言周。五疑當爲三。前章云、觴三行、過之者。外上一章亦云、用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宣二年左傳云、過三爵、非禮也。

過之者

誅。孫云、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納

君身服之。

蘇云、服、行也。言上必身自行之、以率下也。管子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荀子宥坐

篇、上先服之。義並同。彼房

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

王云、晏子書以怨爲蘊、蘊短一聲之轉。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

無昏亂之行也。說見雜下十四章、怨利生孽注。劉云、怨當作蘊。說文云、蘊、積也。亦作蘊。廣

雅云、蘊、聚也。文選蜀都賦云、雜以蘊薄。注云、叢也。又詩雲漢、蘊隆蟲蟲、韓詩作蘊。則蘊

卽叢勝之意矣。外無蘊治者、言外無叢勝之政也。國治蘊者、言國政叢勝、或之莫理也。蘊治與亂

行對文、蘊卽左傳昭二十五年蓄而不治將蘊之蘊。蓋蘊宛二字、聲近義同。如荀子富國篇夏不宛暘、

宛當訓蘊是也。怨宛均從宛聲、故又借

怨爲怒。若以怨字本義訓之、失其旨矣。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

孫云、怨作怒。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

盧云、呂氏春秋勿彫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當卽弦章。

唯新序雜事四、在桓公時者乃弦寧。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純一案盧

說是。問上六章侍桓公者、孫本作弦章、諫。元本作弦甯、是。琴書治要引作弦寧、可證。說苑君

道篇、又載晏子殿十七年、景公射出賈、播弓矢、弦章入、與本書外下末章同、則弦章事景公無疑。

侍桓公者、當爲弦甯。弦章疑卽弦甯之後。孫志祖讀書勝錄四說弦章乃景公時人、據新序定桓公時

爲弦甯、謂說苑君道篇侍桓公者、蓋誤弦甯爲弦章、允已。君飲酒七日七夜。飲上舊誤衍欲。從王校刪。章願君廢酒也。不然。



章賜死。

章賜死、文義不順。當作賜章死、下同。

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章諫吾曰：』」

章上當有「章」字。

願君之廢酒也。

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

蘇二云、臣為制、言制于臣也。下云則是婦人為制也、義同。純一案景公謂臣為制、不知是禮也。

不聽，又愛其死。又不忍賜章死久矣。

言君非桀紂、當納其諫而施其惠。於是公遂廢酒。

於是公遂廢酒。

###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

孫云、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

晏子備憂民之憂、公酒囊耳。

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

孫云、姓柏名遽。陳匪石云、孫說恐不確、下文命稟命柏、則柏應為名。周禮太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

禮玉藻士曰傳遽之臣、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二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注遽傳也。言命柏傳驛巡國、致能歌者。純一案說文彘部巡、現行也。

周禮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

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

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玉篇南北曰陌、東西曰陌。純一案比晏子憂百姓之窮、有財則以分貧也。

徒行見公。

徒行、並敝車馬而不乘、蓋以

不恤民憂非義也。曰：霖雨十有七日矣。

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

壞室鄉有數十。

壞室舊讀樓寶、王

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樓寶當為壞室、壞室與飢強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樓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為樓室。後人不達、又改室

為寶耳。供頤煊讀書叢錄說。同。純一今並據正、下同。飢氓里有數家。

孫云、飢一本作饑。說文飢、餓也、穀不熟為饑。

得短褐。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褌也。索隱云、蓋謂褐布暨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

亦謂之豎褐。飢餓不得糟糠。孫云、當為糠。做撤無走。

孫云、撤撤、即撤聲假音字。說文墜人不能行。玉篇暨暨旋行貌。撤又撤

俗字。蘇云、無走、即靡有。四顧無告，而君不卹。

孫云、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

日夜飲酒，令國致

樂不已

屬子非樂舊曰、孰爲而廢大人之樂治、廢人之從事、曰樂也。晏子非樂之意同。

馬食府粟、狗饜芻豢

孫云、饜當爲厭。玉膳、饜也。於

豔切。純一案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義同。

二保之妾

盧云、三保、蓋阿保之流。孫詒讓云、三保當作三室。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

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室字多譌爲寶、寶又譌爲保、遂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譌。

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

姓、不亦薄乎。

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民爲邦本、宜厚其志。乃薄於狗馬可乎。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

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俞云、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

字、據上文云饑餓窮約有數十、飢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饑餓乃壞室之

譏、說本王氏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嬰奉數之筴、孫云、左傳策

名委賈。服虔

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筴、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筴當爲策、策書多以束爲束。純一案孫說是也、奉數疑當作數奉、之字疑衍。

以隨百官、使民飢

餓窮約而無告。

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文、之爲衍字。純一案劉說是也、今據刪正。

使上涇涸失本而不

帥。

失從孫校本、元本爲失。失本、謂失民心。

嬰之罪大矣。

遇則歸己、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

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

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

孫云、兼于塗、言兼程以進。徐當爲

塗、爾雅釋言、逮、及也。

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

孫云、詩傳、趣、趨也。盧云、趣與促同。

粟米盡于氓、任器存

于陌。

此晏子不言之諫、感公至深者也。孫云、爾雅釋宮、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

罪、夫子倍棄不援。

盧云、倍與背同。

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

夫子之幸存寡人。

之字疑衍。

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

委、謂輸也。多寡

輕重、惟夫子之令。

命也。孫云、一本作塗、徐塗古字、塗俗字。

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孫云、稟臣名。使有終月之委。集韻於僞切、音萎。委積牢米薪。絕

本之家。孫云、言並無布縷。使有期年之食。黃云、期元刻本並作菘、孫校本期菘。期正字、今一例从期。無委積之氓。

與之薪橈使足以畢霖雨。孫云、薪橈御用之具。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孫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命之罪。黃云、

命令形近而譌。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期者、

如不用命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

衆、用財多。公出舍損肉撤酒。孫云、撤當爲徹。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孫云、飢、說文饑、

飢、記官切。辟拂噉齋。黃云、辟拂、亦侍御之倖臣、此言減倖臣之祿。劉云、黃說是。齊即資之假

齊資古通之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惟是賄資竊牽竭焉、杜注、資糧也。國語晉語、資困窮、韋注、

資稟也。噉資者、即減省所給之祿養也、故與減賜並文。齊假爲資、猶采齊之或作采養、齊感之或

作資感。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橈萬

三千乘壞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孫云、一本脫用字、非。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

張鐘鼓不陳。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種成、故謂之鐘。从金、童聲。古者垂作鐘。職背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職容切。案鐘鼓以鐘爲正、今一

例从。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孫云、虞同。辟拂三千、謂歌舞者三千人皆謝去之、

謝于下陳。蘇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李善注下陳、猶後列也、謝于下上云請退歌舞謂此。侍從元刻、孫校本爲侍。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御人嬖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扁望牟待于朝。

孫云、杜姓、扁名。望牟、猶仿倖也。黃初云、望牟、莊子秋水篇注仰視貌。

晏子曰：君奚故

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

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比謂夜不昧也。純一案發讀如廢、詳前。夜廢、謂竟夜未眠。晏

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舊仿扁字、從盧校刪。孫云、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入歌入虞

玉篇入、進也。文選嘯賦注引此作虞公善歌、

以新聲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淫君相應、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

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

孫云、宗祝、官名。文選注

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純一案拘虞以害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

君。淫、惑也。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微繁也。晏子三辯篇曰、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

孫云、與、讀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

孫云、今本作何夫

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或訂正、言故以刑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凌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凌本非也、故古義通、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無害、當依孫正。

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

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行之氣、無由得接、率一禮與天地同節、知樂則幾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淫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

禮亡而政從之。

政者正也、以禮義廢取為節者也。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廢、國之

禮亡政將焉傳。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脩文篇、晏子對景公曰、禮以治國、所以御民也。

政亡而國從之。

管子牧民篇曰、禮義廢、國之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國衰而國從之。

劉云、政亡、臣懼。

君之逆政之行，有歌

文、文選注引此書樂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純一案文選注見吳都賦。有歌疑當作在、有歌人、明拘虞之故在此。

紂作北里

孫云、歌名。純一案史記殷本紀、紂使師涓作新聲北

里之舞。淮南子秦族訓高誘注、紂作朝歌北鄙之音。此與東歌南音、疑脫二字。

幽厲之聲

孫云、幽厲、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

五字不成句、疑此

上下脫文甚多。蓋晏子尚儉非樂、敘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感不快、妄刪之。

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

言樂紂幽厲、作新樂、皆亡、君奚必尤而效之。

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以上五章。皆墨家非樂之指。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二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為四

鍾六斛四斗。元刻注云、一作職計筭之、並下士師亦同。明沈啓南本、注

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文義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

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

之。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濫賞害政故、職計士師如此、可謂得人。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

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

之、人可罰吾將罰之、義同。今寡人愛人不能利、魯語甚太子僕弒其君、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星

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臣皆順于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

臣從謂之逆。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

讒諛之臣。臣舊為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

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純一案民為臣而令吏必從。所謂唯其言而

失其守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黃之狗、宛路之楯、攻三月不反。月疑日誤。得丹

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罪也、葆申何罪。葆申者、(文詳彼)自疏於君、請

黃之狗、折宛路之楯、放丹之短。案臣如葆申、可謂不失其守矣。

也。蘇云、治要勸作親。其一立惡、治要立作去、誤。以禁暴也。俞云、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

也。立發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蘇云、俞

說，是此承上文愛人惡人言。納一案荀子王制篇曰、君者善舉也。昔者二代之興也。

指禹湯文。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國者、羣之所以託命也。故凡有利於國者、

武時言。是以天下治平。蘇云、治要。百姓和集。和則親睦而不差、

安逸樂。循、循也、循也、循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傲德修業、而苟且因

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順己者必諂候、逆己者。故明所愛而邪僻繁、

繁當為。明所惡而賢良滅。利國者見惡而震懼。諫下二十一章云、今君不遺順而行僻、

百姓。善則乖違而不和、危覆社稷。危、敗也。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

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與。臣懼君之逆政之行、

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蘇云、治要有矣字。統一案此文語意不完、句末當據治要補矣

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策、謀也。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

也。九字意不明了、治要無、疑衍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說文言部讒、譖也。女部佞、賞無功、罰不辜。賞虛則不足以勸善、罰虛則

失其用。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諫會為人所仰曰望。望聖人、景仰聖

也。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說、非。本書多作說、

悅也、或言謔說。孫云、比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宛其死矣意。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孫云、聽當為黔、黔民即吾安能為仁而愈黥

民耳矣。孫云、黔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意、為仁乃安民之事。聽當為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為樂耳、不欲為仁以為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地一案左傳昭二十年杜注肆、放也。

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肆奪即迫奪、僭令即矯義。執禮之吏、蘇云、禮、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義作禮、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禮。並荷

百姓。蘇云、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為苛。供云、荷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注。佚與盜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盜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盜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盜尤。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王云、尤、

盧云、奄、掩同。王云、被者掩被、語者詭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被詭連文。詭當為語、字之誤也、語讀若倍。語者、或也。禮隨其情掩其惡、以蔽或其君也。爾雅釋詁語、疑也。疑即或也。隱情奄惡、蔽諂其上。

管子五輔篇曰、上節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常有災傷也。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

災傷也。臣下舊術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適道、不可失道。可與

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國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

孫云、姓韓名子休。孫詒讓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駕頰且之乘、使朝子韓攝御之。此韓子休、疑即彼韓子韓攝也。曰、孤不仁、魯家謂手足痿痺不能

失其用。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其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孫云、言棄國而去。寡人將

從而後。蘇云、而、猶後也。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嚮當為今之返又何

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孫云、翟王子名羨。重駕、駕十六馬。禮云、以上似皆有千景公三字。蘇云、千千形近、此疑傳寫者誤于為千、遂誤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衍。盧隱增未可從。純一案蘇說是。

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孫云嬰子、景公妾。

公曰及

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便、不令晏子知之。

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

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病愈也。公曰。翟王子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

請使之示乎。示爲示視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

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卽其入否。黃初云、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備也、使之鈎百而反。或卽其說。

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盧云曰講、黃校同。今翟王子子羨之。駕

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言爲婦人所制。且不

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孫云、狹當爲狹、說文。隘也、玉簷陝或作狹。修疆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

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取。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衍。且詩曰。載駟載駟。

君子所屈。屈舊作誠、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屈、箋極也。按當從此。說文誠、敕也。王云、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屈、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屈者、至也。

君子所屈者、君子至也。服、語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屈極也。諸侯將朝王則聘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屈爲誠而訓爲誠敕、則其不可通者有二。屈字以由爲聲、(由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詩中用屈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辰闕爲韻。小弁與嘒嘒寐爲韻。采芣與芣芣爲韻。大雅瞻

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屈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爲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芣服誠爲韻。大田與事報誠爲韻。大雅常武

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芣服誠爲韻。大田與事報誠爲韻。大雅常武

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芣服誠爲韻。大田與事報誠爲韻。大雅常武

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芣服誠爲韻。大田與事報誠爲韻。大雅常武



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哉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于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屈爲誠，則與僻嘒嘒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熾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矣。况又倍之乎，故引詩載駟駟云云以諫也。若云載駟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會無君子所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尙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蘇云，王說是。馬瑞辰釋詩引此，遂據以爲段借字，殆不然歟。夫駕八固非制也。孫云，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熾甚乎。且

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意。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

字疑然而用馬數倍，不惜物命，耗費又多。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墨子非命中庸

曰，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義同。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

又恐奸染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孤寡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

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不振濟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

以與此同，本王引之說，言因此蓄怨于民。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孫云，大雅瞻卬之詩。純一案鄭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大夫多謀慮則成城，婦人多謀慮乃亂國。今君不思成城之求，盧云，思元刻作免，疑是克。俞云，免疑當作勉。而

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

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孫云，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茶尙未生。所使傅之者，釋名釋言語扶，傅也，傳近之也。將救護之。

也。賈誼新書有傳職篇。

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四百匹。

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傅爲子。

而、汝也。意謂善教汝所傅者、將以之爲太子。

及晏子也。

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竭力以從事。

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

舊脫車百乘三字。俞云、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

有車百乘之家，備寫奪之耳。納一塞，俞說是，今據補。

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

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傅爲子。

世子一、而命之爭者五。

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

之、又別立黨。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

孫云、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習似之子荼、

寬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

生孺子荼。

孫云、公羊傳作舍。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

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

蘇云、治要無曰字、疑奪。

夫以賤匹貴，國之害

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治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禍人之謀、廢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

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納一塞，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毒之本也。均可證。今本長

爲大、與下文俱不協。

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而生而長、今本

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荼、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純一塞王說是也、今據乙正。

君其勿易。

孟子告子下記蔡丘之會、初命曰毋易樹子。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

宗。孽、庶子。宗、嫡長子。

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蘇云、湛、音義同沈。

純一案湛、斷續也。利者、害之本也。

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饜梁肉之味。

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

孫云、言陽生雖為君、茶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

宗，不可以利所愛。

終不利於所愛之人。

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說也。施也。

賊、害也。樹、植也。姦、亂也。

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

樂紂樂矣、哀莫甚焉。

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

黃云、元刻脫為字。蘇云、治要則作而。純一案天下一切禍患、從不義生。

是故制樂以

節，立子以道。若夫侍讒諛以專君者，

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

不足以責信。

蘇云、言皆欺罔也。

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

蘇云、治要無聽字也字、文義較適、此也字係羨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為邪、為本書文例、

觀上下文作邪亦通。純一案也字衍。

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

為田氏殺茶、乃至取齊國張本。

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

孫云、田氏、陳乞陳常也。

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茶、常殺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殺。以為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殺、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

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

孫云、名王、悼公子。

殺簡公而取齊國。

###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疥且瘧。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痲。杜預注疥、瘧疾。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當作痲。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痲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

因事曰瘧。若痲已是瘧疾、何為復言瘧痲乎。痲、失瘧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痲。痲是小瘧、痲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痲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疥、有熱瘧。痲、二日一發瘧。今人瘧

有二日一發、亦有類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痲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候之瘧、初二日一發、後發類日熱發、故曰疥瘧痲。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瘧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瘧痲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為疥瘧痲、初疥後

瘡耳。今定本亦作疥。顏氏家訓書證。引作齊侯疾瘡。謂世間傳本，多以疾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比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患作瘡乎。純一案釋文引傳例因事曰瘡，非。疥皮膚病，臆內瘡病，實不類。故梁元帝、袁狎、顏之推，均以疥當爲瘡，蓋爲一途字所誤耳。竊以途字浮夸，當從本書作且，且猶復也。言病疥復病瘡，久不愈也。期

年不已。外上七章全用左傳作期而不瘳。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孫云、會譴、姓會名譴。盧云、即左傳之資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曰寡人之病病矣。孫云、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使史固與祝佗。孫云、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

祝佗、祝官名佗。盧云、左傳作祝固史固、外篇同。俞云、按魏祝佗、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固。此云史固祝佗、即彼祝固史固也。祝史互錯、盧與佗聲近而誤耳。

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舊作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純一案王說是、今

據乙桓公一則寡人再。左傳作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

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

爲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此五字舊脫。孫云、疑脫晏子曰三字。黃云、盧校本旁注晏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免

冠之文。純一案盧說。是也。今據增。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左傳作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疏輔而遠拂。蘇云、

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是輔拂原有分別。純一案輔當作輔、備正字、輔段字。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

臣嚶遠臣瘖。孫云、嚶當爲默。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衆口鑠金。蘇云、此言見周

也。江有誥先秦韻讀云、瘖金爲韻、侵部。姚文田古音韻二侵引此。今自聊攝以東。孫云、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臨行注、引左傳杜注作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此其人民衆矣。

卷一 內篇課上第一

一七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

也。左傳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孫云一本刑作則，非。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心，祝史無

與。若枉殺之，則夏商所以滅亡之道也。左傳曰：君若欲諒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曰：善解予惑。予本元刻，孫校本作余。加冠命會，謹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公不受。

受相退。會禮，梁丘據，不以晏子為貪，相與俱退。把政。晏子兼秉會禮，梁丘據之政。改月而君病悛。孫云、說文悛，止也。王篇且泉切。純一案

改、更也。言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也。力、功也。邑狐與穀。孫云、狐一未詳。吾友供亮吉曰：狐豈近是。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字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本傳狐、地

臣，則是多忠臣者。多、嘉許也。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孫云、地名。賜其忠

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孫云、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為惡。左傳、鳥

獸之內，不登于俎。純一案：晏子以蘋蘩藟藻之菜，可薦於鬼神。為宗廟養鮮，是以殘害

物命為事，殊傷鬼神之仁，惡已。故不忍為供鮮之事，所以保合太和，充兼愛之量也。終辭而

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純一案：桓譚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封人曰：

劉云、韓詩外傳十曰：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雜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為邦。

也。邦人卽邑人、非官名之封人也。

年幾何矣。

治要無矣字。

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

孫云、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純一案

治要引作五、桓子新論作三。

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

俞云、胡者、蓋謂齊之先君胡公諱也。

詩齊語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論法保民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蘇云、治要作長于國家、無胡宜二字、非。純一案桓子新論、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

宜國家。

孫云胡家爲韻。純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詳唐韻正九麻。段氏音均表、胡家同在第五部。古音諸十二魚引此。

公

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

舊曰上脫封人二字、鄙人諫作鄙臣、今從王校據羣

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

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

韓詩外傳十曰、無使吾君得罪于羣臣

百姓。古音諸七真引此、年民諸。

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則可。

民上舊衍鄙字、從蘇校刪。

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

周厲王出奔於彘而死、幽王被殺於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

晏子諫曰：君過矣。

治要諫作對。

彼疏者有罪、戚者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

此六句治要略。

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

韓詩外傳十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新序雜事四曰、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

公曰：寡人固也。

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鄭注治要作寡人固矣。純一案固、陋也。

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詳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

明活字本作焉盧校同

### 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裔款以見景公。

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裔款、姓裔名款。王云、微蓋楚巫之名、太平御覽作微。孫以導爲引、非也。導本作道、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裔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裔款以見景公也。下文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裔款以見景公、與本事相反矣。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道。純一今據正。

侍坐三日、景公說之。

楚巫曰：公神明之主。

舊作明神主之、孫据下

文訂正。前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主作王、非。

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

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

事未

大濟者神明未至也。

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

請致五帝以明君德。

孫云、五帝、五方之帝。

蘇云、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景史公說、較為有據。純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特巫祈福於外、謬已。

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

孫云、水經注、流運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

元和

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

孫云、御覽齋

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

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

者，德厚足以安世。

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

行廣足以容衆。

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

諸侯戴之以為君

長。馬融忠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百姓歸之、以為父母。德化膺孕、兆民相感而歸。是故大善撫其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是故

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

天人一氣、本自相通。德洽太和、休徵備至。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德厚行廣，配天象時。

晏子攝外於內、知性道矣。墨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為、必度於天。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繇祭，

動於身者無以竭恭、不繇祭優於祭。

不輕身而恃誣。

聖君克勤民務、自重以教化。不自僭越、恃巫以求福。

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

蘇云、也當諫邪、下同。

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

蘇云、言必有實德、而被民德之。不能無

德、而苟謂之德也。積德不厚、福不苟降。福難幸致。君之帝王，不亦難乎。君欲即身爲帝王，甚難。惜夫君

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命、教也。劉云、嘗即

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嘗試義同。試蓋後人旁注之字、嗣併入正文、今當刪。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

譏之。譏、非也。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孫云、知諫如智。蘇云、過于內、言使公獲過于內也。出以易諸

侯于外，不仁。盧云、言我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黃云、書般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卽今俗語云相染易。請東楚巫而拘

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盧云、故下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國也。而拘裔款于

國也。

###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孫云、時一本作昔、古今字。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本

元刻。孫云、今本作饑、據藝文類聚訂正。饑一寒類聚卷一百作飢是、卷七作饑非。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

饑也。若作云則當別爲一句、破碎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卷微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辯物篇同。黃云、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寡人欲少賦斂

類聚一百。以祠靈山可乎。孫云、言少賦民以爲祭山之費。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盧云、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

本作祠靈山明矣。初學記天部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純一案羣臣莫對。晏子進

鮑刻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祠、足證招字之誤。又三十八引、亦作祠靈山。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孫云、固、初學記作故。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毛髮。純一案初學

天久不雨。

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苟。純一案御覽三十五引作久。

髮將焦，身將熱。

初學記無兩將字。

彼獨

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何舊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則

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諫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咎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

部作祀之何益、皆是

何字。純一今據正。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

以魚鼈為民。

籀本元刻、孫校本作鱉、云說苑作鼈是、俗从魚。純一案類聚九十六引亦作鼈、蘇校同。

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

將竭。

舊脫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谷徵部六補。

國將亡，民將滅矣。

竭滅為顛。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

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暴、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晴也。

从日出升米。玉簫步卜切。今從之。蘇校同。

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

孫云、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用。

于是景公

出野暴露。

野下舊有居字、王云、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純一今據刪。

二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孫云、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

用乎？其維有德。

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黃云、說苑作其維有德也。

###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觀于淄上。

舊作將觀、王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聞立、即謂立于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純一今據刪。孫云、

淄當為淄。地理志泰山萊蕪、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於滄州瀋。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如漆、故謂之淄水也。

與晏

子聞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

治要無千字。黃云、御覽于

之。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明王嘗以百姓之心為心、百姓非有德者不

心。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

前八章云、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政亂國。又云、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

于鄙、執法之吏並苛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

而欲保之，不亦難乎。

舊而下衍聲字、我不可通、嬰聞之能長保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

國者，能終善者也。

能終者、無間斷之謂。

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

政化淳故德出衆。

列士並學。

蘇云、治要作立。

能終善者為師。

躬修密故道獨尊。

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

方上舊衍其字、從蘇校

據治要

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

萬國咸事、謀於一德。

是以民樂其政。

道之以德、至公平故。而世高

其德。

有裨世開故。

行遠征暴，勞者不疾。

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

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

怨。

治要無而字、賈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諸侯不怨、足證施行得理、故能一匡天下。

當是時也。

之行，不能進焉。

盧云、言不能有加也。

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

也字舊脫、今據下文補、文同一例。盛君

因于豎刀。

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緇。刁當為刀、見玉篇。今據正。于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上句對文。

是以民苦其

身

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

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

胡宮、即齊先君胡公靜之宮。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機以裹首而

絕。

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

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

孫云、不能更惡于此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

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言不能終

其君之位。

蘇云、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間公令如寇讎。問下十七章曰、民間公令如逃寇讎。

見善若避熱。

孫云、太平御覽下有亦難乎。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二十八。

亂政而危賢。

聽民若寇讎故政亂。見善若避熱故賢危。

必逆于衆。

于民而虐誅于下。

民益不堪命、故恐禍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虛誅與肆欲對文、倒

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虛誅。純一今據乙。治要于作其。肆欲

恐

及于身。蘇云、治要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君上都有于字、王云、于字涉上四字而衍。外上簾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

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行不能革。孫云、會讀蕭革、戒也。說文諱、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治

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萬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終身。

###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難足山、一名牛首嶺。純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列子有美哉國乎若何滄滄去此而死乎。孫云、滄滄列子作

或作滄滄、並皆步郎反。流滄貌。黃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比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

作奈何去比堂堂之國而死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謳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

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湖北局本、漢魏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比堂堂之國而死乎句。

句見文選秋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盧云、列子史釋文仍

一案齊謳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晏子獨笑于疇。孫云、笑當為

可得而食、驚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公刷涕而顧晏子。孫云、刷、列子作

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純一案晏子了公收鏡而問之。孫云、刷、列子作

連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晏子對曰、孫云、刷、列子作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列子勇上則靈

公莊公。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數君者將守之、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將常守之矣。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純一案

數君者將守之、

列子有吾君方將被裝笠而立乎狀故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有又字。外上二章曰、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獨欲常處而悲其去、故為不仁。文選秋興賦注引曰、夫感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為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禹生寄死歸之指。

臣見一、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語注、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外上二章信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二過言晏子諫第十八。初學記十八引作望齊國三字。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純一案琴書治要無于公阜三字、非。北面望、睹齊國

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初學記無使字。蘇云、治要作如何。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

孫云、死一本作沒、非。王云、孫本改沒為死、非。沒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沒為死、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沒、自是舊本如此。純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懷疑之明徵。

此文蓋後人有意改之、當據列子善哉古之有死也訂正。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饜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疲伏之。蹇息伏為頭、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諧一韻引此。

若使古而無死、初學記無若使二字。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云、丁公名伋、太公子、說文作訂。論法解、述義不克曰丁。蘇云、治要無太公二字。純一案初學記無丁公

二字、將字作長、義似較勝。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純一案言太公丁公不死、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校乙。

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孫云、說文銚、田器。耨、耨器也。玉篇銚、弋昭切。耨當為耨。

以躡行、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純一案初學記亦無。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而梁丘據乘六馬

忿然作色不說。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純一案初學記亦無。

以躡行、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純一案初學記亦無。

無幾何、初學記無何字、下同。

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丘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為御、則入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純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

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如、又脫以之二字。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為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

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止

者、蓋省其文。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舊倒、王云、今據也。君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

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意。純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為暮。蘇云、治要無此二字。善作暮、下同。召伯常騫使襪去之。

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襪作襪、下有而字。純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襪。周禮、女祝掌以時禱稷禴禋之事。注、卻變異曰襪。襪、據也。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鄉都。天之為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

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道僻聽而凶。蘇云、治要戒作誡、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設、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說。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

不去彗、星將自亡。星疑本作彗、承上句末彗字言、後人以爲重複。依上文妄改之。此言德治人天、彗不能禱。今君嗜酒而並于樂、

不勤民事。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玉篇修、飾也。言政不加修、而容悅小人。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喜優僇謂俳優。惡文而

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純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芾又將見矣。孫云、芾、穀梁傳字之

並立。

為首登

也。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

蘇云、治要及作無幾何。

公出屏而立。

屏舊作背、孫改立為位、云初學記作位屏

而位、白帖三十九亦作位、今本位作立、非。王云、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位字也。古者天子

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位也。今本出屏作出

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位、位字乃衍文耳。位各本皆作立、考集韻位字又音立、云

森位疾兒、是位與立同音、故哭位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

一今案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

孫云、謂諫古而無死、

據與我和、及讓羣星。左傳齊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羣星事、在魯

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羣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

子論陳氏之事、並彌晏子羣星之對、亦以羣星為陳氏之祥也。是此書今誰責寡人哉。

外下十七章曰、昔者吾與夫子游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孫云、誰、

一本作孰。新序雜事篇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十載此事、辭略而小異。純一案外上二章至六章、

大情均同。新序雜事四、用外上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途。途從元刻、孫校本作塗、大平御覽四百八十六引同。睹死齒。

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瘠或从肉曰齒、師古曰、才

有肉曰齒、師古曰、才默然不問。孫云、默、太平御覽作噤、俗。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

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校本作餓。非。睹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御覽作病。使令不勞力。不勞力、民力。藉斂

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藉錯出、盧校本改作藉、蘇從之。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

乎。望惠施也。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

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

民氓飢寒凍餒。孫云、餒當為餓。純一案張與民、凍餒與飢寒、義並複。疑并注入正文、

本作民以飢寒四字句。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仁心故。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怨

虛政

如仇。屈與窮一弊之轉。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從衆，肆欲。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朝野相猜忌，君臣不惠忠。此

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哀、非。今君行之，蹈三代之覆轍。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

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

字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齒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氓。張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

及孫本俱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為著、不服政其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著年正相對。純一案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

公三月不出遊。稽自斂御。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藝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孫云、被、藝文類聚作披。純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階。舊作坐堂側階、王云、此本作坐於堂側階。今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陞。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為陞、而於字尙未刪。意林、及文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陞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于堂側階。純一今從之。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卷三十四省作晏子入。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謂晏子曰。怪

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何不寒、純一案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卷六百九十四、文選雪賦注引、均作怪哉雨雪三日不寒、類聚同。曹子建贈丁儀詩注、引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文選雪賦注作古之賢者、飽而知飢、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能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十四同。惟溫作暖。卷六百九十四。鮑上溫上並加居字。均無逸而知人之勞句。竊以逸而知人之勞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

今君不知也。

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書鈔作出裘衣。發倉廩。以與飢寒者。

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出裘。

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採飢寒。陳依俗本改爲與飢寒。文選雲賦注。作以與飢人。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爲主情。因而發粟以周其急。出裘。大抵皮類可禦寒。

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

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業可任者。故但兼月。疾。則病苦無能爲之人。故須兼歲。乃可

自給。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能如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

皆兼愛之心也。

###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

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

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先秦譜論引此。編賞殃當當當五字。古音譜十六庚引此。編當

當當三字。熒惑。天罰也。

孫云。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標。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今畱虛。其孰當之。晏子

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

之字舊脫。從王校據上文補。

晏子曰。虛。齊野也。

孫云。御覽作齊之分野。

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

彊從元刻。孫蘇校同。舊本及所局本皆作疆。黃云。疆字

諫。結一案下。降也。言恃富彊而爲惡。天必殃之。左傳云。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爲善不用。

前十六章云。見善若避。孫云。太平御覽節其文。作

當強爲善。非。

出政不行。

音杭。言政令顛倒無理。

賢人使遠。

不從善而拒諫故。

讒人反昌。

問上三章云。辟邪阿黨。故讒詰之徒昌。



百姓疾怨，自為祈禱。

如前十二章云、一國詔、兩人祝是也。

錄錄疆食。

孫云、漢書蕭曹費、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

凡鹿之中也。純一案別雅五云、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韻引史記作錄錄。大抵辱之相逼、形之相類、古人隨手引用、初不以義理求也、今惟習用碌碌字耳。

進死何傷。言自

藏於死地、而不知自傷。是以列舍無次。列舍即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淮南許注、二十

有芒。言彗星見。熒惑回逆。回、返也。逆、迎也。言熒惑應變、回返而預為兆。擊星在旁。擊星、猶太平御覽天部七之言秋星。謂秋星常守於

其分野而不去、如在旁也。有賢不用、安得不亡。言總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以上皆借天象以示警耳。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

矣。冤獄、則民心安。耕者多、則民食足。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易益象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振孤寡而敬老

矣。振孤寡以興仁、敬老人以教孝。孫云、田民人為韻。純一案古音諧七真引此。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擊乎。擊指殺或。言能行德

政、則太和錫洽、一切惡孽自消。楚申包胥云、人定勝天。公曰、善。行之二月、而熒惑遷。此章要指、教主政者修德也。

景公將伐宋、魯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釋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公瞽見二丈夫立而

怒、其怒甚盛。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甚盛。孫云、說文瞽、目不明也。古借為夢字。公恐、覺辟門。孫云、辟讀如闕。召

占瞽者、至。公曰、今夕吾瞽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

其狀、識其聲。占瞽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謂不祭泰山之神。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瞽之言也。

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有問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

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

湯皙而長頤以髯蓄湯下有質字、頤譎頤。孫云、詩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鬚、太平御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鬚當爲髯。

盧云、論衡死爲鬻無質字、因下皆字誤衍、顏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皙以長、與黑而短對文、皙上不應有質字。毛詩頤、頤角豐滿也。與兒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輪之名、

釋名釋形體、輔車或曰頤車。凡繫於車、皆取在。兌上豐下、孫云、兌鏡如鏡。盧云、論衡兌作鏡、下同。倨身而

揚聲。倨、論衡作倨。史記司馬相如傳、倨以驕整。索隱引張揖語、直頂也。義同。孫云、太平御覽作高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

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荀子非相篇云、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僂身、曲背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注塵與眉同。義與此異。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

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知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子。祖乙、武丁、小乙何。豐甲子。天下之盛君也。盛君、有德之君。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諸遣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曰平。景公不用。孫云、不用其言。終伐宋晏子

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新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

練蓄。後不可通。蓄當爲蓄、字之形誤。言既于神意。仍不改行、適以練蓄耳。蓄、古灾字。進師以近過。進上疑脫終字、與上句對文。非嬰所知也。

師若果進軍必有殃。晏子言盡於此。軍進再舍。軍行三十里爲一舍。鼓毀將殪。孫云、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

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瓊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實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純一案鮑刻御覽無者字。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純一案鮑刻作大上下應作小上下。其言甚怒、

好悅。純一案鮑刻作悅是下同。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純一案鮑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大上小下、赤色而髻、其言好佞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  
遠之。遠不果伐宋。純一案此章要旨為非攻。謂不可以齊之強、凌宋之弱也。

###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政于署梁。孫云、地名未詳。蘇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田。純一案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署景公政、六十六改作田。御覽四百五十六作政、三百七十六作田。十

有八日而不返。孫云、藝文類聚作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反。類聚六十六無而字。蘇云、韓詩外傳八作七。晏子自國往

見公。類聚二十四作晏子往見公。御覽三百七十六同。四百五十六作見公。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乘而往。比至。類聚六十六作比至作而。衣冠不正

類聚二十四不  
上有盡字。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孫云、說文游、遊旗之譌也。蘇云、韓詩外傳無此八字。公望見晏子、下車

逆勞日。舊作下而急帶日、孫云、急東其帶也。蘇文類聚(純一案六十六)作下車急日、一作逆勞日、(純一案類聚二十四)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為逆勞。蘇云、韓詩外傳、作景公見而逆之曰。純一案下而急帶、文不成。蘇云、韓詩外傳無此八字。夫子何為遠

義、當是下車逆勞之譌。今據孫校改。孫云、藝文類聚作遠至。蘇云、韓詩外傳作夫子何遠乎、拾補據改。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夫子何遠、四百五十六作何其遠。遠、疾也。卒也。國家得無有故乎。舊無得字、孫云、無有、蘇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王云、案無上有得字、而今本脫之。韓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微、無也。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純一今據補。案故當從韓詩外傳作急。下文不亦急邪、正承此而言。今作故、則與急不相應矣。晏子對曰、不亦急也。也讀為邪。孫云、藝文類聚作無急也。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對曰然有急、無下句。雖然、嬰願有復也。復、白也。國人皆以君為安于野而不安

于國。兩于字善脫、從黃校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案類聚二十四、無為字及兩于字、六十六省作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御覽三百七十六同、惟謂作以。好獸而惡民、

類聚作人。蘇云、韓詩外傳作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此下載臣聞之魚鼈雁鰲而說乾後云云、與此少異。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

婦獄訟之不正乎。王云、吾字不當有、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劉云、吾字不可通、吾蓋若字之訛。純一案劉說是。則泰士子

牛存矣。孫云、泰士官、子牛名。孟子臬陶為士。韓詩外傳作為獄不中邪、則大狸子幾在。蘇云、泰士、即曲禮下六大中之大士。泰、大同。鄭注云、大士以神仕、大士正獄訟。蓋若秋

官士師、察獄  
訟之辭矣。

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孫云、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蘇云、

泰祝、即軸禮六大中之大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即此也。

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

孫云、行人官、子羽名。黃云、子羽、韓詩外傳作子牛。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

乎字舊說、從蘇校補、與上文一律。孫云、辟諫如闢、

則申田存矣。

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文一律。孫云、申

韓詩外傳作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俞云、申田、申田、官名也。申

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

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徒通、申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黃云、俞說申田卽司

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

事、工師之事。

云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

爲國家之有餘

不足聘乎、盧云、聘字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同。語意不明、疑有譌奪。蘇云、黃說是。

御覽、作

猶心之有四支。

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

心有四支。

孫云、韓詩外傳作肢。

故心得佚焉。

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云心有四支而得佚者、妄也。

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

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五子故寡人佚也。

豈不可哉。

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

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同此。孫所見本不同。此文疑當作

嬰所聞與

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

則可據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

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

乃若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

今據以訂正。純一從之。

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御覽四百五十六改作田、無面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六十六作公乃罷田而歸。孫云、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罷田卽日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

孫云、驚鳥令去也。

公怒令吏誅之。

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

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

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下有實字。

臣聞賞無功謂之亂。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

罪不知

謂之虐。

御覽謂下有

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

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

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失本性之真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

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治要同。御覽九百十四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

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

已後、本作自今已來。

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為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羣

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統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

以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以來、

以苛民也。蘇云、治要苛作拘。統一案此章要旨、在仁民愛

以苛民也。

物、所以貴兼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

馳鳥獸之禁。

孫云、馳、太平御覽作未有。統一案御覽見四百五十六。又九百十四作一馳。無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

羣書治要脫人字。

暴病死。

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王云、此

本作為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此

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

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

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部八作暴死、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死。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

部、皆作馬病死。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蘇云、韓詩外傳載一事大同、彼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

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孫云、太

平御覽作持。蘇云、治要合作命。純一  
案治要脫怒字、類聚九十三解作殺。純一  
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

舊脫、語意不完。從盧王校據羣書  
治要、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舊無古時

云、軀太平御覽作體。王云、羣書治要作政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政問古時  
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純一案者或皆

之形譌。上文有問字、政問二字可省、今據增古時二字。晏子此問、足以殺景公之深省、政迫其與  
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政諫者諫。晏子左手持頭、

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  
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公懼然曰、懼舊作嬰、孫云、嬰太平御覽作懼。王云、嬰本

知懼然即懼然也。說文果、九遇切、舉目驚暴然也。經傳通作懼、禮弓公懼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  
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懼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錡懼然顧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

之諫則懼然。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  
並作公懼然、刻本改爲懼然。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纒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懼然曰從之。從即纒  
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知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該。

蓋景公悔心乍萌、率爾而對。若既纒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純一案此文  
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

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盛德、一時頓現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遂公曰。蘇云、二字當

字蒙上可省、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

加。臣請爲君數之。舊無請字、王云、說苑作臣請爲君數之。羣書治要、及華文類聚人事部、

字、而脫去請字。案下文公曰可、即可晏子之請也、則原有請字明矣。故說苑  
亦有請字。外上篇記諫殺顏獨鄒事、亦曰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純一今據補。使自知其罪。說

自字、從盧蘇  
校、據治要補。然後屬之獄。屬舊作致、從孫校據御覽改。此句承上文以屬獄公曰、可。晏

子數之曰。孫云、沈啟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  
正。純一案元刻與治要正作子。沈注與元本同。爾罪有二。蘇云、治要作爾有三罪。純一案類聚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

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

孫云、善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

當死罪二也。

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公馬。

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

當死罪三

也。

句首舊錄上文衍伊字。從蘇校刪。

今以屬獄。

蘇云、恰要今作令、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令。墨子魯問篇曰、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晏子足以當之。

公字舊脫、據御覽補。

當死罪二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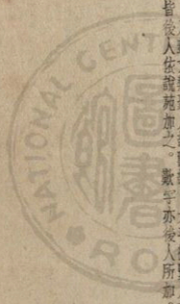
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孫云、說苑正

諫篇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讞部、太平御覽人事部讞部、皆但有公喟然曰

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苑加之。數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恰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盛云、藉、即藉斂。拘者滿圍、追科爲罪。孫云、據比及左傳圍伯蘇于韓陽之文、知圍圍非秦獄名。說文圍、圍圍、所以拘罪人。

怨者滿朝。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大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興、屬民言、則怨者必滿朝。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圍、怨者

滿朝野。因傳寫脫圍字、校者又刪野字耳。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

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勸其功乎。孫云、說文勸、戒也。勸、勞也。經典多用勸爲勸。呂氏春秋田事既飭、高誘注飭讀作勸、勸督田事。是

此勸當讀飭也。盛云、勸、勸、功謂功效也。下云勸其意、謂革民之心也。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妾舊作妾、僉云、嬰

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得

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純一案僉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苦、有如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

之效。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試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

謂革心也。革心上德、故讞可焚。下云當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讞之非耳。景公不說曰勸其功則使壹

妾勸其意則比而焚。舊脫而字、據上文補、蘇校同。云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

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孫云、貉、當爲貉。多者十有餘、寡

者五六、然不相害傷。各足其欲故。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孫云、言爭雞豚而相傷也。可立



見也。見舊語得、俞云、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尋、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

一案俞說是、今據改。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為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作論者、借字耳。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釋文音

倫。荀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親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通之證。

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據

巨無當。劉開林注當、底也。去聲。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嘒、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

以奉上。晏子兼愛之心如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影從元刻、浙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比即墨家非樂之指。此無

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燧。燧舊讀煙、王引之云、火能燒薪、煙則不能燒薪、煙當為燧、下操煙同。說文

標、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標、灶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標、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標至風起。漢書敘傳曰、騰厥標起、梁籍屬烈。是標即火也。故曰操寸之燧。天

下不能足之以薪。標、煙字相似、世人多見煙、少見標、故諸書標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下同。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之字

從王蘇校補、與上文一例。今君之左右、皆操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千戚

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為之。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之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晏子意同。且

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加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變、今引而修之、又從而嚴禁之、猶決其隄而止水之不免溢也。故聖人猶

難之。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本如此、元刻脫之字。常

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暴上。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藝文類聚二十四又八十八引、並無飾字。植木縣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疑衍。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

下槐字舊作之，孫云、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盧云、之列女傳作槐字。純一案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又九百五十四引、之均作槐、今

並據

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憊、御覽作憊、純一案總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並作令。犯、御覽作類聚八

十八作

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盧

云、且、御覽作將。

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託。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子上據御覽增女字。洪云、左氏成二年傳、必以蕭同叔

子為質、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論東家驩而擯其處子、趙鼓往處子、處女也。凡言子者、男女之通稱。俗本、子上增女字、非是。黃云、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

民賤妾。郭舊作鄭、俗、從孫校改。與城郭相仿、依口負郭。請有道于相國。

言晉謁于有不勝其欲。願也、猶願得

充數乎下陳。言願充侍妾後列之數。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

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何為年老而見奔女。韓下三

章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其亦當諫豈、與此同。

何為老而見奔。孫云、見淫奔也。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

女子入門。女子、列女傳作既。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

憂形於色。進而問焉，曰所

憂何也。邪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孫詒讓云、仁讀為

部云、佞巧顯高材也。从女、聲、不仁即不佞、言不材也。

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

立政，不損祿。

不輕損人不益刑。不淫刑於法外。又不以私恚害公。憲。孫云、說文恚、怒也。純一案犯槐所觸者私

恚、非公法所禁、故曰不以私恚害公法。

不為禽獸傷人民。人民貴於禽獸故。不為草木傷禽獸。有情貴於無情故。不為野

草傷禾苗。

人非禾苗不生活、故禾苗貴於野草、槐不傷野草類耳。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

是以私恚害公法、且視民命孤妾身。謂益法外之刑。豈惟損人之祿。此令行于民而濫于國矣。

文有脫誤、疑本作此今可行于民而法于國乎。言此令豈可通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以衆強凌孤獨、不義可

取、故勇明惠之君惠、通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

士不為。一案古音諸六屋引此。此譬之猶自洽魚鼈者也理以提邪僻之欲。孫云、獨欲為類。純去其腥臊者而已盧云、此與下味腥教人危

蘇云、腥臊、皆害魚鼈之味者。治魚鼈但去其害味之物、不全棄魚鼈。以喻治國者、但去其有害于

故而全去之也。味墨而與人比居而字舊脫、據下句庾肆而教人危坐味墨猶言黑

與人比居、動輒恐遭危害。庾肆、無屋之露肆。於此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儻于

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則父死亦當矣收謂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儻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殺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

作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儻而害明君之義也二句、太平御覽五百十九、作恐

文義不明。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

列女傳作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

且使貴賤顛倒、儻刑之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晏子曰甚矣吾

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而復于公曰復、白嬰聞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供太平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

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犯之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

則有罪也。列女傳作嚴威令、下同、似非。稱、此後人以意改也。不稱、

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

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篇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為後人所改。純一今據正。此

二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食舊為餒

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懸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餒、盧云、

與鐘鼓宮室對文。純一今據正。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衍也字、據上下文刪、蘇校同。民

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擬乎君、是逆民之明者。謂君尊槐而賤民、違反民意、甚顯明也。今據補。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之仁、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君

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德行未見于衆孫云、衆、御覽作民。而三辟著于國類聚三作刑。蘇云、

三辟、樂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作人、非。公曰孫云、類聚御覽、下有等字。微大夫教寡

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吏罷守槐之役。吏舊作趣、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德、出犯槐之囚。

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靖云云。事與此同。純一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宜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指同。

###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二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謹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學記、並無焉字。

公以車逐盧云、初學記有之字。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

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王云、曲沃

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隳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達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

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純一今據改。勝

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黃蘇並從盧校作日。有與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據藝文類聚補。類聚無與字。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孫云、降類聚作攻。

以衆圖財。

圖元刻孫本並譌圖、孫據類聚正、蘇從之。

不

仁也。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逞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

且吾聞之，君人者

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

寬惠慈

衆，不身傳誅。

孫云、傳讀爲專。類聚作身不安誅。

令捨之。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囚。

###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

王云、治者、輒也。搏治、謂搏土爲輒。廣雅曰、治、輒也。

當臙冰月之間而寒。

孫云、臙當爲臙。左傳、臙不臙矣。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爾刻本改臘。

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

少爲聞。爲字疑

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

于字

其役殺兵四人。下有脫文、

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滅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用示警。

今令而殺兵二人。

而字

是殺師之半也。

殺師從元刻、爾刻本倒。盧云、元刻是、黃云、據本同元刻。公曰：諾。

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

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晏子返也。則此處不應有比其返也四字明矣、當刪。

景公

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

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

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

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

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酒、非。純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

書鈔無曰字、水作冰是。凍水洗我、謂於冰水中也。若之何、奈之何也。

太上靡

散我若之何

孫云、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斃是。江有誥云、洗、叶音線、散音線、元文也。書鈔本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媛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歌終、喟然歎而流涕。王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選。靡散一作靡、見梅氏古樂苑引。

也。書鈔本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媛我若之何、奉上靡散我

歌終、喟然歎而流涕。王

散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見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該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

純一案書鈔作喟然而流涕、數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

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

夫、猶寡人將速罷之

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罷下脫之字。初學記文同。罷下有之字、役下脫夫字。

晏子再拜

拜也。爲凍餒者

出而不言、奪則歸君故。

途如大臺也。

如、往。

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勤也。不勤非惟從公不忠、且愈

覺寒而增怨、故鞭之。蓋愛人以德之心入微矣。

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

溼從孫本、元刻作濕。盧云、蓋音盍。濕正作溼。

下皆同。案比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章並誤以爲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

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

舊脫今字、一作壹。從御覽一百七十七及左傳增訂。

何以爲役

舊脫以字役字、文義不完。從蘇校據左傳增。

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

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晏子歸、未至。尙未到

而君出令、趣罷役

趣、催。促也。

車馳而人趨。各疾走也。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

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

墨子魯問篇曰、美善在上、而惡警在下。安樂在君、而憂盛在臣。晏子有焉。此墨墨所同也。

入則

切磋其君之不善

孫云、磋當爲磋。純一案器非切磋不美、故以爲喻。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

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

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垂衣裳、言无爲也。

朝諸侯、致諸侯來朝也。不敢伐其功、言功成而不居也。此知晏子不獨爲墨家、兼具道家儒家之要妙、蓋其道本同也。

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此與下章並外

上十二章  
大旨同。

景公爲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長康

元刻注云康、舍也。孫云、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爲贅省文。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

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令不得穫、

今舊作乎、王云、穗令、與下句乎本作穗令、

文同一例。隸書今乎相似、故今誤爲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

秋風至今殫零落。孫云、

正作穗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穗令不得穫、作今是。

風雨之拂殺也。

佛從孫本。孫云、殺讀如殫。說文槩、散之也。黃云、拂、元刻作弗、

稷本同。弗、古拂字。御覽作拂殺之、下作靡弊之、無太上之三字。

太上之靡弊也。

晏子之心、昭昭然爲百姓憂不足、與墨子同。孫云、殺弊爲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

聽殺、所八切。去聲則所介切。引此文爲古韻之證。古音譜二

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

王云、張躬、卽張肱也。躬字古讀若肱、故與肱通。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川澤股躬、躬卽肱字。故左傳鄭公孫黑肱、字子張。

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

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

孫云、誠御覽作誠。

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

孫云、公牟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

孫云、治罪、又上有而字。

一二年

未息、又爲鄒之長塗。

治要作塗、下同。

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

勤、勞苦也。

公不息乎。

息事以恤民力。蘇云、治要公作君。

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

民力者不得其樂。

舊君上有明字。屈上窮上俱有不字。王云、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晏子權君有暴民之行、

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晏子權君有暴民之行、

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衍明字。屈窮二字上、又涉下文兩不得、各

術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純一今據刪。昔者楚靈王作頃宮。盧云、頃元刻作傾。黃云、陵本同元刻。

蘇云、治要作下有爲字、頃作頓。純一案頓是誤字。二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未息也。乾溪之

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梁當從左傳爲謬、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

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爲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爲順適。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梁治要亦作谿、靈王死于乾谿、治要脫

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靈王死于乾谿、治要脫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

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比事警切。蘇云、治要據作嬰懼君有暴民之

行。蘇云、治要有上有之字。而不睹長陳之樂也、不若息之。言君不慮長塗之役、敢於行暴。公曰

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孫詒讓云、壞

壞也。景公爲鄒之長塗、須微委壞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壞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盧云、禮弓斬板、鄭注板廣

縮也。縮謂縮板之繩。

###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九脫春字。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且字。

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純一案純刻御覽作治。臣

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即律反。子其息矣。

息、休息、言子無庸干預。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游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故國昌而

民安。文王勤政養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孫云、梁、御覽作谿。今本從水俗。據此知前漢亦謬誤也。純一案御覽脫王字。起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

革，改也。孫云、革御覽作思。

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

忠不避死。

不畏死。諫不違罪。捷、猶避也。

君不聽臣，臣將逝矣。

逝從元刻，御覽同。各本作遊，盧黃蘇校同。遊，往也。去也。

景公曰：唯唯。

御覽引止此，往云唯唯，從其諫也。

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孫云、朝韋罔，或人名。俞云、

韋罔，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遺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為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為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

休，息也。

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

舊城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三，又七百九，北堂書鈔百三十三，藝

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據、挽也。批、揜也。揜與揜同。蘇云、爾雅釋草葭華，郭注云即今蘆。

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

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

而子獨搴草而坐之。

孫云、搴，揜省文、說文據、拔

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純一案御覽七百九作子獨席，說苑而子作吾子。

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

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

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戶不席。戶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不席，言尸在堂則

坐者不席與。純一案書鈔亦作獄戶不席。王云、尸為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并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案王說是。

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

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不致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公曰：善。

善舊作諾，王云、諾本作於公、公無為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

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純一今據改。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

席矣。孫云、說苑談叢篇用此文。純一案文見雜言篇、孫誤作談叢。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

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也讀爲邪。說苑謂下衍之字，書鈔百五十八引說苑，無。晏子對曰：「說苑無對

字、書鈔引同。國有二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虎蛇言。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書鈔引說苑有也

字、下同。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蘇云、任，任以事也。第一案墨子向賢中篇曰、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說苑有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

之穴也。孫云、室穴爲韻。純一。案古音諧四下引此。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猶于也、言于虎室穴而見之也。莊子德

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比哉、言無執政于比者也。呂氏春秋愛士篇曰、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甚于饑寒也。史記汲黯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言至于黯見、則上必冠也。並如于同之證。曷爲不祥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孫云、意林臺成又欲爲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鍾參錯、二字晏

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爲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斷不可恣己之樂而遺民之哀、更不可斂民之哀而恣己之樂。說苑正

諫篇無此八字。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蘇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是斂於民而爲鐘。說苑作爲臺。今復欲爲鐘。是

重斂于民，孫云、白帖作又斂民爲鐘。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殘其室家之生、以奉暴上之辭者。今又爲鐘而重斂、是舉奪民衣食之財

而殘其生、民不哀乎。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爲樂。是謂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

爲樂、不祥。統一案非所以君國者。類聚作非所以君民也。說苑無此句。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此墨家非樂之指。

也。說苑無此句。公乃止。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一 舊脫燕字 據總目補

景公為泰呂成

舊本脫為字、今據標題補。孫云、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洪云、呂氏春秋貴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隱、大呂齊鐘名、即景公所鑄。

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

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

紀謂別理絲縷使不亂、喻彝倫攸敘也。

紀亂則民

失。紀亂則民無所託命。

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虛中致其誠敬。二、可以充不墮之孝

思。三、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當有大澤惠及於下。如此則私欲滅而德配先祖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

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為履、今本蓋有脫文。純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

黃金之綦

孫云、禮記內則履著綦。鄭氏注綦、履繫也。

飾以銀

御覽六百九十七、書鈔百三十六引、文並同。孫云、銀綦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孫頤谷云當依

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

連以珠、良玉之綯

綯從孫本、元刻作胸、非。御覽六百九十七作綯。孫云、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童子不履綯。

鄭氏注綯、履頭飾也。說文綯、繩約也。讀若鳩。

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

舉足。

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純一案御覽八百十、作僅能舉之。之當為足、神書形近之誤。類聚八十四引作足。

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

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

孫云、藝文類聚古

冬輕而暖

孫云、暖類

夏輕

而清。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性切。純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清字誤。六百九十七、引作古之制衣服、冬輕而

暖、夏重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可為此文之填詰。今金玉之履、

舊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綯、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純一今據改。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九十七作是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為性、情、實也。故魯工不

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純一案蘇說。是。常性即真性、感於物而動、則害之矣。其罪

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為笑于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功于國。以

怨百姓。厚費民財以府怨。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審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公曰、魯工苦

舊僅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為此履甚苦也。下文晏子曰、吾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三字。下文請釋之、之指魯工言。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

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當為境邊地。使不得入。孫云、今本使作吏、撒當為微。不復服也。說文服、用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純一案類聚見卷六十四。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引、無晏子二字。儻其節儉則可、儻其服室無益也。

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居處部二引、無。純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刪。二王不同服而王。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將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解冠組纓、終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服是以知行之不在服也。可為例證。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

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四九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

王云、若當爲善、字之誤也。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

不可通。劉云、

夫冠足以修敬。論語堯曰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

舊有繫寒二字、爲

後人妄加。蓋衣足以掩形、與冠足以修敬對文、不應有繫寒

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刪。

不務其美。論語泰伯篇曰、焉惡衣服。

衣無隔

差之削。

舊作衣不務于隔靴之削、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隔差之削。高誘注隔差、角也。差、邪

爲靴、字之誤也。靴或作皆。淮南齊俗篇、衣不務于奇麗之容、隔皆之制是也。隔靴者、隔差也。隔、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隔差之形、故曰衣不務于隔靴之削。即淮南所云、衣無隔差

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隔蹠智故、曲巧偽詐。隔蹠即隔差、亦即隔靴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鄭風、玼今玼兮。沈重云、玼本或作差。小雅履舞雩雉、說文引作裝裝。月令、掩

節埋爵、呂氏春秋孟春篇爵作體、皆其例也。蘇云、王說是。淮南隔蹠智故之隔字、或作偶。衣邪謂之隔差、人邪謂之偶蹠、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隔差之削、與下句爲儷文。

今步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遂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飢羸之理。

羸舊作羸、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改。孫云、高誘注飢羸之理、謂若馬目龍

相闌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羸讀指端羸文之羸。星衍謂飢方文、羸圖文也。

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紕衣、纒領而王天下者。

孫云、說文紕、縫也。纒、係也。虛云、纒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犯論訓、古有整而纒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篇楊注、引尙書大傳、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

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繞頸也。蘇云、易有孚擊如。馬注擊、連也。連亦係意、與說文合。純一案紕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

其政好生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

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譌也。好生惡殺、節上羨下、言爲政之實。若云其義、便不可通。荀子哀公篇、

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

惟

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

淮南子犯論訓

曰、天下不非其服、同襲其德。

古者嘗有處榷巢窟穴而王天下者。

舊脫而王天下者五字、孫云、榷

太平御覽作榷。明俗从木。初學記、太平御覽、窟穴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

今本脫之。純一今從孫校、據御覽七十六補而王天下者五字、與上文一律。

其政

二字據上

不惡。

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疑脫愛字。淮南子犯論訓曰、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

高誘注、刑措不用也。此與彼義相近。下文天下共歸其仁、以其愛之利之故。

取。淮南子凡論訓作予而不奪、高注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凡論訓曰、法制禮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潔當爲製。純一案聖王之衣冠、資莊嚴而已。服之輕

重便于身。不爲物役。用財之費順于民。賦斂極薄、恐違民心。其不爲棺槨者、以避風也。其不

爲窟穴者、窟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大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下之潤溼。孫云、經淮南作溼。黃云、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

能入也。孫云、及入爲頓。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露霏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尙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景

子甫之是。黃云、木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純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作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爲益敬、侈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

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辭過篇曰、聖王作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阻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爲讎。今君欲儉聖王之

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儻其制。制字譌、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行禦、避風溼、不文不鏤、示民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爲下文窮臺榭之高、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儻其而不厭張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卽承此反展以爲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儻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謝當爲謝、見荀子。古聲器銘、以宣射爲宣榭。

蘇云、蘇說是、說文無謝字。純一案謝正字、謝段音字。墨子七患篇、生時治臺榭。本書臺榭皆作榭。爾雅釋宮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無室曰榭。古非無榭字、說文漏耳。別雅四云、荀子王霸臺榭甚高、注謝與榭同。左傳襄三十一年無觀。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孫云、說文務于刻小池為汗。鑲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讎矣。為舊編而、王云、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讎而言。純一今據。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孫云、體不平安。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

孫云、說文潢、積水池。

其深滅軌

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曲上無西字、其深上有使字。蘇云、滅者、沒也。軌、車轆頭也。言轆頭

沒入水中也。

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

蘇云、立木直木也。

公衣黼黻之衣

孫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

素繡之裳

孫云、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六、作衣繡繡之裳。書鈔繡作綉。

一衣而五采具

焉。采、元刻作彩、孫本作綵。孫云、綵與彩皆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

帶球玉而冠且

且、盧校作具。俞云、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

其小者以為冕纓。純一案俞說是。球、嬰珠之綉、下同。

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自矜兒。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

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

抑首、俯首也。

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

仲父舊作管文仲、孫云、文疑敬字之

壞也。純一案孫說非。據公又曰三字審校、此文本作昔仲父之霸何如、了無疑義。今本父譌文、倒置仲上、後人又增一管字、遂與又曰之義不合。今改。

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

孫云、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今君橫

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

五字不成文、當作一室亦就矣。說文就、高也。从京从尤。言今以龍蛇鳥獸聚於一室、亦甚高矣、何暇言霸。

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二字舊脫、被髮亂首舊作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五字義不可通、疑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盛也。曾侯乙、大

也。言在一室之內、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孫云、壹心一本君之魂魄亡矣言遂失正道、似乎

君之魂魄、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

是以竊襲此服竊、私也。與據款為笑。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裔款、下言夫二子營君

笑、喜弄也。一切經以邪、公何不去二子、此不應獨言據、今校補。

音義二十五引蒼頡。又使夫子及寡人七字文不成義、疑當作乃使夫子賈及寡人。諫上十八

也。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孫云、說文營、惑

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葉又生也。葉從黃校、元刻作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孫云、公為太平御覽作公曰為。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疾視矜

立。此四字、御覽四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孫云、淮南本經

情、高誘注悅、簡易也。孫詒讓云、駟者、驢之借字。說文轡部云、轡合五采鮮

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駟華不可導衆。中悅正與駟華相反。可以導衆其

動作悅順而不逆。悅疑涉上中悅而誤。字本作克。詩可以奉生。奉、養是以下皆灑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容、威儀也。禮記今君之服駟華不可以導衆。舊衍民字、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勞形虧神、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御覽四百五十六、

公曰御覽有寡人受命命、御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御覽有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復于景公曰朝居巖乎。孫云、詩傳巖感巖也。公曰朝居巖。舊

巖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巖、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巖、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巖。純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

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孫云、

瘖、說苑作暗。盧云、說苑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暗、上

多忌諱、齊之謂也。聾瘖非害治國家如何也。舊作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俞云、害下奪治字、家下

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

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瘖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純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晏子親士篇曰、且合升鼓之

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與、音義作鼓。云一本作與、蓋鼓字之誤、鼓亦

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緯。孫云、說苑作緯是。緯形近緯、

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大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脫治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固自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拒

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而不入。孫云、說苑

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為高臺病人

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雜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推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之以罪。文之一例。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

以便乎生。乎、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純一案不以爲奢侈也。禹卑

身謂于民。乎字非衍、當在便字下。今誤倒著以上、校乙。宮室故節于

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爲瑤室玉門。舊無

于民即勤于邦、蓋禹法也。注引有。純一今據補。黃云、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注、作爲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

作爲傾宮靈臺。傾從元刻、孫本作頃。孫云、劉涓子注吳郡賦、汲郡地中古文册書曰、桀築傾

臺。純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爲瑤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引本書作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爲瑤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卑狹者有罪。狹當爲高

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孫云、及于難也。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

民力殫乏矣。殫、盡也。乏字疑衍。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俞云、流

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

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

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公愀然而歎。孫云、愀、愁字異文。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皆一時之事。純一案俞說是、今從之。

世世御覽四百九十二作  
代代，蓋唐人避諱改。

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專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

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為事，然後可承錫祚胤。

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

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仕、貽作誌。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為誌。

今君處佚息，

不勤於正心修身。

逆政害民有

日矣。

例如諫上十六章臨民若寇讎，前第一章藉重而獄多是。

而猶出若言，

蘇云：若猶此也。

不亦甚乎。

甚言其迷惑也。

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

把，握也。執處也。

對曰：服牛死，

孫云：服牛，服牛、服牛、服牛。

夫婦突，

哭、元刻孫本並譌笑。盧云：御

覽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

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已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蘇從盧俞

校。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

蘇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為生原于我有大利也。

欲知把

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

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托齊國。

公曰：然何以易之。

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

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轉、文同一例。

對曰：移之以善政。

唯善政可得民心而

轉移。

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

舊闌作欄。孫云：欄當為闌。玉簫欄、木欄也。力寒切。純一

蓋牛老與車

不勝服也。

服，駕也。

車慮于巨戶，

多藏而不

不勝乘也。衣裘襦袴，

孫云：說文襦、短

衣也。一曰蠶衣。玉簫人朱切。袴當為袴，說文腰衣也。玉簫袴，口護切。亦作袴。

朽弊于藏，

孫云：當為藏。

不勝衣也。醯醢腐，

下文皆四

字句，二實字二虛字，此疑脫一臭字。

不勝沽也。酒醴酸酢，

醉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

不勝飲也。菽粟

鬱積，

不勝食也。

也字舊脫，盧據御覽補。

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

盧云：餒御覽誤，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案御覽似依唐本。蘇云：世作代，民作人，似避太宗諱，故云唐本。

夫藏財而不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疑矢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爲得、苟矢守之、其策爲最下。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

恐民之報怨者、環繞而至矣。其次、昧財之不當守、矢守而不悟、終於委積、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而自

分也。其次、與墨子耕柱篇、其次不君子者語意同。委、積也。進下當有而守。言其次。故君人

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請、求也。延世之體、非操于人、惟在求之于己、正其

章、又十五章、宜參證。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一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于何遭喪。孫云、姓逢名于。遇晏子于途。北堂書鈔九十二、

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抱之曰。蘇云、抱與揖同。荀子論兵篇、拱揖指麾。富國篇云、

其禮。純一案別雅五云、下車抱之、卽揖之也。抱與揖同。王禹

無竹樓記、遠吞山光、平揖紅顏。亦以揖爲抱。是二字固通用。子何以命嬰也。對曰、于

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墉下。墉、元刻孫本並譌牆、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作牆、羣

書治要及書鈔引同。音義作牆、注云當爲墉。詩傳墉、羣

牆也。集韻或作牆、玉篇猶無墉字。王云、墉俗墉字。謂兆在。願請合骨。舊請下衍命字、蘇云、

路寢臺之墉下也。或作牆、非。黃校同。純一並據孫王校正。願請合骨。治要無。純一案書鈔

及御覽五百五十五引並無、今據刪。盧校同。孫云、請與其父合葬也。晏子曰、嘻、難哉。孫云、治要哉作矣。雖然、嬰將爲

子復之。適爲不得。言或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孫云、則有以句。純

之稱。以、如我者儕小人。盧云、文有脫誤。純一案者字當在入下。疑脫如之何句、與上文

猶爲也。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盧云、梱當爲捆、叩板也。王云、格卽輅字。謂輅

導、以推叩之使平易也。然則細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蘇云、王說是。

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慰之。

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

不能葬其母者也。不敢直言君之非、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孫云、見、御覽作白。有逢于

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墻下、

墻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墻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墻下、願請合骨、故晏子如其言以入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墻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墻下、而但謂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墻下。純一今據改。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作悅。曰、自古及今、

自古舊作古之、王云、古之及今、本作自古及今。下文梁丘據亦曰、自古及今、未嘗聞

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虛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蘇云、

上有治字。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然與死人對文、則當言生人、不當言生民也。治要、御覽、並作生人。

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以兩人字對文。純一今據改。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

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虛云、北堂書鈔無。純一案治要御覽並無、今據刪。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廣

為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云、治要安作難。死者離易、不得合

骨。蘇云、治要易作析。豐樂侈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作死生。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君治要作仁人。純一案君字不諫。人

今從治要作仁。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語意不完。存上疑當有國字。與上文非仁君之行也、句法一律。

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同。純一案書鈔同。命之曰蓄憂。蘇云、命、死也、句法一律。

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書鈔有也字。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書鈔無君字。公曰、

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治要改、與上文一律。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

元 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 詩云：治要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風大車之 傳，純一案毛。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途，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墉下。舊脫于字臺字，

此堂書鈔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編籍，改作舖。蘇云：治要亦有臺字，編籍，今並據補正。 解衰去經。衰同縗，喪服也。生

經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縗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比當是斬衰。 布衣膠履。孫云：玉縗履，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意林作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 公守之二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

舊脫，據意林補。 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左右有所白，而君若無聞焉。 晏子入，復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

喜，遽起。御覽無 曰：病猶可為乎。御覽乎下 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

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純一案御覽無

者之宮。開，隔也。 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省作晏子曰：公曰：諾。

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意林作公信之。 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

斂而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吾之爲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爲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棺入斂死者，公大嬰聞之，君正臣從。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

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上七章。二句已見諫。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獨害者

遠。王云：尊害二字，義不可通。尊害當爲道害，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害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譏諛萌通，言從邪者遠也。賢良廢滅，言從善者遠也。劉云：王讀尊爲道，是也。

惟害字不必改作善。道害者，即匡君之失，指陳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致諫之臣言，如祖伊以披黎告紂是也。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

諛繁于閭。王云：閭字義不可通，當是閭字之誤。閭，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于閭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閭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閭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閭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于側，與非備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閭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純一案閭字久妥，疑亦側字之誤。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

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所薄

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辭備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斂，死即畢

以親而愛。送死不失哀，不以送死，而失之過哀。行傷則備己。黃云：傷元刻作篤，諫。純一案

傷生。愛情失之大過，適以我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純一案顧校本元刻有哀字。孝經喪親章：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是故聖王

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差。死即畢斂。舊脫死字，語意不完，從王校補。蓋承上文斂死而言。不以留生事。以字舊

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不以害生事，言不以死人久不棺斂，妨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養，不以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誤。棺槨

衣衾，不以害生養。不以棺槨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奉。哭位處哀，不以害生道。不可過哀以滅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今朽尸以留生、今以朽尸留生、望其復生。

廣愛以傷行、廣行私親之愛、以傷德行。

循哀以害性、循舊為緒、王云、循字

于義無取、當為循字之誤。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途一聲之轉。史記孔子世家、

及孔叢子結屬篇、皆作崇喪途哀。是循哀即途哀也。純一今據止。君之失矣。失、過、謬也。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字涉下文而衍、當刪。

慙入吾國、君不道順而行僻、邪行交于國故。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從邪者通、道害者遠故。崇君之行、邪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害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僂尸、猶陳尸為戮。臭

而不收、謂之陳齒、收、猶斂也。齒、腐肉也。孫云、臭、稟省文。說文、腐、腐也。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遠邪崇正之性。行百姓

之誅、不畏百姓之非、讒而妄行。而內嬖妾于僂齒、同納。此之為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

因夫子而為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說曰字。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突而節之、疑此當有公從之句。而今本脫之、文義不完。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晻晻、孫云、

意林作若日月。詩、晻晻其陰、毛傳如常陰晻晻然。意林作變、文選注作曖、皆俗字。黃云、孫頤谷云、晻晻當依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曖曖。又見座右銘注。小事之成、不

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難廢、其所成就者多、非僅成一二小事者比。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誣君、非正也。賢于小人之是

也、言君子所見者遠大、雖或不是、視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無而字。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覽作臣。我欲

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厚葬之。高大其龍、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無敢問以下語。敢問據之忠與

愛于君者、蘇云、恰要作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共



也。共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共。統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供。

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

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下吾是以對文。

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暮當為露。存、在也。之字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善羣。臣當備君、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於諸侯。故君非一臣所得專也。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喻親於道為孝。且以尊仁安義、為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子矣。妻專其夫，謂之嫉

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刻刻嫉上衍不字、黃云誤。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完、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

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信作義。謂之忠。治要有也字。為子之道，王云、治要之道作

道父、屬下讀。統一案治要為臣為子為妻下、均脫之道二字。當從本書為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本作忠。

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句上有以字。統一案以字衍。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為妻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嫉作妬、句下有也字。今四

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

不可、公處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統一案王說是、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難妻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四封

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為據所獨有之君也。

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揭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留謂之掩、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掩、壅同。無乃甚乎？公曰：

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

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兼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寡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去不

遵行。臣無隱忠。臣有忠節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悅。

###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

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猶事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

反民。詩：微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崇、重也。言輕

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做其罪、故惡不止也。是做爲輕也。般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爲重也。則國

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爲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

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上二十五章。怨聚于百姓，

君位難保而權輕于諸侯。國命可危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

治、宰也。以會朝屬。

### 景公養勇士三二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水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養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開疆、陳氏之

族。純一案後漢書馬融傳注作疆。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作險。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疆蓋誤。古冶子。孫云、姓古名冶。純一案馬融傳作古。注音治、疊與冶通。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水疏、引作趨。趨、引作趨。二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禮。

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

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疑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

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舊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並從王校補。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孫云：中一本作忠。純一案晏子兼愛下篇，意不忘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即以忠為中。

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勅，強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勅敵之人注。無長幼之禮。論語泰伯篇曰：勇而無禮則亂。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孫云：餽即饋皮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純一案類聚作

之段。曰：二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以此速三子之死。何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類聚無何不二字是。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智人也。知計出晏子。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也。夫猶彼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

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獮，再搏乳虎。獮從元刻，孫本作獮。舊脫特字，再上衍而字，從盧校據爾雅疏補

刪。孫云：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體虎而刺獮。高誘注，獸三歲曰獮。古今韻會，研，集韻或作獮，獮則研正字也。後漢書注，作持獮而再搏乳虎。持獮，即搏獮形近之誤。若接之

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與，許也。論語公冶長吾與女弗如也皇疏。無與人同，無許人同也。無，爾雅疏引作毋。下並同。援桃

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二軍者再。仗元刻孫本並同，爾雅疏作杖。無而字。孫云：改。御，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盧校杖作杖。注云舊講伏，改仗亦俗。純一案御，馬融傳注作

擊。上無而字。別雅四云：杖，仗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義

通作仗。按韻書，杖讀上聲，仗讀去聲。說文有杖無仗。倚仗之仗，古固用杖也。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龍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中字舊

黃校據爾雅疏補。孫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括地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破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純一案銜，元刻不誤。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御，譌。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也。孫云：爾雅稱水，潛行為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純一案類聚潛行下有水底二字。逆流百步，

順流九里

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御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

得龜而殺之。左操膠尾。右挈

龜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龜之首也。

也字舊脫。從黃校據爾雅疏補。視之上舊有若治二字。

字、龜云、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龜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為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龜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龜、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本學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純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

類聚子若子逮並倒。

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領而死。

孫云、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劍頭。純一案挈契古通用。別雅四云、魏受禪表、書挈所錄。隸釋云、以挈為契、詩邶風、死

生契鬪。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授神挈。校官碑、蒙僑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治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

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冷獨生之。

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逮。

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

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遠也。說本王氏雜志。詳雜下二十章。

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

宜。元刻如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按二語不可曉。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類聚作又劍頭而死。爾雅疏作古治子亦自殺。

使者復曰。已死矣。

此知鮑桃時、預決其必死也。

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土。禮焉。

孫云、水望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至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墓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

###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

今本說苑同此。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射作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引說苑作酌。

晏子修禮而侍。侍說苑作侍、書鈔引

射者推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待。此知晏子翔習儒家之禮。

公曰：選射之禮。

四字、書鈔引說苑作其言禮。古者以射選有德、射必以禮、故曰選射之禮。

寡

人厭之矣。

厭、書鈔引說苑作嬰。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

得、書鈔引說苑作取。

晏子對曰：君子

無禮，是庶人也。

書鈔引說苑無也字。

庶人無禮，是禽獸也。

言人無貴賤、無禮即是禽獸。諫上二章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

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

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舊無臣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苑補正。然

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

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

禮者，

書鈔引說苑、作禮以治國。

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

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

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書鈔引說苑、作無禮能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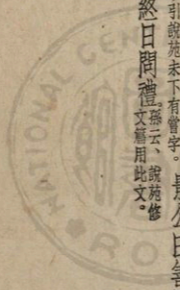
國家。嬰從元刻、說苑同。孫本譌者。嬰未之聞也。

嬰。書鈔引說苑未下有曾字。

景公曰：善。迺飭射。

更席以爲上客。

以晏子爲上客。終日問禮。孫云、說苑修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 一 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墨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

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先民後身仁德周洽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

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後二

中聽任賢者善說中字、任聽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誤作質、此因賢字而誤加具、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質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謀借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質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與懷諫對文、書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純一案王黃說是、今據補正、

能威諸侯中聽則行無偏頗、

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

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

外之不善君不愛民、則邦內無非

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輕視士

不能威諸侯懷諫則虛飾非、

倍仁義而貪名實者蘇云、倍治要作背、

遠禍佞近安有德政、能樹威於諸侯乎、

與背。不能服天下。服天下三字舊脫、從盧校補。禮記表記曰、君子尊仁畏義、駁費輕實。鄭注實、謂財貨也。案君子富而有禮、節於物以自奉、故駁費。恐用之非其道、

義也。惠而能散、周於物以利人、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己、仁也。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駁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皆非要譽。說本呂氏大臨應氏鑿參合之。所以天下服其德也。

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治要無也字。言道在儉於為己勤於為人而已。而公不用。不用晏子之言。晏子

退而窮處。雜上一章、晏子因莊公不用其言、徒行而東啣於海濱。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

國罷民害。罷、治要作疲。言國力盡乏。民命殘傷。期年、百姓大亂。不堪其善故。而身及崔氏禍。禍上疑當有之字。君

子曰、盡忠不豫交。孫云、遇事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雜上一章云、君子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晏子可

謂廉矣。句首舊衍其字、從王校刪。

###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俞云、按合與給通。說文

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以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養欲而意驕。養、長也。

得合而欲多者危。貪得無厭、必有拒其貪者、抗兵以相加、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欲無窮而耽染。意安遲而放恣。有知易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之凶象。說詳易繫辭下、及襄二十四年左傳。今君任勇力之士、孫云、任左傳作恃。以伐明主。明、古盟字。孫云、左傳作盟。

若不濟國之福也。易繫辭下曰、小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微倖之功、禍機伏焉。公作

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王校作藜藿、云藜藿當為藜藿。藜、微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藜則非其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多誤作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外上篇堂上生藜藿、誤與此同。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子孟門。孫云、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

魏、故與荆棘並言。若藜則非其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多誤作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外上篇堂上生藜藿、誤與此同。門外生

汲郡。非地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孟門、晉監道。太行、在河內郡北。蘇云、左傳作入孟門、登太行。茲于兌。王云、兌讀為隄。

也。且、子餘反。此言鬻自伐魯、隄聲、入且于之隄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隄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薨自伐魯。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

載甲、夜入且于之隄。隄聲聲相近、或為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隄、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注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

崔氏之亂。亂舊作期、從孫校據左傳。逐羣公子。各本脫字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及慶氏

亡。孫云、比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殿其鄰六十五云云。純一案慶氏亡見雜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

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見戴者和。蘇云、見疑民、此承上言之。純一案見戴於民、

作民。見戴者和、謂魯伯禽之治存焉。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故不可攻。此屬

上下一心、不可侮也。伯禽之治存焉。魯頌閟宮、史記魯世家記其事。故不可攻。此屬

攻之。攻義者不祥。虛天理、拂人危安者必困。人安耕織、我與師以危之。百姓

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德足以安近懷遠、國無內憂。國安民

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如湯放桀、武彘紂、皆以義師伐罪救民耳。今君好酒而辟。此句與厚藉斂而急使

德無以安國。厚藉斂而急使令。舊脫而字、據上句增。政無以和民。舊脫政字、上

對言、今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

和之國。背於治國交。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蘇云、君之二字、似不當有、

字耳。標題亦祇作待其亂、無君之二字是其難。純一案蘇說是。民離其君。舊作其君離三字、王云、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



字耳。第一案王說

是、今據補乙。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

孟子梁惠王篇曰、仁者

無敵

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執不單食壺漿以迎。

公曰、善、遂不弔伐魯。

###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孫云、萊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萊國今東萊黃縣。

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

萊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吾

欲行賞于從祿之役者、今本脫之、語意不完。

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

舊脫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

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

益臣之祿、以民力

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

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

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

臣下利其實。實、謂財貨也。利其實、如益祿益利是。故用智者不

偷業。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

用力者不傷苦。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

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之善用兵者、使衆皆樂爲所用。

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

凡從役者皆受賞。是上獨

擅名、利下流也。獨、單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專有者、獨勝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

###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內輕百姓。輕者、重之反。鄙夷也。非暴君執政輕百姓。管子小匡篇曰、

寬政役、暢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

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

從讀若變。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暴斂於百姓。

不說、百姓不親。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

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

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見理真故。

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卒不得容

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祇擊小二字足以了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讒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嬖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

薄身厚民

此文亦見後十一章，蓋晏子之主情。薄身，自養薄而德儉。厚民，愛利兼施。故聚斂之人無所容其足。

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

孫云，耗今本作耗，非。純一案不觸師侵大國，以掠其地。不逞強凌小國，以耗其民。是爲公正之行。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

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疆。

內歸之若流水。

易堯文言曰，君子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

疑本作故讒諂之徒繁。

與故聚斂之人行對文。今本之字倒著徒下，又衍羣字卒字，文不成義。今厚身養薄視民，上文躬身厚民，此文反之。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當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

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

凡師行無鐘鼓曰侵。侵，犯也。襲取也。耗小國之民，耗，滅也。損也。耗小國之民，如墨子非攻下篇曰，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之類是。

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疆。

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不相容故。百姓不與。

親也。

繫辭傳曰，民不與。純一今據正。公曰，然則何若？對曰，對從元刻。明本作微，孫本同。供云，說文，微請

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

墨子魯問篇曰，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義同。

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

輕罪，省刑罰也。省功，減力役也。以是謝罪于百姓。其可乎？

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

交鄰有道故。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

下在字，舊錯置下文不爲與下，今從孫王校移此。孫云，爲人則得，爲己則失也。純一案爲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爲己，人道也。別

卷二

內篇問上第三

七

一

也。私也。故為人者重自為者輕。

墨子經說上曰、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盡心上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胥此道也。

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性。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蔽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攝盡。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釋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為教者。景

公自為、而百姓不與。

舊作而小國不為與在、在字已依孫王校修前。為字衍、從王校刪。小國二字、當為百姓之誤。上文皆百姓與諸侯對言。此不應獨作小國。

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

為人而諸侯為役。

有我之見存而自為、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與我。無我之見而為人、則消除諸侯之我見。

甘心聽命。此至聖所以無我也。管子形勢篇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蓋無我有我之辯、利害懸絕。

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

矣。黃云、行蓋得之剽文。上云而失在為己、與此相反。為己則失、反己則得也。純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強恕以求仁也。

故晏子知道矣。晏子

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性道矣。

###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

孫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

作可以霸諸侯乎。純一案以干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

晏子對曰、若上舊衍作色二字、從

王校刪。意林作晏子曰、孔叢作對曰、並無作色二字。

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

孫云、數、孔叢作聽、不肯聽、孔叢作聽、不肯聽、孔叢作

未肯然。

臣聞仲尼

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叢刪。孫云、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

居處惰倦

孫云、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謬。孔叢作勤惰。純

一案意林作

廉隅不正。孫云、孔叢作修。

則季次

原憲侍

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曾仕。家語作公皙克。孔叢作季餘。

氣鬱而疾。意林無此四字。

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

意林無卜

商二。德不盛行不厚。孫云、厚孔叢作勤。純

則顏回騫雍侍。

孫云、孔叢作顏闕冉雍侍。闕損、字子騫。純一案意林

無騫雍二字。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

兵、孔叢作立。

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

者衆矣。

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實即限段音字。暨當爲險。說文險、從高下也。險從高險也。純一案此文不順而義充援。孔叢作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刪訂。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孫云、孔叢作未能以聞者。純一案魏策。一曰、不捨能士之流。能士之僮有微。

臣故曰官未具也。

孫云、孔叢作備。意林作今君未

有能侍、故未具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

王云、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

可

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純一案說苑同。

然後其政可善。

說苑作國具官、而後政可善。

公作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

何元刻作可、古風。治要、說苑、具下並有乎字。此說、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

下文。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

治要無此七字。

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

說苑無吾字。孫云、惰說苑

作墮。蘇云、

辭令不給、則隰朋暉侍。

孫云、隰朋諶成子、莊公會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齊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奚

姓。暉、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莊公、成公子名暉。或作曠。非暉公子名光者。

左右多過。

蘇云、治

獄讞不中。

獄讞、說苑作刑罰。孫云、讞當

則弦甯暉侍。

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同、新序作弦等。說已見前。黃云、盧云、甯與寧

則甯戚暉侍。軍吏急、戎士偷。

蘇云、治要吏作士。急作惰。偷作肆。

則王子成甫暉侍。

孫云、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甯作父。蘇云、治要成作城。

居處佚急。

佚急、說苑作肆縱。蘇云、治要佚作逸。

左右懾畏、繁乎樂、省

乎治。

此六字、說苑治要並無。

則東郭牙暉侍。

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

立以爲大理。登降禮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復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

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純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諱。甯武、武當爲戚之諱。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

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馬。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理。

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信作意、微作息。則

管子暝侍。孫云管、說苑作曉、暝。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

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屆也。不逆、莫不服從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言極順利也。是故諸

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鮑一案傳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祚。杜注胙、祭肉、尊之比二

王。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者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說苑補。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王云、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

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為公曰以低其德。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

晏子對以官未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

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未具。前

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齊雍。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寧

寧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為一

篇。則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賈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致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又云今

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未具。問下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

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舉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

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子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

云、治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為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又齊國。爾雅釋詁又、治也。能遂武功

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為文德。行遠在暴、勞者不疾。是為武功。糾合兄弟。蘇云、謂兄弟之國。撫存冀州。

冀舊爲盟、王云、盟州二字、義不可通。盟當爲冀。王肅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爲冀。傳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懼憂也。今本作盟州者、冀誠爲盟、又疑爲盟耳。地一今據改。吳越受令、荆楚懼憂。王云、借者、閱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爲匹夫而不懼。高注曰、晉讀憂閱之閱。故曰荆楚懼憂。莫

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

孫云、國德、州憂德力、各爲韻。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可以寄百里之命。義同。夫子

以佐佐寡人。孫云、佐佐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彭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繼管子之業、猶書說命下曰、罔

俾阿衡尊矣。有商意。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也。府一案詳小

臣治偏細民。治理所及、不遺一小民。例如管子問篇曰、問土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僱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云云是。貴

不凌賤、富不做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章、孫云、賢民貧爲韻。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純一案元刻誤。

章曰、齊命而不遺罷。不佞不吐惠。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俞舉事不私。不私、則事

無不聽獄不阿。人心以正。風俗以醇。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無餘。無餘、則寡無飢

色。鶴從元刻、孫本作饒非。文王不以飲食之辟。劉云、辟字當作癖。癖之謂言好也。下文則

當作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識。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薄身厚節取于民、而曾

施之。指上登府無藏、倉無粟。藏、富於民。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

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諸侯尊爲霸主、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又國家內政第一大戒。無以嗜

欲怨諸侯。嗜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構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

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遂武功。

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

諛上二十

人使遠，讒人反昌。問下三章、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可互證。

使民若不勝

勞民之力甚矣，猶若不足以供驅使。

藉斂若不得

害民之財多矣，猶

得然。

厚取于民而薄其施

菽粟朽于府內，思偏不出宮中。

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

反乎交鄰之道。

君不君、臣不臣。

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

孫云、菽當為求。

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

而政刑無常

孟子禮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

景公問甚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甚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甚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

黃云、凌本作之觀、與此異。純一案也字衍、當刪。

甚之

細人

細人、小民。對土言。

變而不化

變易常經、不遷於善。

貪而好假

說文假、非真也。高勇

而不用也。

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

士、舉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持武力、率爾逞忿。性皆急遽、不能持久。

是以上不能養其

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儉仁愛之德、培養士民。

下不能事其上

在下者、不能本薄身厚。民之道、以事其上。

上下不能相收

報國之心、故不能互收其利益。

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

觀之、各本讓倒。從盧校。據上文乙。也字當刪。

甚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

好義、則虧人自利者必不為。克己利人者必為之。與甚之士民異趣矣。

之妥妥也

孫云、妥妥為綏。爾雅稱詒、綏、安也。純一案曲禮下、大夫則綏之。釋文、綏讀曰妥妥、言士民莫不安居樂業也。

奄然寡聞

孫云、奄然、闇然。純一案此。喻魯民不安動、不安聽。

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

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

管子五輔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房注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可為此之說明。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

語意不明，其下疑脫失字。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

侯。孫云、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社稷往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俞云、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卽出其邦城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

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魯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鄒滕雖弱小、而能近

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爲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純一）案殷當作晉、以福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

小之事大。

舊小大互錯、從王俞校乙。弱之事疆、

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

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

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純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按。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福小國而不

服于鄰、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僑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福遠望晉。小、俞云、孫疑變小卽福小是也。變福音近、

故段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比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後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

所望者晉。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

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甚乎。

孫云、魯後并于楚。甚滅于楚。

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公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

解詳問下。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

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

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夫

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

自來先以利施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蓋寡。難謂爲君難。理國政、禦外侮、甚不易也。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爲君之道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章又十

五章。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于字。孫云、韓非說苑、均無治字、非治國何患。

晏子對曰：說苑作管仲對曰、治要祇作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

木而塗之。孫云、韓非束作樹。塗當為塗。說文、鼠因往託焉。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

社鼠出竊於外。行塗也。黃云、韓非見外傳說上。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

敗、治要作壞。韓非作燻之則恐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韓非作此社

夫國亦有社鼠。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人主左右是也。類聚作人君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誅之則為亂。孫云、韓非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宋字舊脫、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

器甚潔清。孫云、潔當爲絮。清、澗省文。

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懸織甚高。

而酒酸不售。韓詩外傳作熱。

至酒酸而不售。問之里人其故也。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問里人。

里人曰、公之狗猛也。史記、括母問耆其故。文與此同。

狗猛之

舊例、從說苑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

人挈器而入。

孫云、說文挈、懸持也。韓詩外傳作持。

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孫云、案外傳迎上有輒字。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

擊書治要脫是字。

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苑治要俱作明。

而用事者迎而齧之。

孫云、說文齧、齧也。韓詩外傳作齧。

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

孫云、左右下韓詩外傳有者字是。

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孫云、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

政理篇、用此文。王云、元刻注文同沈本。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爲無患、以牽合晏子。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黃云、韓子作則術不行矣。純一案王說是、當據以訂正。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旨略同。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孫寡人意氣衰、身病甚。

蘇云、治要作身甚病。

今吾欲具

圭璧犧牲、

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譌璋。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士者祈禱皆用圭璧、無用璋者。金勝曰、植璧秉圭、乃告太王季文王。大雅雲漢曰、

圭璧既卒、寧莫我覯。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繼牲珪、

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純一今據正。案日本治要圭作珪。令祝宗薦

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于福乎。

祀舊譌禮、治要校本禮疑祀、今據正。蘇校同。孟子曰、務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于上帝、左矣。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

政必均平、德同於民。

行必至公、

誠通於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

孫云、一本脫以字、非。純一案此文疑本作不敢大斬伐以偏山林九字句。無字、蓋

後人謂與下文以偏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相反者，在無不敢二字也。無與不敢義複，當刪。節飲食，無多畋漁。無當作不敢。與上文一律。以無

偏川澤。無字當刪。詳上。蘇云、治要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

同。此一案禮記禮器曰、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今君政反乎民。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納、猶致也。爾雅釋詁云、祿、

得。背於神明之德矣。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獄多、反乎民心。百姓疾怨、自為祈

明之德矣。是以神民俱怨。神民舊倒、今據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其戕賊而竭。司過薦

罪。蘇云、治要作薦至、疑誤。此一案治要校文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言祝宗與司過相反、

於民不致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

之獻。節飲食、斬伐者以時。斧斤以時入山林。畋漁者有數。植物命以厚生。居處飲食，節之勿羨。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此一案祝宗言故鄰國忌之。忌、禪也。

諸侯不敢加兵於齊。百姓親之。民懷其德。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晏子對

曰：薄于身而厚于民。前五章作薄身厚民。薄身、自為者輕。儉也。厚民、為人者重。勤也。

無不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然。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範所謂費用八政之類是。所以厚民生也。所以正民德也。不以

威天下。

蘇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純一案不向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史佚、人不祥之詞。見傳十五年左傳。即墨家非攻之條。

其取財也、權有無、均

貧富。

取財於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禮、平也。於陵子貧居篇曰、鈞天地之有。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

不以養嗜欲。

者、伐性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禮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故嗜欲宜節、不可養而長之。此墨家所以向儉也。

誅不避

貴。

貴者違法必誅之。

賞不遺賤。

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

恐以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且廢君子之聽治、與踐人之從事。蓋墨大禹謨罔淫于樂之教、即墨家非樂之本。

不遁于哀。

循讀爲循。凡字从彳又从辵者、皆得相通。墨子非儒篇、宗（讀崇）喪循哀可證。蓋恐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鹽鐵論論誅引墨子語）故。此墨家節葬之條。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

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肆相教誨。蓋以先覺覺後覺。倘天下有一未覺之人、即是導民之智有未盡。夫何自伐之有。昔大禹克勤于邦、不自

備假。乃墨家

不伐之宗風。

勞力事民而不責焉。

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見呂覽淮南國策注。謂盡智以導民、而不自矜伐。勞力以

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爲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等

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純一案王訓事爲治、以責爲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

歲事之誤、是也。今從之。下章曰、事因於民者必成。又曰國有義勞、民有加利。是知勞力事民、

如盡力溝洫之類。即大禹形勞天下之情。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

勞人。莊子天下篇、謂墨者以自苦爲極。而備世之愈。荀子富國篇、謂墨子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

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

兼愛之至理以爲言。

墨子固墨家先進也。

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

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

爲名。

舊行上爲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去聲）與教尙相愛二句對文。後人誤以故下不以相害爲一句、行（平聲）教尙相愛爲一句、故民不以

相惡爲一句、遂移爲字於政尙相利之上。而以爲政尙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尙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又失其句。而下文爲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尙相

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純一案王說是。刑罰中于禮。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廢置今據正。此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情。順于民。置舊譌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蘇云、不華、即下第二十章所謂諫乎前不華乎外意。純一案鹽鐵論論誅誹篇、晏子有言、不肖者

處下而不怨。

不肖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

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

蘇云、治要無

此二句。純一案社稷之中句。蓋後人所加、當刪。

一意同欲。

此墨家向同之信。

若夫私家之政。

蘇云、治要無此句。純一案墨子向同下篇曰、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

生有厚利。死有遺教。

舊說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治要補。謂盛德之君、生有厚利

被於當時。死有遺教垂於後世。

此盛君之行也。

舊衍公不圖晏子曰六字、從王校刪。蘇云、此下治要無。

正疑心之詞。

更心與更容對文。標題亦當作更心。

聞道者更容。

更容謂當處然起敬。

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

窮民財力以

悖故商旅絕。

買當爲買之譌、賈與價同。悖、亂也。後漢黃昌傳注。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

玩好充故家貨殫。

玩好之物充斥

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言習尙奢極、害民生也。

積邪在于上。

辟邪之人皆及執政。

蓄怨藏于民。

百姓疾怨積藏於心。

欲備于側。

問下三章曰、左爲信。右爲優。讓人在前。諛人在後。

毀非滿于國。

諫上十二章曰、一國詎。孫云、側國爲韻。

而公不圖。

圖、計也。王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賈下。蘇云、不豫、謂不誑也。言

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效篇云、魯之彌牛馬者不豫賈。義並同。

宮室不飾。業土不成。

不待土工之成而罷。

止役輕稅。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斂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

羣書治要、無晏子二字。有。公曰、其術

如何？治要作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

義則無不事因于民者必成。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公

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

繫、縛也。上下無所靡。

盧云、元刻靡。純一案靡亦作靡。荀子正論篇、藉靡舌

也。與靡義同。其聲不悖。

名正其實不逆。

謀于上不違天。

大公至正謀于下不違民。

供贖曰、謀及庶人、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以此謀者必得矣。

黃云、元刻謀作謀。純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可相發明。

事

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

孫本作大小。

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勞俱為義、

不同安勞。故曰義勞。勞與利對文、言國難勞而民利也。純一案秉國者以為民勤勞為正義。

民有加利。

加舊為如、王云、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

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蔽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國

者典厥義。為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厚。民無不樂助者。宜其舉事速成矣。

夫逃義而謀。

舊義為人、從王校正。謀作謀。從黃校據本改。

雖成不安。

謀外乎義。傲民舉事。雖成不榮。

事不敬重民意者。雖成徒增疾怨耳。

故臣聞義。謀之灋也。

也。元刻作者、孫本請

以。今從王顧校正。謀律于義、斯平正矣。

民事之本也。

凡事以愛民。利民為本。

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

舊反請及、倍者、孫本請

及義而謀。倍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謀之法。民為事之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倍民舉事。雖成不榮。

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不字、王云、不字乃後

人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加不字、以牽合上文耳。蘇云、元刻是。治要正無不字。純一案存上當有能字、語氣較完足。

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于義。

元刻作謀、王云、度其義本作為于義。度、待洛反、度之言宅也。辭環注漢書韋元成

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居也。大雅縣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謂非居於義之謂。

事必因于民。

三代之與、非

且與上下文不合矣。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及其衰也。建謀反義。

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

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純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

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蘇云、當

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

黃云、元刻危作已、劍文。

對曰、上君全善。

最上者無不

要。

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

要。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

其次出入焉。

次焉者、時善時不善。

其次結邪而羞問。

又其次、即最下者。無善可言。習慣邪僻、如結不可解。且謬以問善為可羞。

全

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

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制焉。

時問之君。

元刻如此、孫本說之君二字、時

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

雖日危尚可以沒身。因時問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日羞陷於危、此身或尚可以壽終。

問之君不能保其身。

賁盈不善、又羞問善。桀紂之惡、不能過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 景公問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

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

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

國事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二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忘。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

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

君舊為若、從盧校正。與翁親也。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庸猶何也。証也。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

賢不見用、等於庸棄。証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

不以此為事。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

孫云、觀其交游也。純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

孔子於衛主顏離由。不主雍疽。子華子序、記子華子不應簡子之聘。去晉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

說之以其行。

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之道。晏子對曰：舉之以語。

考之以事。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

句首舊衍君字。從蘇校刪。言取人重實行、華於言者無用也。無以毀譽非議定其

身。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善曲高者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簞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

如此則

不為行以揚聲。俞云、古為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定十一年傳、子為不知。釋文並云、為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

不

掩欲以榮君。

王引之云、榮讀為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為慶繁、以自掩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說佞人之事君曰、以僞庸求上采聽、而幸

以求進。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故通則視其所舉。蘇云、治要無故字、上有晏子對曰句。說見經義述聞、不可樂以祿下。純一案治要省去上文故爾。通則視其所

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選賢進能。諸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又如襄公二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讎解狐、不為詬。舉其子午、不為比。舉其偏伯華、不為黨。夫唯爭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為。問下廿四章曰、貧窮不易行。論語

則視其所不取。舊作富則視其所不取、王云、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

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諫下十九章曰、藏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費相分。但視其所分予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亦可知其操守。墨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

夫士士難進而易退也。背祿鄉義故。治要脫士字。

其次、易進而易退也。鄉祿亦不背義故。而字舊。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祿故。蘇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位有序故為上士。亂故為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務事也。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

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儉。若有餘財、盡以眷念於民而施之。則身尊而民安。身舊譌

正。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為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無虧於職守而有過分之行。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

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厲民自畜而假託為

利民。正與上文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辟邪阿。遠公正而託之不順。輕蔑有德。

順君所為。君行此二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黃云、進元刻作寸、諫。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

危。亦對文。求進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為義。求多亦句絕。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



險乎職業之外，防遏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以私肥。正與上文為臣忠信而無險職業相反。

從君不陳過而求親。

王云、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

人臣行此二者則廢。

臣對君言、人字疑衍。

故明君不以邪觀民。

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不以

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

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注觀訓示。

守則而不虧。

孫云、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純一案則疑財之形譎、財上又脫民字。此文本作守民財

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斂而託之為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

立儀儀而不犯。

孫云、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純一案此言立法以為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猶詩抑籥云、攸慎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為儀、所以保羣屬治。遵行不犯、罔敢擾羣害治也。

羣害治也。

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

不以上舊衍而字、從王校據後第十八章刪。

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于上。

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

故察士不比周而進。

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

不為苟而求。

知苟求多利、是取敗之道。

言無陰陽。

信。黃云、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

行無內外。

起。順則進。否則退。

進退一準于道。

不與上行邪。

德操真固而不求親。此三句、亦見後二十章。

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明察之士、有足以自榮者。故人不得

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進不失志。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蘇云、義當為義、蓋段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翟本義作議、是義讓同字之證。

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讓之讓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讓耳也。(猶云、未足與讓)不然、(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讓、謂讓政治大道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然一

案齊策四、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讓。吳會拱云、讓與義通。蘇讀義為讓、是也。但尚有欠審處。此文疑本作寡人持不仁、其無足讓耳。今本特別為持。讓氣為義。足語也、又倒著耳下。故文義不順。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蘇云、讓同。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

若、猶此也。指北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

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鹿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

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鹿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

且不學者也。

學上不字舊脫，從王校補。

盧云、龍直當與蠡相同。上倉胡切。下才古切。猶齒非也。詳見余札記。王云、當作縵密不能、澆直不學者也。龍直與蠡相同。

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縵密猶縵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事既不能、龍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諳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

者。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

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通、蠡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通、蠡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龍直不學也。以

是明之。蘇云、王說是。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

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純一案說文卑、

賤也。輕之詞。善人不能感、惡人不能疏者危。

感、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也。每無由修。惡日益長。故危。

**交游朋友、**

舊衍從字、從王校刪。

**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

既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者、不能說而服之。終必窮而不達也。

**事君**

**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

孫云、一本作餒、非。純一案要、求也。言尊位不可得、又不肯居卑。無利可要、餒而已矣。

**修道**

**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

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向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立小義者、不能附而和之。必狃于蠡回、自取滅亡。

**此**

**足以觀存亡矣。**

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本有亡無存、疑變密不能上有脫簡。以本書文例求之、皆反其說可知也。此與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

###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

中、正也。衣冠正斯瞻

視。所言不義、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

**身行不順。**

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行舊作行己、王云、行己本作身行。

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全文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簪己、身也。下文身行順、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

行不順。純

**治事不公、不敢以益衆。**

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忠於國、斯可益衆耳。

**衣冠無不中。**

蘇云、治要無無不二字、下同。

故朝無奇僻之服。奇僻之服，如諫下十二章飾履以金玉是。孫云、僻，一本作辟。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

上下相見，身行順治事，故國無阿黨之義。問上五章云、辟邪阿黨。二者君子之常行也。舊

下有者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即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惟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政。志經報國章曰、賢者

國之幹。墨子尚賢中篇曰：任之以事，斷予之命。其行愛民。門重保民。兼愛無遺。其取下節。藏富于民。

其自養儉。節。在上不犯下。同取侮。在治不傲窮。無告。不廢困窮。從邪害民者

有罪。罪從邪說。熾亂者。進善舉過者有賞。獎進善言敢直諫者。其政刻上而鏡下。微于有位。撫下以寬。赦過而

救窮。宥過無大。惠鮮饑寒。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賞必當賢。不以私喜嗔。罰必當罪。不以私怒嗔。問下八章、喜樂無羨賞。

不從欲以勞民。蘇云、從讀為縱。純一案書大禹。不修怒而危國。不修怒以陵人、而危及

國本。傳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比二句、已見前七章。上無私義。義必

于天，下無竊權。稱不下。上無朽蠹之藏。厚施。下無凍餒之民。人給家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故

治之。同善惡司、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善。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墨子天志下篇曰、諸侯不得恣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

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惡。下章云、下以相親為義。賢君之治國若此。

###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蘇

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養民不苛。民以而防之以刑辟。止惡禁先之。如禮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必務于上、不務于上、義不可通。不務當作必務、此涉上下文語不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純一案

王說是。今據正。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保民之富。不事侵削。立于儀灋。

不犯之以邪。前十四章曰、立法儀而不犯。義同。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文已見前。十四章故下從其教

也。從上舊衍之勸二字、從蘇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無上六句。稱事以任民。稱、度也。羣也。中聽以禁邪。俞云、聽謂聽訟也。古

謂聽訟為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聽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于尚書矣。不窮之以

勞。黃云、謂稱事。窮、窮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虛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

罰。純一今據正。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逆、反也。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

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前十一章云、四時之內、粒食之民、一意同欲。大旨同。上以愛

民為灋。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愛民相親上、舊並脫以字。違、違也。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正。此明王

之教民也。舊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云、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君治國若何之問。本章此明王之教民也、亦正對明王教民何若之問。今本作此明王教

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純一今據改。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說苑作齊侯問于晏子曰。盧云、論衡定賢篇作齊魯問。詹疑侯字誤。但下作詹曰又似非誤。忠臣之事。君何若。舊君

也字。盧云、論衡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要無也字。純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一亦無也字、今並據刪。

晏子對曰。黃云、對元刻作敬。有難不

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八九

死。出亡不送。

北堂書鈔二十九引

公不說曰。

盧云、論衡但作詹曰、無齊字。

君裂地而封之。

盧云、論衡說苑俱無君字。裂論衡作

列。蘇云治要封作富。純一案論衡封作乎。

疏爵而貴之。

蘇云、史記懸布傳云、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文與此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案

尚書武城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爵與裂地對文、故疏可訓分。純一案文選屬給事誅曰、疏爵紀庸。

君有難不死。

蘇云、治要無君字。

出亡不送。

其說何也。

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本作其說何也。下文晏子對詞、正申明不死不送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本作可謂忠乎者、後人依說苑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今據改。

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

蘇云、治要作何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

蘇云、治要作何、下同。

純一案論衡作奚。

謀而見從。

治要說苑同。盧云、謀論衡御覽說苑俱作何。

終身不亡。

亡舊作出。治要御覽同。今從盧校、據論

臣奚送焉。

臣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囁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囁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囁之不死亡也。

說苑作死。或孫所見本異。

若言不見用。

見字舊脫、從盧校據論衡說苑補。下同。

有難而死之。

孫云、死說苑作使。純一案

是妄死也。

晏子所以不死莊公之難。

謀而不見從。

盧云、謀、論衡說苑俱作謀。

出亡

而送之、是詐僞也。

本無同情之感故。僞論衡作爲、古通用。

故忠臣也者。

治要無故字。盧云、論衡說苑俱無也字。

能納善于

君。

不能與君陷于難。

盧云、君論衡無。蘇云、治要有者也。論衡進。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不諱也。蘇云、

前十三章、言魯爲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治要無此二句。

不私乎內者、不黨父兄、不偏富貴。

稱身就位。

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稱身居位、不爲苟進。論語季氏篇、陳力就列。

不愛顏色也。見墨子尚賢中篇。

計能受祿。

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

計能受祿。

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下文受祿不過其量、即其證。羣書治要、正作計能

受祿。純

一今據正。 睹賢不居其上。

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晉語九、少室周力弗勝牛談而讓右。

受祿

不過其量。

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為苟得。管子重令篇曰、受祿不備其功。義同。

不權居以爲行。

王云、權居二字、義不可通。居當爲君、字之

讓也。權、稱也。言忠臣之行、(去聲)必律于道。不稱君以爲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爲行。俞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汗、不稱位以爲忠。不以位卑、不務成人

揚人之善。不刻下以諛上。

待下寬。

君在不事太子。

心一於君、不貳於僞。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

藉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治要無也字、此二句、已見前十四章。

國危不交諸侯。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

以字據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

以飾身。身無實行。明以空言以君自飾。 僞言無欲以說人。私欲熾盛。僞言無欲、冀以悅人。傳聞於君。孫云、身人爲韻。 嚴其交以

見其愛。嚴、倉也。尊其與君相 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微、隱之也。伺聞也。偶、合也。適合上之所欲、以要寵眷。

唐韻正四十五厚韻、元 而陰爲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君寵 內重

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誣、欺也。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僞廉。 居心卑汗以事左

公正。冀以 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 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僞取廉名。 辭任以求重。辭不勝之任、求重要之職。 工乎取。善取人所不能取。 鄙乎予。惜財如命。 歡乎新。慢乎

故。假託變法、便於私營。問下二十章云、新始好利。義 恡乎財。孫云、恡當爲吝。 薄乎施。財溼積而不樂施。

同。孫云、予故爲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去聲引此。 趨利若不及。恐落人 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

觀貧窮若不識。鄰族戚友、雖極貧窮、視之若不相識。 趨利若不及。恐落人 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

以自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餐。羨舊為義，俞云、豐義二字、竝不可。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

豐羨猶豐饒矣。純一今據改。而聲矜恤之義。本無矜恤之心、貪得矜恤之名。非譽乎情。疑本作非譽徇乎情。今脫徇字、文不成義。非、誹同。

情、私意也。徇乎情、謂不當理也。而言不行身。口言之而身不行。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論人之短長。不自愧。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墨子小取篇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侮人反之。其

言疆梁而信。出言乘戾、終任意氣而不屈。其進敏遜而順。其干進也、敏捷謙遜而順。利。孫云、信順為韻。此侮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明君洞知其姦、必誅之。愚君之所信也。愚君不察其姦、深信之。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情略同。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

如諫下八章春夏遊獵與役之類。從政逆鬼神。鬼神無私。從政私、故逆。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要作單、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殫盡。四

時易序。如禮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則除氣大勝之類是。蓋人心不正、慮召咎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祇故。道忠者

不聽。道、言也。不聽忠言、以逆耳故。薦善者不行。薦、進也。諛過者有資。蘇云、治要齊作賞。純一案齊賞義同。救失者

有罪。罪及忠良。故聖人伏匿隱處。蓋世无問。不于長上。簪修德業。潔身守道。蘇云、治要不潔作靜。不

與世陷乎邪。乎、治要作于。不合行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貞廉。蘇云、

治要瘁作被。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說公曰二字、問答之界劃不清。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對

曰、治要作晏。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平民。百姓

樂其政。舊作藉斂和平百姓樂及其政、脫一民字、衍一及字、文義參差不協。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訂正。藉斂和平民、與上舉事調乎天對。百姓樂其政與下遠者懷其德對。遠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後可互明。

四時不失序。

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類。

風雨不降虐。

虛從元刻。治要同。孫本爲雪。書供範、曰聖、時風若。曰肅、時雨若。是風雨不降虐之休徵。

天明象而致贊。

舊脫致字、王

云、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舉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虛。日月取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天明象而致贊。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

地長育

治要作育長。

而具物。

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可互證。

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

靡、盡也。書微子之命曰、肅恭神人。上帝時歆。下民祗協。義

可互證。

治無怨業。王云、怨讀爲蘊。劉云、怨與菀同。純一案集韻、菀與蘊同。義同。

居無廢民。

無游惰者。

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

王云、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

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

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純一案此文疑本作用古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

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後晏子對曰嬰聞之以暴和民

者危以暴和民、義不可通。和疑爲臨、字之誤也。後二十九章、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

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可相發明。

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若要利、則不純矣。

滅暴不以順紂。崇侯之暴。

干、犯也。史記殷本紀、紂怒殺九侯女、

而臨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牒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侯。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於爰而禮梅伯之醢。孫云、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里。文王貌受以告諸侯。純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高注構、謀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兩其俱指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禮。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為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為據。純一案俞說是。而任之以一

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有也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蘇云、治要有也字。

焉字。純一案不可責偏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偏成、本作不可責其偏成。此文唐初已誤。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書君陳篇曰、無求備于一。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治、非。句下有矣字。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純一案贍、說文新附、給也。小爾雅廣言、足也。故明王之任人。諸諛不邇乎左右。

邇、近。阿黨不治乎本朝。無阿黨之私。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呂氏春秋

舉難濟。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衝人也。衝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扞、有所失也。隕與扞聲相近。其常行

也。孫云、說文扞、有所失也。隕與扞聲相近。

也。隕與扞聲相近。

也。隕與扞聲相近。

也。隕與扞聲相近。

也。隕與扞聲相近。

何如。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國貧而好大。自楚亡耳。智薄而好專。魯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

勢成孤立。大臣無禮焉。舉國論隨。蘇云、治要無此二句。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慢忽之謂簡。

蘇云、治要玩作輕。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辯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爲智。刻民

以爲忠。舊說智刻民以爲五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流洎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三代暴王。內虐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同。

好兵而忘民。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誅罪嚴厲。慶賞無聞。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難婁上曰、安其危而利其誦。樂其所以亡者。義同。德薄不足以懷人。政刻不足以惠民。

蘇云、治要惠作匡。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墨子尚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

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說、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逃字。下篇有。王云、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明了。不必定加逃字。諒上篇(十六章)亦云、今君臨民若寇讎。下篇(問下十七章)直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

###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效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據法救其

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邇臣對文。無多責、持大體而已。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其指臣言、無信讒人傷其心。信從元刻。孫本作親。人當為言、讒言

而下同。無信讒言疑忠者為不忠。

家不外求

而足。

家上疑脫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發當足以贖其家、使不待外求於其盡職之心。

事君不因人而進。

管子四稱第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實事

左右。君知則任、不知則已。

則臣和矣。儉于藉斂。

節。節于貨財。用。

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

勞。百官節適。官無尤

關市省征。關市徵而不征。

山林陂澤不專其利。

山林陂澤俱無禁。

領民治

民勿使煩亂。禁官擾

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

令諸子無外親謁。孫云、不令外人親近于謁也。

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

山林二字舊說、據上文補。此薄賦也。報罪不當而冤

留獄者請焉。留滯於獄者、請釋也。此省刑也。

免報者過。

報罪不當而冤抑者過之。過、

貴也。

###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

則尚而親之。

孫云、能論、能曉喻也。古喻從言。純一案論、謂洞明治要。晏子尚賢中

近而

勿辱。禮貌不喪。

以取人。以下當有此字。前十三章云、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

寡其官而多其行。

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義同。

拙于文而工

于事。言無務為文、而事必求其工。

言不中不言。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

行不彊不為也。不為枉法之行。

###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

對元刻。作敏。

臣雖不知。必務報。

知讀若智。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

有道之君、謀必度于義。必因于民。故其令可從。

事逢無道之君，則爭

其不義。

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道之臣、君若有過、

雖諫不疑。

故君者擇臣而使之。

擇賢能而任之。

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孫云、意林取此文。純一案。意林省作君擇

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 景公問臨國菑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菑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

也。信臣不忠、二患也。

晏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信。忠者不信。義同。

君臣異心、三患也。

書咸有一德曰、德惟

三、動罔不凶。

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

書泉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是以君

臣同欲。

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蘇云、治要同欲作無獄。怨作怒。

###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

此即孔子正名之旨。

公曰、何以

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

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

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

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房注、謂賢不肖。各明白而分別。無僞監。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

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道之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

不善進則

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比同、無言字。足證說苑言字之衍。治要則善下有亦字。墨子尚賢中篇曰、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

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晉語六、韓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讓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讓由至矣。蓋孔子所本。本書外上一章曰、君若無禮、則好惡者去、無禮

晏子春秋校注

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  
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修從明本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

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云云。管仲之對、亦略有同晏子處。孟子述之宣王、以為景公

事、自繁屬實。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為此遊、景公欲倣之、而晏子亦從本管仲之意以對耳。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孫云、管子作我遊。猶輪轉斛。尹知章

注、言我之遊必有所濟。猶輪之轉載斛石。當從管子。趙岐以為山名、蓋因下現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輪轉斛、蓋欲如軸轉載斛石。

孫云、管子載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尾衍謂

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

遵海而南

孫云、遵一本作尊。王云、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作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吾欲循海而南、至于琅琊。孫云、至孟子作放。琅琊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

朝舞六字、循海作遵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

至于琅琊

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

邑也。純一案管子作邪。舉書治要作耶、邪同。

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

孫云、有以字、辭下有也字。劉云、脩當作循。循則與效法之義同。寡人何循則夫先王之游十字為句。猶言于先王之游、何能遵從效法也。孟子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修亦循之韻。吾何循者、猶言吾何遵依也。惟彼新循與比為二語。此則循則

聯文。

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

嬰字之字舊脫。從天子之諸侯為

巡狩孫云、之孟子作適。爾諸侯之天子為述職。之孟子作朝於。為並作曰。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

孫云、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純一

之豫孫云、實孟子作飲。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諺曰

吾君不豫我曷以休

孫云、我曷孟

王

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孟子趙岐

孫云、我曷孟

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孟子趙岐

王

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孟子趙岐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今君

王者一遊一豫。行思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案遊休為韻。蒙助度為韻。今君

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糧從孫本。元刻作量。供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為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者謂之亡。糧食者、即糧食其民、猶言就食于民。貧者不補。者舊譌苦、孫云、苦當為者、孟子補作當饋。以食食人曰饋。呂氏春秋介立籩曰、狐父之盜曰邱。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為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二字舊脫。而後因饋之。餽即食也。勞者不息。食息為。夫從下歷

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王云、南字義不可通、乃高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

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純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說此文當云從高

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均是。雖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

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譌南、又與

唐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

孫云、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子作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孟

游。孫云、管子作先王有游夕。荒亡之行。蘇云、治要句

引之云、寧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蘇書掌或作寧。與

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寧。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蘇云、治要作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

千鍾。無公掌云云十六字。純一案王

說是。今據改。治要省文。不足據。藉長幼貧氓之數。藉、因也。莊子寓言篇、寓言

委三字上下文不。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二千鍾。王云、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糧老者

相屬。當刪。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

民字。純一案治要省文未足據、

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

民當為苦、貧苦與癯老對文。則不當有民字明矣。羸書治要無

一案昭二年左傳、三老凍餒。杜注、三老謂

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發廩。

振贍之。貧苦者由吏發粟。羸老者公自振

然後歸

也。蘇云、治要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

讀如僻。純一案無別辟三字、嫌贅。當刪。

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

致霸之故在此。

管仲君之賊也

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

下不當有者字。傳三十二年左傳、管敬仲桓之賊也。亦無者字。純一今據刪。

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

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

故迎之于

魯郊自御禮之于廟

詳管子小匡篇

異日君過于康莊

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莊。

聞甯戚歌

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北堂書鈔百四十一、引晏子春秋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因窮飯牛於北門外。桓公詔夜門避任車。戚乃擊轅而歌。桓公憫

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屢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注、歌碩鼠也。說苑舍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

盧云、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斲。從昏飯牛轉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

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梁。中有鯉魚長尺半。載布單衣裁至斲。清朝飯牛至夜半。黃鸝上坂且休息。吾將拾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噉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令厲石班。上有松柏今清且

蘭。龜布衣兮纏纒。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讀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情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馬融

解史云、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

舉以為大田

農官。

先君見賢不留

留、鍾。

使能不急

任賢使能則多惠政。故民懷其德。

征伐則諸侯畏之

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

今君聞先君

之內政則民懷之

征伐則諸侯畏之

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今君聞先君

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

以身上賢。節莫大焉。

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速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

令。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

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為

勳。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為結邪。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

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翠書治要。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曰字舊脫，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今校補。循吏傳、堅直廉正。蘇云、王說是。晏子以水石為

喻。正晰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取物。而物樂為取。所謂柔弱處上也。石以剛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復以堅強行之。故隨在許物。所謂強自取柱也。此長久

德亡之分論人性也。其行何也？孫云、白帖作何如。純一案太平御覽五十晏子對曰：其

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美哉水乎！清清，文選注無清清二字。御覽類聚二其濁無不雩

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汙、塗也。零塗即汙塗。謂塗塗。洪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家。其清塗。黃云、元刻無不字誤倒。蘇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其清

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洒洗潔也。途除為韻。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無不塗。其清無不灑。其清無不掃。類聚無作無。揚作灑。文選運命論曰、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漏

以濟物。不傷於清。是其義。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德亡。孫云、遺說文選。續文从教。純一案別雅五云、荀子論兵篇、輕利便德。注、

德與速同。淮南子兵略。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清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

落落如石。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又無以為久。是以德亡也。老子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情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治要無爲字之字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易繁

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秘藏。薦善而不有其名。慶本薦善。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隸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純一今據正。案而下疑脫用字。而古風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獨七字爲句。不類。稱身居位問上二十章不爲苟進三。管子重令篇曰。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義可互明。稱事受

祿受舊講授。從盧校。按治要正。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祿。受祿不量其量。義同。體貴側賤不逆其倫五。居貴不陵賤。不侈其能。言不侵人之禮也。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肖也。純一案荀子儒效篇。使賢不肖各得其所。肥利之地不爲私邑七。蘇云。肥。饒裕也。本易謙釋文。利宜奉公。故饒利之地。不以自私。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八。士之有才德而樸實者。舉之於朝。不使屈爲家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治要無兩所字。是。蘇云。治要民作人。而不伐其功九。治要無而字。是。此臣之道也治要無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涉正文而衍晏子對以勉彊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本脫之。義不可通。晏子對曰詩云孫云。小雅車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上兩之字。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字義與上下文俱不協純一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一〇三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純一案兩止字。並從盧王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王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即古志字。心之所為志。猶言心之所鄉往也。墨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即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古之。義與表記同。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孫云、讀如令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由其志之

所鄉、馳行不已也。雖下廿七章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子曰、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指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行此兩者而已矣。

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道揆。求官無

怨治。怨讀為菹。說本王氏。問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怨亦讀為菹。求字與菹同。猶言無鬱積不通之治也。下文窮民無怨、猶言窮民無所鬱結也。通人不華。

顯達者不向奢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問上十七章、不因事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義同。上有禮于

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賈之。越語上、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下有恩于民。如前第一章、出粟予貧苦、振贍極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以上皆諸侯外歸其義之事。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諸侯二字。諸侯

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故？」說苑作委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竭從元刻。孫云：一本作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用此文。

###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

敝，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為施之誤。

字，後人併存之。因於地上增之字。實則左傳諸書，凡稱弊邑。無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

施貶寡人。

孫云：詩傳貶，賜也。當為貶。

寡人受貶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遂遁而對曰：

遠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行兒。遁，遷也。漢書平當傳贊，遂遁而不政。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遂字。盧云：巡當作遂，下文正作遂。嬰，北方之賤臣也。得

有恥。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

齊臣。不得稱吳為本朝或未朝。未朝當是朝未誤倒。趨于朝末，謂趨末位也。

恐辭令不審，譏于下吏。

譏，非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

矣，畢詞。此不當有、應刪。吳王曰：

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倫者理也。賢者親之。

不肖者疏之。

大臣得盡其忠。

信任大臣，克勤民事。

民無怨治。

書畢命籙曰：道治政治。保國生民。

國無虐刑。

象形惟明。不淫法外。

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

懷，思也。歸也。不逆者，不逆於道也。

居治國之位。

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

道則見。親疏不得居其倫。親近譏諫。疏遠賢人。

大臣不得盡其忠。

謀而不從。

民多怨治。

上多暴政。

有虐刑。

虐刑以逞。

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穀、取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指同。未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疆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疆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

身。先民之念。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篇、兼君之言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蓋墨道然也。先施而後誅。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

疆不暴弱。貴不倭賤。富不做貧。下二句已見問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做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

百姓並進。墨子尚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是之謂百姓並進。有司不侵。司無敢侵。

民和政平。不以威疆退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以為為風也。劉云：退當如字。下疆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疆同。不以威疆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人之君也。說文退卻也。廣雅釋詁云：退，賊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恃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疆與衆疆對文。

不以衆疆兼人之地。不忍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

不逆其志。墨力所加，世所共惡。為法禁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為衆屏患。屏，除也。患，憂也。禍也。如錫放桀武王伐紂是。故

民不疾其勞。民知國有義勞。故雖勞而不怨。此長保威疆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吳

闔閭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衆強兼人之地。十三年，陳轅公來。留之。死于吳。是以威強退人之君。晏子先景公卒，上二事晏子當不及見。然闔閭類此之行，必有為晏子所知，而經史不及載者。

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為衆屏患，而民疾其勞者。事皆晏子所及知，故以為調。

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孫云：鑕，當為質。玉鑕、鑕、鐵鑕。砧。章溢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

乎所聞。所見餘於所聞。請私而無爲罪。私、謂非公言。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蘇云、廣韻釋詁云同、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爾雅釋言遂、退也。回曲猶言衰曲。漢書、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

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疑哭之譎。哭亡君、謂哭莊公。詳雜上二章、及襄二十五年左傳。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雜上三章晏子曰、同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僂崔杼之尸。見襄二十八年左傳。

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于邦。不自滿假。鏗然不滿。孫云、玉篇、鏗、丑甚切。此當爲愷然之段音。俞云、鏗當爲愷。說文欠部自滿假。鏗然不滿。歡、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歡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歡。故曰鏗。退託于族。蘇云、言謙退而託于族以爲辭也。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情同而辭異。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二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曰字舊脫、從蘇校補。吾聞之、莫二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公問于孔子曰。

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舊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慮云、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僂說上刪。王云、既言迷不得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猶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僂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證。今本迷字重出、魯字又誤在一國上、則文不成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何也。晏子

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即與也。蓋本文作以。所以圖身

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賤人不識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矣。上文今吾以一國慮之、卽與一國慮之。以彼例此、則此文無二與字明矣。及左右逼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諫上十八章梁丘據是。同非和之同、同義。擣魯國化而爲一心。擣舊爲擣、盧云、擣文選勸進表注引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一〇七

作矯。此當爲矯、與矯同。韓非作舉、義同。俞云、矯當爲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矯、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下。索隱云、矯、舉也。矯晉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矯、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俞說是。外篇臣何政矯也、矯亦矯之誤。純一今據諸校正。會無

與二其何暇有二夫逼彌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王云、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又與拒同、敵也。

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讀治、俞云、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純一案俞說

是、今據正。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道篇云、不卸

君之榮辱、不卸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論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純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憂交。義同。身

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芄芄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

趨。純一案詩傳芄芄、木盛貌。棫、白楸也。櫛、抱木也。櫛、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善與。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

以善也。左右無鑄諛相與塞也。故外知事之情。實而內得心之誠。孫云、情誠爲韻。是以不迷也。

孫云、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舊讀儉從俞校正文改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子大夫儼然辱臨敝邑。子大二字舊說、孫云、一本作大夫。儼一本作弊。王云、一本作夫。

子對曰、嬰聞做大賤小則國危。做大、大國必重怒而加兵。賤小、小國必結鄰以報怨。故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

勢必相率逃亡。俞云、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斂之意。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曰、以大事小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慢聽、則刑罰不中。厚斂、則暴奪民財。民不堪命。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孟子梁惠王下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墨子非攻下篇曰、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以此効大國、則大國之君說。以此効小國、則小國之君說。

義可互。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儉舊爲儉、儉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謹聽厚斂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王相應。純一案俞說是、今按正。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義可互明。

###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

以宴元刻作晏已、孫本作晏以、黃云、靜

既靜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旋禮。其禮嚴肅。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芻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純一案黃說是、

今據乙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

同。純一案黃說是、今據補。晏子對曰君饗寡君。莊公與今君孰賢、則景公不在席甚明。此言君饗寡君、

是、今據補。疑本作君既寡君。即上晏子聘吳節施既寡人之說也。饗觀音近、涉上饗字而誤。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恐懼不知所

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

美淵澤容之。容上疑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含宏之德。涵育

公下賢以身。能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既段。無繼武者。其魚動流。動、移動。流、流走。喻諸侯使諸侯朝其德。

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君

從說、從王校補。從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盧校刪。公曰王室之不正

也。不字舊脫、從劉校補。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

靜處。好。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句絕。武與處。與土舊

義不順。今乙。孫云處鼓馨爲韻。一察古音端十二魚上聲引此。君之疆過人之量。孫云、言強力過人。強量爲韻。純有



一過不能已焉。過指逼於棠姜諱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

是以不免于難。言為崔杼所殺。

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以上言其短。以下言其長。

以及子孫矣。孫云、神身。孫為韻。

畏禍敬鬼神。以此喻有忌憚。

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

###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不得已。而應之。

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不明晏子立言之難。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不安。曰：「諸

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為尊者諱。君之命質。不容文。臣無所隱。嬰之君無

稱焉。無德可稱。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孫云、明己之臣。亦且誰不能隱過。故殆也。

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言齊廷能容直臣。我謂其君不肖乎。

###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使從元刻。明本孫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難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對字。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進表兩注、引左傳文同。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

孫云、左傳作陳氏。純一案左傳乎作矣。田陳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釋文、吾弗知絕句。

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

民而歸于田氏。」杜注、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金鍾。一本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蘇云、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斗六升。案文選任彥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昇奏彈劉鑿注、引此句及注。田氏二

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蘇云、巨左傳作大。三量、豆區釜。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鍾八斛也。純一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五、又八百三十引左傳、並同。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左傳以公上有而字。杜注、貸厚而收薄。山木如

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杜注、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正義曰、如謂往也。言將山木往至市也。於木既言如市。魚鹽蜃蛤、亦如市可知。變上文也。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杜注、言公重賦歛。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

孫云、左傳積作聚。老少作三老。盧云、少元刻作小。國之都市。舊作國都之市。孫云、左傳作國之諸市非。王云、晏子本傳國之都市。都諸古字通。都市即諸市也。國中非一、故曰諸市。後人不知都為諸之假字、而誤以為都邑之都、故改爲國都之市。不知古所謂國、即今所謂都也。既言國又言都、則贅矣。乃歸如反以為是、而以左氏為非。不獨欲抑左氏、以尊晏子春秋耳。不知所尊者、乃俗改之本、非原本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屨賤而踊貴。左傳無而字。杜注、踊、別足者屨。言別多。民人痛疾。或煨休

之。盧云、煨休讀為煨煦。純一案左傳或上有而字。杜注、煨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孫云、自昔者至慈惠、左傳所無。僂

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民無私與。民字舊脫。從王校補。維德

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其指民言。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避之。舊脫欲字之字、蘇云、文義不明。純一據左傳補。箕伯。黃云、箕元刻作其。直柄、虞遂、伯戲。杜注、四人皆舜後、陳

氏之。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杜注、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太姬其妃也。言先。正義相訓為助。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不能征討。被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注、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

道殣相望。杜注、殣死為殣。而女富溢尤。杜注、女慶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孫云、

讎為。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狐從元刻。孫本稱狐。孫云、左傳作狐是。婚夫論、緝。狐氏晉姬姓也。純一案杜注、八姓、晉舊臣之族也。

阜隸賤。政在家門。杜注、大夫專政。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恬憂。杜注、恬、誠也。悛、改也。正義曰、劉炫云、

官。

卷四 內盛問下第四

一一一

音、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患也。杜以惰為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

讒鼎

之銘

杜注、鶴、鼎名也。釋文服云、疾邁之鼎也。孫云、鶴非說林、齊伐魯索鑄鼎。魯以其厲往。

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不左傳作平、同。

杜注、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孫云、說文昧、爽。況日不悛。且、明也。一曰闇也。杜注昧且早起非。純一案杜意、言當昧且、時甚早即起也。

況日不悛。

其竟久乎。

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為長、疑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純一案左傳是。

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

杜注、問何以

免此叔向曰：人專畢矣。待天而已矣。

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

杜注、同祖為宗。正義曰、世族謂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

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論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

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杜注、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焉。杜注、言不必得祀。孫云、死祀為祿。純一案左傳無焉字。齊為田氏事、見諫

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外上十章。又十五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德、一本作治、非。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

者。竭心力以沒其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不肯義鄉祿而自誣。

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優游者、不逢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怠奉官而已。荀子臣道篇曰、諷而不施。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

其力不能則去。廣雅釋詁二一能、任也。不以諛持危。不持諛以危身。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

失忠。退不失行。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行。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劉云、隱讀若違。詳後三十三章。可謂不失忠。

忠者、有利於民之謂。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

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即穀段。

字、當訓爲善。此云進退維善者、卽義上所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語也。且明云善哉、善字卽顯訓谷字。若訓爲窮、失立言之情矣。傳見詩上有不胥以親之報、故訓此各爲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義近在一處、故改一段借之報字代之。猶小雅褒似威之。據二賦相並、改威代威也。此近世阮氏元已言之、詳見彙經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純一案蘇說谷訓善是。而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屬下讀、又刪者字、並謬。今正。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出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

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

行國二字有微。行國足養、賦窮時言。與虞勢臨衆對文。故、舊典也。通則事上使卹其下。使卹其下之疾。窮則教下使

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法。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爲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爲苟祿。純一案顧說是。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爲苟祿與不爲苟戚對文。今並據以補正。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不用則去而不議。遺

怨。其交友也。諫身行義。舊作論身義行。顧云、當作諫義行。劉云、論當作諫、顧說是。爲諫師。則假信爲身。此文假身爲信、猶彼之假信爲身也。義行當倒文。不爲苟戚。戚、親。不

同則疏而不誹。諱舊爲誹、從黃校據下文正。論。不毀進于君。此句脫二字、文不成義。蘇

于君。與不以刻民尊于國對文。毀行、如問上廿一章求君偏覆而陰爲之與是。不以刻民尊于國。居上者苛刻下。故用于上則

民安。事上使卹。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卽行于國。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用于君不悖于行。禮行

是以進不喪己。

己舊譌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亡當爲己、字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

危身對文。下文交逼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辱謂喪己。危謂危身。統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退不危身。

問上十四章章云、進不失。退不失行。可互明。此正

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

交友苟合不道行。劉云、行疑義之說。

持諛巧以旬祿。

句舊譌正。王云、正當作旬。廣雅曰旬、求也。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旬字

作巧、與正相似而諛。統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

體從元刻。孫本作禮。

孫云、一本脫華字、非。

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

誹、非論也。故用于上則民憂。行

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

禍國殃民。

其交友近于患。

如蘄向於屈原、李斯於韓非之類。

上辟于辱。

偏于奴顏婢膝。

其爲生僨于刑。

僨不長死。

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

此二句與故用于上

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義鄰於複。

是故交逼則辱。生患則危。

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義近於複。

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

安國。知讀若智。慮。說文謀思也。

譽厚足以導民。

仁聲入人心深。

和柔足以懷衆。

與物爲春。不廉上以

爲名。不以廉名求上采聽。

不倍民以爲行。

倍、背同。問上十二章曰、事必因乎民。

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

求先。有過不自欺飾。心存退讓。

不讒諛以求進。

行已有恥。

不阿以私。

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以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

于人則不阿所私。于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于文義不合。統一案王說是、當據改。

不誣所能。

自知。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

官。從上不敢惰。

惰從元刻。孫本作隋。云、隋同惰。

畏上上故不苟。

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楡合之稱。所以行無廉恥。不存德義。謂之

且。已。忌罪故不辟。忌、憚也。猶畏也。畏罪故不犯罪。下也。二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

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潛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

處不順上。順、循也。治唐園考菲履。俞云、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柶履。趙注曰柶、猶

叩板也。然則考履與柶履同義。黃云、唐園者、葢麻象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履履之

也。以唐園為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織。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

園。織能履。趙非聲近。鹿、泉屬。今本作施字、謬。非又通。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

屏。曲禮下鄭注云、製履、無約之菲也。方言屏履、蠹履也。言恭安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慎行。孫云、愧當為愧。盧云、荀子非十二

不敢相犯。君子也。不以上為本。志。不以民為

憂。世。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游。游上舊衍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

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禮

儀。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絕一今據刪。夸言愧行。

孫云、愧、荀子揚倬注作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鑄鐵。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

愧。云、崑當與愧義同。不及醜儕。醜、衆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

高注勤、憂也。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進也不能及上。不可以退也不能徒

引僻作處。不可以久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非儒篇曰、因人之家以為學。特人之野以為尊。畢志

于吠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吠畝之業、謂耕織也。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黃云、有誤字。絕一

常。慮佚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倒、文義不

以補君。

知見不正。無裨於君。元刻脫以字。

有能不足以勞民。

能不足効勞於民。

俞身徒處。

俞當為偷之，刻字。荀子非十二子篇、偷儒

謂事。是

謂之傲上。

對上倨傲。自順其非。

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

道，由也。陸結君之寵倖，苟求利祿，任

人睡

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

國。以上二十四字，既與上文義複。又與下文三者不合。明是後人竄入之文。當刪。

明君在上，二者不免罪。

罪上疑脫於字。

叔向曰：

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黃初云、言入於耳無得於心。度量相越何其遠也。總一案徒處之義、亦見外上十八章。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為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

世與道語。上與義遠。辟同僻。

正行則民遺。

遺、棄也。明世亂不

遵道也。史記屈原傳曰、方正不容。是其義。

曲行則道廢。

曲、邪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引此文、以與訓如。云、言將正行而遺民乎。

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蘇云、與猶抑

也。如其持民而遺道乎也。似失之。總一案蘇說是。持、扶也。保也。

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

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

後二十六章曰、在下恭修、足以變人。可謂卑而不遺民矣。問上二十二章曰、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

義。蓋以道義自尊、所以正民命也。

曲而不失正者。

如伊尹五就桀是。

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

苟能保民、道莫大焉。忘民則不仁。

叔向問意孰為高行，孰為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

孔墨愛民。意莫高焉。孔祖堯舜。墨祖大禹。

皆高其愛民之意也。

行莫厚于樂民。

與民同樂。

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

刻民。刻民之意。毒萬倍於蛇蝎。惡萬倍於虎狼。品孰下焉。

行莫賤于害身也。

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其親。賤孰甚焉。抑知刻民即是害身。

是其意爲至下。行爲至賤。在人  
欲上之貴之而不可能者也。

### 叔向問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

子華子晏子問黨篇、子華子

曰、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吝。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吝

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稱、量也。不役於物。不侈

於。富無金藏。多財則以分貧。貧不假貸。衣蟲食惡。自苦爲極。故不假貸。墨子脩身篇曰。貧則見廉。謂之嗇。積多不能

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貧墜成性。名曰財奴。謂之愛。故夫嗇者

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

退上當據正文補不字

### 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

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劓。

孫云、溪當爲澁。言澁刻也。盜即缺段音。說文缺、早知也。

澁盜而不苛。言不矜明察。王云、廣雅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緣循、優佚、因畏、不若人。郭象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

盜、未詳。狃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狃、急也。字通作狡。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狡、急也。昭元年左傳注曰、狡、切也。莊敬而不狃。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銓、卑也。廣雅銓、伏也。

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劓。皆謂其相似而不同。蘇云、王說是。溪盜、孫義亦可通。劉云、呂氏春秋適音篇云、聽清則耳澁極。賈子新書耳痺篇云、澁微而輕絕。均與此文澁字、同爲刻嚴之意。澁與央同。廣雅釋詁

一、央、盡也。則澁盜之義、猶之澁極澁微矣。純一案刻、損減也。不敢自侈也。老子、廉而不劓。王弼注廉、清也。劓、傷也。刻廉而不劓。謂不以刻損清廉傷於物也。

行精而不以明汗。心行潔淨。隱人之惡。齊尙而不以遺罷。



變無差等。而矜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罷。揚注罷、弱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罷容罷、文異而義同。

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

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繕性篇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賤趨俗。義並同。

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論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之意。標題當依此作不退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雜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為不退不肖之證。設言為

政、則不肖在所必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為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為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

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鈞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崔顯注、以別善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徵。

###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

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誤。不可以正則曲。曲、委。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其曲也。父父子子。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不失正。義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義可互明。不以傲上華世。華讀若

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為

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

上下有衰矣。衰、差降。襄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象天地為上。政教錯

而民行有倫矣。錯下疑脫施字、當補。與上文下之制。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同。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明上不可以爲下。

不字舊脫。從王校補。

遭亂世不可以治亂。

王云、言此反天地之衰、倍先聖之道、塞政教之途者。有明上則足以

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

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

孫云、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木素也。言未彫治。

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

悔往辭。

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悔也。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純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於君者重。

均無後悔。

和于兄弟。

即是順親。

信于朋友。

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孫本。元刻作語。爾雅釋詁、語、疑也。言相見以誠。

不責得。

不求得於人。

言不相坐。

劉云、坐蓋差字之說。篆文差字作坐、故說爲坐。言不相坐、即言不參差也。

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對文。

行不相反。

行不與言相反。禮中庸曰、言顯行。行顯言。

在上治民。

胥保惠。胥、保也。言不相參、即言不參差也。

且樂。在下莅修。益、從同。故書治作立。周禮鄉師注、莅修即立修。

足以變人。

使人日遷於善。

身無所咎。

咎、虧也。行無

所創。孫云、說文亦傷也。或作創。純一案言無失行。

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

則字據總目增。

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

孫云、大雅

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孫云、禮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

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案此一不庶幾。庶幾、人、乃爲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

之詞。屬

不要幸。

孫云、要與微通。純一案微幸、屬意兼行言。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徵幸、謂徵求榮幸也。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

得之時其所也。

得之二字舊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猶宜也。

說對罪言。雖上十三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恩篇、嬰不食。罪過固其所也。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

失之非其罪也。可謂

保其身矣。

會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會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

諫為邪。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誕、妄為大言也。言為

心聲、故謂之誕意。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也。易、改而

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潔身也。求得則不隱、非為民也。其行法士也。其行豈足為士法邪也、邪同。

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議上。委取焉。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上視上之昏亂而不諫。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

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二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二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類聚見卷二十。仁

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為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怠。故民

樂為疆暴不忠。說民之心。黃云、元刻作疆險。不可以使一人一心。愛民。可以事百君。不忠於

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孫云、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孫云、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孫云、孔叢作

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通、魯書、孔叢詰墨、俱用此文。純一案此與外上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皆同。

###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二十一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孫云、家語作柏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作吏、非。不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宜行。純一案宜為直之形誤。論語微子篇、直道而事人。隱道危行、則不忍。劉云、隱道與正

若違、隱道即違道也。伏周書諡法解、隱拂不成曰隱。獨斷作違拂。此違假為隱之證。上叔向問齊

德衰節、不苟合以隱忠。隱忠與傷廉對文。隱忠即違忠也。與此同。孫云、危行家語作宜行。王云、

此危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讒。流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純一案王說是。家語危作宜、非。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孫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晏子對曰：孫云、一本無對字。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一浩倨。

亦不隱。為之有道乎。舊作執二法、孫云、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浩倨、簡略不恭之貌。法或當為浩。盧云、一、

李本作一。當從之。黃云、法、當佐家語作浩倨。浩與倨通。執一浩倨、謂剛復自用。純一今從

諸校。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不見重。直易無諱、則速傷也。逆耳故。孫云、

數。新始好利、則無不做也。不字舊脫。孫云、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做。此文未詳。純一案

可通。故孫云未詳。慈據家語補。劉云、新始重變古易常之義。不。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

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舊輕重互錯。王云、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輕、易也。見

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起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不

曰、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語意正與此同。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事也。專、

見象而勿彊。

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

像法也。黃初云、因其自然。

道不滅身不廢矣。

孫云、家語三

述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

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為古音諧四之引比、哉來諧。案晏子入坐樂人

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北面、臣禮。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

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疆

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禮義所以自尊、專尚強暴而廢之、且惡賢人。是滅身之道。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外上廿章云、願乞骸骨、義同。諫上五章、已有請身之說。遂

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其、猶在也。財在外者斥之市史記貨殖傳、烏氏保畜牧及兼斥賣。索隱謂畜牧及至衆

多之時、斥而賣之。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順則進、志在民也。無力于民而旅

食而、猶則也。不惡貧賤不用不懷祿。遂徒行而東耕于海濱東畔海濱。亦見外上二十二章。居數年果有

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總目作難第二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

孫云、噴一本作噴。說文噴、太息也、或作噴。字林噴、息憐也。

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從數也。

也讀焉邪

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

死矣。崔杼果弑莊公。

見襄二十五年左傳

晏子立崔杼之門。

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

從者左傳作其人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也讀為邪、下同。杜注言己與衆臣無異。

曰行乎。曰獨吾罪也

乎哉。左傳無獨字。

吾亡也。杜注、自謂無罪。

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杜注言安可以歸。

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

杜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

故君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杜注、謂以公義死亡。

若君爲己死。

左傳無君字。

而爲己亡、非其

私暱、孰能任之。

左傳作誰敢任之。杜注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杜注、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

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

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

言臣道以能存君爲社稷立功爲重、死亡不足以塞責。

嬰豈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

嬰非其婢子、焉得縊而從之。也讀為邪。

遂袒

免坐。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

枕君尸而哭。左傳作枕尸股而哭。

興、起三踊而出。

踊、跳也。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

孫云、弑、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

說文力部曰、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漢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衆。注、劫謂威脅之。

令無得不盟

者。爲壇三仞。

八尺。孫云、晉當爲坎、說文陷也。王篤昭亦與坎同、苦咸切。蘇云、廣雅堦、坑也。言爲坑其下。

以甲千列環

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鉤。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誤作抱。

劍承其

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呂氏春秋知分篇、作不與崔氏而與

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

孫云、韓詩外傳作十餘人、

新序作十人。

次及晏子。

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

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嗚呼。崔

子爲無道。

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

而弑其君。

孫云、弑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

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

黃云、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

則齊國吾與子共之。

後漢書注無子字。

子不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不與我。

戟既在脰。

劍既在心。

蘇云、後漢書注無二既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

維子圖之也。

後漢書注、無維字也字。

晏子曰。劫吾以

刃而失其志。

孫云、後漢書注作意。

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

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爾。純一案新序亦作回、一本作

圖、回非義也。孫云、義韓詩外傳作仁。字是。純一案新序亦作仁。

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

孫云、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

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乎、新序無此句。蘇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

詩云。莫莫葛藟。

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藟。

施于條

枚。

孫云、施、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君子。

孫云、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禮弟正字、豈通字、凱悌俗字。

求福不回。

呂氏春秋高注、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孫云、韓詩外



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曲刃鉤之。蘇云、後漢書注直兵推之。

作嬰可回而求福乎。純一案且、猶豈也。回、邪曲也。孫云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刃何不摧、不撓不義。

劉云、推乃摧字之說也。摧者、摧陷之義也。韓詩外傳、及新序知勇篇均作推、與此同義、當從淮南高注訂正。呂氏春秋知命篇、作子惟之矣、嬰不革矣。革、改也。孫云、新序作嬰不之回也。崔杼將殺之。

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

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孫云、舍後漢書注作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

若、而、並位也。指或者言。為大不仁、謂殺君。為小仁、孫云言其舍已。焉有中乎。趨出、援綬而乘。援舊作授、孫云、授呂氏春秋作受。經韓詩外傳作

纒、非。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盧云、授呂氏春秋知命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授、當從之。純一案授蓋授之形誤、盧從意林是也、今據正。御覽見三百七十六、又四百八十同。其

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撫新序作拊。曰、徐之。徐、呂覽作安、意林引同。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

野。野、御覽兩引俱作山。呂覽意林引並同。命縣于廚。孫云、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純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庖字。蘇云、韓詩

外傳作麋鹿在山。盧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林、其命在庖廚。純一案呂覽意林引並作懸、蓋縣之俗字。繫當從諸書作縣。

按之成節。蘇云、韓詩外傳作安行成節。而後去。詩云、孫云、鄭風采芣之詩。蘇云、韓詩外傳下有采芣如芣、徇直且侯二句。彼己之子、

詩作其。舍命不渝。孫云、韓詩外傳倫作倫。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當為捐舍、鄭說非。詩傳倫、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為倫生之倫。晏子之謂也。

孫云、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信見盧校第四

信見盧校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阿地。

按此已名東阿、則繼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純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當並據刪。太平寰宇記、

齊州禹城縣、本春秋齊邑、謂祝柯、猶東柯也。古祝國、黃帝

之後。按古東柯齊爲阿、晏嬰城。城內有井、水和膠入藥方。三年、而毀聞于國。孫云、意林

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皆

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純一今據補。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晏子謝曰、嬰

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

字、疑此脫。蘇云、治要同類聚。純一案下文景公問其故、即問辭而不受之故。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

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御覽亦有、今並據諸書補。後文是故不敢受、正承此而言。景公問其故。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徑、或从足作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

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弟、下同。純一案力謂力罰偷窳。窳、惰也。器不堅緻也。而惰民惡

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舊脫而貴彊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彊。此下疑有貴

不避貴強、而貴強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強二字、強二字、後人以貴強重出、故脫之。黃云、盧校作決獄

無而字。純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灋則予、

非灋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純一案體、謂而

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于、下二句俱同。一讒毀乎內。乎、孫本

讒謂左右與貴人。二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

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三年而譽聞

虛蘇校據治要補。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

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照。據

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

是故不敢受。

子華子北宮子仕篇、作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

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

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二年而齊大興。

蘇云、治要作景公乃任以國

政焉。統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書益庚上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義略同。

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

孫云、證其知情實。

晏子歸，負載。

負載猶負戴。

負於背、戴於首、任勞役也。

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

故、固。

請毋服壯者之事。

請、通誠。

毋、語助。無意義。言嬰固老耄無能從政、誠能服壯者之事、能負能戴、明不鄉錄也。外上廿二章、嬰故老恃無能、毋致服壯者事。毋亦語助、否則與彼下文東暉海濱、不相應矣。

公自

治國。

無禮義為網紀。

身弱于高國。

高國二氏、齊之卿族。

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

五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文無于字、

大作。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

二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無而字。墨子非命下篇曰、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

田疇墾辟。

孫云、玉篇墾、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為闢。統一案

蠶桑參牧之處不足。

牧舊作收、盧校作牧、

管子牧民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墾田誠牧民之首務。云收為。言民皆勤於事也。勤事者聚、而地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然則參牧、當作參養牧、放解明矣。統一今據改。

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

入朝。墨子聞之。

孫云、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曰：晏子知道。

道在順則進、否則退、能偷且勤、事必因民而厚利之。

景公知窮矣。

窮于應付、即聽于晏子。此與外上廿二章為一事。

###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

孫云、一本作饑、非。

晏子請爲民發粟

兼愛故。

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負

孫云、說文負、庸也。言重其庸直。

遠其北

北爲臺之營域。

徐其日而不趨

孫云、趨讀如促。盧云、荀子王霸篇揚僚

注引、作重其績、遠其餘、徙其日、皆是也。徙、綴也。純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見問下廿五章。

二年、臺成而民振

事因于民、晏子善權。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

物而偶于政

孫云、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爲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于政者、因物而寄于政也。若晏子因築臺

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純一案偶、合也。言依爲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

孫云、說文防、堤也。黃云、東門防、亦稱防門。

民單服然後上

陸

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

孫云、蹄、踏字省文。

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

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

黃云、不爲當作不下、步下

有爲而讓。純一案黃說未允。不爲之爲讀平聲、承上不

下六尺言。有爲之爲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

蚤歲、淄水至、入廣門、

之讓。淄水在齊、與淄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爲淄字明矣。俞云、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純一今從盧俞校改。

卽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

孫云、鄉卽魯省。

則無齊矣

孫云、言國皆漂沒。

夫古之重變古常

孫云、爾雅稱古、故也。法、常也。純一案自來常法、富具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晏子經說下、若鏡病之之於鏡也。孫詒讓云、下之字當作人。與比同。

此之謂也。

###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

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純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壽宮卽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

睹長年負

薪者而有飢色。孫云、長藝文類聚作替。義同。純一案類聚無者而二字。公悲之喟然歎曰。王云、數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

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數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為景公語、譯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數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無數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數字。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數而二字。謬皆與此同。辨見諫上廿五章諫

下五章。純一案王說是、當據刪。諫上十六、二章、亦有公喟然數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樂賢則賢衆、哀不肖則不肖者無不得所。問下廿四章曰、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盧云、說苑無所字是。純一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墨子辨柱篇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孫云、共說苑作供。純一案論、公擇也。秩、祿也。所以為養也。公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墨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

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優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墨道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覈、覈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覈。孫云、爾雅釋鳥生哺覈。郭璞注鳥子類母食之。魯語、鳥翼覈卵。文子上德、覈

弱、反之。蘇云、治要反上有而字。純一案北堂書鈔八、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舊時上有待

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鍾離有時下、外

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純一並從之。公汗出惕

然。漸汗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覈、覈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孫云、爾雅釋

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五、類聚九十二同。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孫云、王類聚

作人。統一案書鈔及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並同。

公曰：寡人探雀覈，覈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

爲邪。孫云、王一本作人。

晏子對曰：君探雀覈，覈弱反之。

孫云、治要反。上有故字。

是長幼也。

孫云、是親聚作道。

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

蘇云、治要君上無吾字、又無仁愛二字、非。劉云、說苑貴德篇無會字、是也。會乃禽字說文之併入者也。禽獸之加、猶言禽獸

是加。

而況于人乎？

類聚無于字。

此聖王之道也。

孟子因齊宣王不忍牛之覈、以羊易之、稱其德可保民而王、用意同此。孫云、說苑貴德篇

用此文。

### 景公睹乞兒于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

嬰當作孩、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

有乞于途者。公曰：是無歸矣。

盧云、矣說苑作夫。黃云、元刻矣作夫。

子對曰：君存。

存、在也。

何爲無歸？使吏養之。

黃云、元刻無之字、劉云、說苑貴德篇授吏字。

可立而以聞。

而

也。養兒至可立時、則以聞于公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闈。

孫云、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蘇云、治要闈作門、下同。

則跪擊其馬而反之。

孫云、跪、足也。荀子勸學篇、雙六跪而一盤。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擊、太平御覽一作擊。蘇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

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

孫云、款、說苑作款、諫。君何故不朝？對

曰：昔者君正晝。

晝各本誤晝、從盧黃蘇校改。

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闈，則跪擊其馬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

元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孫校本據太平御覽訂正。

是以不朝。晏

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闈，則跪擊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

子大夫上誓有天子、王云、天子後人所加。

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子、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

要正作子大夫。純一今據。今見戮于剛跪以辱社稷。孫云、見戮言殺辱。治要辱作羞。蘇云、治要辱作羞。吾猶可以齊

于諸侯乎。齊讀為。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上有隱惡。

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惡。蘇云、一本作隱惡是也、與下駢行對文。治要作墮君。純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設諫鼓。舜立撻木。禹縣鐘鼓鐸、擊而置輶。四海之士、教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

擊鐘、教以事者擊鐸、語以憂者擊磬、告以獄訟者揮鞀。今君有失行、剛跪直辭禁之。蘇云、治要作而剛跪禁之。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

子曰、可。于是令剛跪倍資無征。孫云、說苑作正。純一案資者、給濟之謂。征、正同、稅也。時朝無事也。不必有

時可朝。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家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同。今據補家字。並據下文司馬穰苴之家、梁丘據之家、

增之字。文前一例。前驅款門。孫云、款說苑御覽作報。純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又四百六十八引本書並作款。治要同。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玄舊避唐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御覽作朝衣。說文端、衣正幅。端與端通。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

微有事乎。式微毛傳。詩君何為非時而夜辱。辱、謂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鋪。蘇云、廣雅薦、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簞簞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

蘇云、治要無曰字、下同。

移于司馬穰苴之家。

孫云、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

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孫云、介與甲通。

立于門曰：諸侯得

與甲通。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

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嚴乎一。

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

蘇云、治要夜辱作來、非。

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爲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

正作夫子。純一今據改。

穰苴對曰：夫布薦席。

北堂書鈔百二十四、引作鋪席薦。

陳簞簞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

蘇云、治要作操琴。純一今據改。

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吳山尊做宋本琴作瑟。

右挈竽，行歌而出。

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一作至、亦非。

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

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要、並同。所局本作比、非。

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

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子曰以下文。說苑有、而無君子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

加君子曰也。純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結論。不得因治要御覽未引、遂疑爲後人增也。說苑脫君子曰、當據此補。

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二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

孫云、暖說苑作熱。純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三暖作煖。孔校云、吳氏做宋本作暖。本鈔公正篇亦

作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

書鈔饒作饒、孔校云、吳氏仿宋本作饒。孫云、奉餽說苑作廚養。饒與饋通。

敢辭。公

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

孫云、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褥者、言蠶獸取裘亦通。蘇云、秦風毛傳云茵、虎皮



也。廣雅云、社稷謂之韞。司馬相如說苗從革。漢書霍光傳作綱。苗綱韞並同義。純一敢辭。此見案書鈔三十七引、奉上苗上、並無君字。孔校云、吳氏仿宋本奉上苗上皆有君字。餘同。

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為者也。也、同邪。然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蘇云、治要無

晏字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無此五字。能立

社稷。使不動。搖。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孫云、別說苑作辨。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尤

無蘊治。蘇云、治要宜作所。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使無不信服。蘇云、治要無分字。自是之後、君不以禮

不見晏子。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飲景公。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上當有公字。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

子曰、止。阿蔡之。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上下同樂、樂始能久。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

境內、大夫以下。孫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以為天子與天下。諸侯不能與境

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為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為家而身不安矣。此知晏子甚顧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眾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

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此墨家非樂之情。今上

###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之初筵詩。側弁之俄。箋云、傾

也。俄、言失德也。履舞僂僂。傳云、僂僂不止也。孫云、履、離省文。當為費。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

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闖入既醉之詩、則大為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族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賈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

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伐，我害也。

賓主之罪也。

舊無主字，俞云、說苑反賈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

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純一從之。

嬰已卜其日。

劉云、此已字，與只字同。

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

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俞云、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專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

則語不可通矣。黃云、二句連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

以其家貧善寡人。

貧善舊作貧養，文不成義，從盧校據說苑改。

不欲其淫侈

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孫云、說苑反賈篇用此文。

###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

孫云、伐後漢書注作攻。純一案後漢書注見馬融傳。

使范昭往觀焉。

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純一案文選張

協雜詩注、陸機演珠注引、並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

景公觴之。

孫云、韓詩外傳作錫之宴，新序作賜之酒。

飲酒酣。

孫云、酣一

起曰。起字舊脫，從孫校據文選注補。

請君之棄罇。

孫云、韓詩外傳作願君之俸罇以爲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棄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爲壽。按

說文算、酒罇也。或作尊。玉篇或作樽。樽傳。是樽罇傳皆尊字之俗。純一案范昭故意犯云。

公曰：酌寡人之罇。

孫云、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後漢

書注作景公曰諾。黃云、元刻無公曰至微罇二十一字，誤脫一行。蘇云、韓詩外傳作酌寡人罇獻之客。

進之于客。

景公不知范昭之意。

范昭已飲。

孫云、一本作

飲之。

晏子曰：微罇，更之。

孫云、微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微去之。純一案罇後漢書注作尊。晏子隱斥范昭之無禮。

罇罇具矣。

孫云、

亦酒。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

不佯醉則無以自處。文選張協雜詩、及陸機演珠注、並無佯醉二字。孫云、舞文選注作舞，俗字。

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

黃云、文選陸機演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作子爲我奏又故意。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冥盲

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

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

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黃云、初學記十五、范昭歸以報平公曰、

孫云、以報文選注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而晏子識

之。謙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

注、陸機演連珠注、並作知。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

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

樂、純一今據正。于是輟伐齊謀。輟、止也。此句承上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作

語意未完。文選張協雜詩注、仲尼聞之曰：善哉，不出尊俎之

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孫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善哉、不出尊俎之

陸機演連珠注並有、今據補。之謂也，可謂折衝矣。孫云、衝者、衝車。折、

陸之也。王云、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

知衝、卽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

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譯矣。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

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册魏公九錫文注、爲袁

似不必作知衝耳。夫、韓詩外傳八作善乎、文選演連珠注作善。張協雜

詩注作善哉、足證原文非一夫字。今從王說、及雜詩注、並諸書刪正。

而太師其與焉。其字疑

云、韓詩外傳、新序  
雜事篇、用此文。

###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傳許

孫云、傳讀附。墨子有續傳篇。

得東門無澤

孫云、姓東門、字無澤。

公問焉

焉下疑脫日字、後二十章景公問

焉曰、是其例。書鈔百五十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澤曰。

魯之年穀何如。

書鈔穀作豐。孫云、說文年、穀穀也。

對曰

孫云、今本脫日字、陰據太平御覽增。

冰凝陽冰厚五寸。

陰冰凝舊爲陰水厥、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海賦、

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

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燠之冰、結

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陰凍塗。傳曰、條也者、變也。變

而燠也。凍塗者、凍下而霽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

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爲下年穀熟之兆、今

俗尙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凝、誤。今從王說正。下同。

公不知以告晏子。

舊說公字、從王校補。孫云、御覽作公問晏子。

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

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

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

平、書鈔節字不重、非。平則上下和、書鈔上下和、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純一案御覽見卷三十五。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人一氣、隨顯相顯也。年充衆和而伐之、御覽無此句。臣恐罷

民弊兵不成君之意、孫云、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請禮魯以息吾怨、孫云、怨御覽作愁。純一案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遣其執以明吾德、執、停也、遣、送也。公曰善、迺不伐魯、孫

作請禮魯以息怨也。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情。云、迺、御覽作悅。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

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

使晏子致之。魯使子

叔昭伯受地

孫云、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同也。疑即此人。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

忠廉也

也。忠、誠也。廉、清也。言無所貪圖。

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

禮曲禮上曰、退讓以明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

交委、多爭受少

周禮大司徒、令

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

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

行之實也。禮成

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

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

國貪于實

實、謂財貨也。

此諸侯之公患也

公從元刻、黃云、峻本同。孫本作國、云下文亦作公患。

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

道、由也。

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

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

君以驩予之地

明不

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

諸侯

幣重于諸侯。

厚其禮、毋比賓客

禮厚于賓客。

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

名也

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調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

舊脫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瀾、舊州。蘇也。故刺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孫云、今本脫壺字、一本作

城字、非。據太平御覽壺部引此文訂正。黃云、凌本作金壺。虛云、後

壺與闕韻、不當作城。純一案御覽七百六十一作得一金壺、發視之。

發而視之

元刻作發其視之、王云、

本作為闕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

十四引此、並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以意改。純一今據正。

中有丹書曰無

食反魚

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駑馬對文。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此、正作勿食反魚、無乘駑馬。今據乙。

勿乘駑馬

孫云、說文無

駑字。字林、駑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公曰善哉如若言

如舊語知。若從元刻、孫本作苦。俞云、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

云善哉如彼所言。劉說同。純一今據正。

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

孫云、說文鯨、鯨臭也。玉篇、先刀切。

勿乘駑馬惡其不

遠取道也

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闕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鯨

不叶、疑正文本作惡其不遠取道也、遠與鯨叶。淺人不察、妄易為取道不遠、不復

知其於韻不叶也。純一案劉說是、今據乙。

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案反、翻也。

今吾鄉猶有君子不食翻身魚之語、蓋本此。其意在戒

過貪、不為他人留有餘也。故晏子以毋盡民力為喻。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御覽

作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劉云、則字衍、則蓋側字之說文、後人又移

置語首。純一案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淵。古音端一韻引此、力側端。

以亡也

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亡。孫云、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

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

闕、孫云、古人門席皆有銘。純一案懸、縣之俗字。闕、里門也。有道懸之闕、蓋墨家有道身相敬誨之意。

紀有此言往之壺

孫云、一本作續、一本作其、皆非。

闕壺為韻。純一案古音端十二魚引此。

不亡何待乎

御覽作紀有此書、誠之於壺、不亡曷待。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二

魯昭公失國走齊

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作哀公。說苑敬慎篇作哀侯。並非。

景公問焉

舊失作憂、景作齊。王云、棄國本作失

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四、並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純一案王說是、

今據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

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施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

今既從說施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

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

覽奚譎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遷位新、奚道至於此乎。鮑刻御昭公對曰：吾少之時。孫云、一

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禮、御覽人多諫我者，吾已不能從。舊作吾志不

御覽。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

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純一今據改。拂、治要御覽並作弼。輔、當作輔。荀

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

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

衆。諛下舊衍我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價且揭矣。

舊作根且拔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拔、密其枝葉、春風至價以揭也。價、仆也。揭、顯也。

秋蓬未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

人以說施竄改。說施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圖藝錄曰：蓬之根

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施言

拔、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枝。又案晏子作孤其根拔、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施作惡於根

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施之文、

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

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價且

揭。說文、價、僵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

高戾于天、程說是也。純一案王取文字正對、稍泥。程黃說是、今據改。景公辯其言、

以語晏子曰、蘇云、治要辨作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

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上文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溺者不問險、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險、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險、道也。顧者不問險、

謂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險，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險。揚倅曰，途謂徑陸，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險爲顛陸之險，故妄加土耳。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陸。蘇云，墜當依荀子作途。詩載騶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途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作墜者，蓋誤文。純一案險陸途義並同。今從王說正。下同。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險，迷而後問路。蘇云，治要無此二句，非。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刀劍之屬。臨噎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據御覽補。孫云，說文噎，飯窒也。純一案墨子公孟篇，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言掘井雖速，無濟於噎，義與此同。蓋飯窒而噎，飲水可止，古有是喻。說苑作辟之猶渴而穿井，踴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雖速亦無及已。喻雖悔已遲。孫云，說苑雜言篇，以晏子爲越石父也。

###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過也。過，起也。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

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卽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

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據初學記文部補。

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禮從元刻。各本講禮、孫盧校同。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屬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君之來遊，孫云，遊初學記作遠。說文遊，疾也。猶是以登

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純一案反爲及之誤。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晏子出

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不法之禮，作不計之義。主云，不



計之義、初學記文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正。禮運曰、禮變而從時。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維晏子爲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與此小異。

###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

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藏餘不分。黃云、去、古葬字、藏也。葬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純一案肩、豚膊也。晝者進膳、

劉云、者係衍文、涉下侍者而衍。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晏子曰釋之矣。釋、舍也。猶言不問。

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較量其功、而不度量民力、則民窮。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藏其所餘而不分、無怪民之爲盜也。子教我所以改

之。言問豚肩不具、是我之過、子當教我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繩墨自矯。

###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會子將行。孫云、說苑、會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聘禮聘會子、會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會子之言。而揚倭注荀子大略篇、謂晏子先於會子。會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

此云送會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純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會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纔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據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適當孔子五十二歲、會子生甫七歲。揚倭謂好事者爲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會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會子不必會參。或史記多不足據與。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晏子送之曰君子

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晏子送之曰君子

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贈人以軒孫云、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純一案古音諧九寒引此。黃云、不若以言。孫云、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云、若或本作者。純一案藝文類聚三十一、作不如贈人以言。盧蘇校改。以軒

乎。曾子曰、請以言。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晏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晏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純一案荀子非相篇、

云、贈人以言、孫云、燹舊作採、據楊倞重於金石珠玉。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燹之、孫云、燹舊作採、據楊倞

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桴輻必齊。鄭氏注、採謂以火煬之。荀子勸學篇作桴。按採俗字、桴借字。其圓中規。孫云、圓、楊

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輟雖微不斂。鄭氏注謂斂、斂擊。陰柔後必槁滅、槁革暴起。雖有槁不復贏

矣。孫云、楊倞注贏、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輶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故君子慎隱祿

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祿、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

隱通、謂隱括。荀子性惡篇、柶木必將待隱括蒸矯然後直。孫云、藝文類聚引琴操。下和者、楚野民。得玉璞

藏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斲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

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謬、不可反以疑此書。

純一案韓非子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

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

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

遂命爲和氏之璧。淮南子冥覽調高注、以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獻之武王文王成王、以上二說

又異、未。井里之困也。孫云、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

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

之、則爲存國之寶。孫云、意林作則成寶。蘇云、荀子大略篇、作玉人琢之、爲天子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孫

蘭與葦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葦本一名鬼壽、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閩

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葦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葦葦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

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孫云、呂氏春秋仲冬、淇澆必潔。高誘注

作漸於蜜醴。謂學

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

湛之麋醴而賈

匹馬矣。

麋舊謂麋、孫云、說苑作鹿醴、疑當為燒酒之醴。當是蘭本、或湛以醴、乃發其香。王云、麋醴當作麋醴、字之誤也。周官醴人、麋謂鹿醴。鄭注曰、麋亦醴也。鄭司農云、有骨為醴。無骨為醴。內則、有麋腥醴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以鹿醴。則麋為麋之誤、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並作麋醴。純一案文選注作湛之鹿醴、實以匹馬。今從王

說、據御覽正。

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

孫云、湛一本作蕩、非。

願子之必求所湛。

文選注作願子就求

所湛。墨子所染篇引詩云、必擇所湛。義同。孫云、一本脫必字。

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

孫云、鄰舊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

勸學篇

游必就土，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

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患作修道。純一案擇居二句、類

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學篇作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異性。

孫云、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濕、獨也。玉篇濕、亦汨字。

汨、古沒切、汨沒。按汨字從目、與汨羅字異。

不可不慎也。

此章大信、與墨子所染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染多就事實言果耳。孫云、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

說苑雜言。用此文。

### 晏子之晉，至中牟。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

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為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列傳贊曰、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則凡載于晏子春秋者、後

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土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澤水之北。史記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睹弊冠，反裘負芻。

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芻史記正義作薪。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四反

作皮。文選講德論注同。盧

息子塗側者。

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塗是。塗俗字。純一案史記正義及文選注引並作塗。北堂書鈔三十九、引史記

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

舊也上衍者字、從黃校據御覽四

百七十五副。孫

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孫云、言庸身為僕

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蠲縶中。按此云  
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則非罪人也。晏子曰、何爲爲

僕。孫云、今本下爲字作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切、愈迫也。黃云、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是以

爲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爲人臣僕。一作凍餓爲人臣僕。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

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贖舊作贖、孫云、使償其傭直也。黃云、贖當作贖。標題云、解左驂贖之與歸。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

注、御覽所引、並作贖。總一今據改。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

注作立。總一案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土篇、作

絕、斷交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爲夫子。且下文或稱爲子、或稱爲客、亦無稱爲夫子者。疑

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爲僕三年、夫者、語詞也。嗣子也夫三字互易、後作得交夫子矣。

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尙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云、

詩傳暴、疾也。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字、從盧校刪。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論、貶下也。文選牟

乎作屈而申乎知己。孫云、申新序作信。總一案史記作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叔子讓開府表注、詘

於。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言君子不自

引作士者伸乎知己之身、更不因彼功而自詘仁人所

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序作向是。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

臣僕我者同矣。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

承上文爲人臣僕言。言子既贖我、理應知我、不臣僕我。乃不我辭而乘、又

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我猶且爲臣。臣當作僕、與上文四言爲僕相應。或

僕字不可少、今補、庶與上文相協。臣下增僕字、與上文三言臣僕相應。請鬻

于世。債左驂晏子出、請見。元本孫本、並作見曰、嚮者見客之容、外而今也見客之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

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終其過。

察實者不讖

其辭。

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讖辭、新序同。結一寒高注呂覽云、欲觀人之至行、不讖刺之以辭。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高注辭、謝也。謝不敬而可以弗棄也。

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

王云、誠讀為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

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為矣。晏子以此為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甞、子會切。

越石父曰：吾聞之

至恭不修途。

至恭在心不在迹。尊禮不受損。人以禮、適以自尊。

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

此五字、呂覽作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

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

也。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戾，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士篇、新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為相御。

闚、隙也。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不自滿假。今子長

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仰望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

怪其前後若兩人。

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

游說之士。有泯子午者。

孫云、姓泯。南見晏子于齊。

燕在齊北。故曰南見。

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斐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二百篇。睹晏子，恐

懼而不能言。懼，舊讀讀，黃云、編當作懼。李本作恐，古懼字。純一今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晏子假之以悲色。假，寬也。悲，

也。微露笑顏，兼以禮貌。然後能盡其復也。復，白也。白，客退，晏子直席而

坐，直，正廢朝移時。朝，知妖切。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詩蟻螭崇朝其雨傳。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

憂也。浩然之氣，失養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

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

于我。廣雅釋詁：一殫，盡也。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矣，

乎也。然吾失此，何之有也。何之有也，當作何功之有也。今脫功字，文不成義。此指懷善而死之入。言治國以進賢為本，今乃知齊懷善之人，以吾不得睹而

死者甚多。吾既失此，過莫大焉。何能有功於齊。

###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

遺，舊為乞，今校正。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孫云、注，北郭名騷。結罌罔。孫云、今本罌作罌，據呂氏春秋訂正。罔，蒲葦，孫云、

罔，說文、秦東也。玉篇始有罔字。口交切。織也。持也。織龍屨。舊說龍字，屨作屨，並據呂氏春秋補訂。楚屨即赤屨。

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孫云、說文踵，一曰往來兒。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孫云、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五。呂氏春秋士節禮，此下有晏子之

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類聚八十五無使人二字。而作以。辭金受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當有。將出犇。犇、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黃云、元刻脫郭字。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仇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仇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仇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大

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思篇同。純一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仇、當。玉篇、去須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孫云、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增。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途造君廷。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於君者。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純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方見國之文方見國之必侵、正承此而言。今本因脫見字、後人又增矣字以成句耳。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類聚、說苑補。方、倫將也。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苑作請絕頭以白晏子。純一

案託、玉篇憑依也。增韻信任也。言請以吾頭為憑信、明著晏子之賢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

刎。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純一案說苑作途巡而退、因自殺也。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據上文補。而謂復者曰、孫云、復者、呂氏

春秋作觀者。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闕。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思篇、均無此字。此乃北字譌衍。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刎。此殺己以利天下之義。知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孫云、說

文釋傳也。呂氏春秋作釋。高誘注騷、傳車也。說苑作馳。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注、

晏子自謂施北郭驪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驪能爲其殺身以明己。故曰晏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竇探也。孫云、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用此文。說苑作晏不食、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

孫云、糾說苑作縲。糾縲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亂、下章同。

寡人請見之。

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

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悖矣。

爲祿仕者、不能

正其君、

仕務安國利民、爲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

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

孫云、說苑作

干嬰之過、補嬰之闕。

特祿仕之臣也、

孫本脫仕字。孫云、說苑作進。

何足以補君乎、

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章並外上二

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

蘇云、言無祿位也。外上二十三章、饋者諫詞可證。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二、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

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

疏讀本字、於義無取。當讀爲義。義讀古通用、詳問上十五章。又疑讀之言旁、蓋傳寫者涉上談

字言旁誤衍。談義、與揚美削行驕士慢知爲僂文。易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墨子經上曰、義、利也。故問上二十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人利物、爲真自利之道。

其人即不可親、宜疏而遠之。

出不相揚美、

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可以端風化。

入不相削行、

削行、規也。則不與、猶親也。

易咸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

通國事無論、

論、古通倫。倫、理也。謂家事國事、恆互相通。一一當有條理。如問下五章、體費側賤不逆其倫。又十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

無倫則亂矣。

驕士慢知者、

墨子貴義篇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是周公佐相天子、不敢驕士慢知之證。

則不朝也、

朝、見也。臣覽經辭篇



孔穿朝注。不見驕士慢知之

人。欲行常謙而學日益也。此二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

長也。

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

是以辭。孫云、一本脫此三字。

###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二十二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

孫云、晏桓子名弱。

麤衰斬。

衰、襄十七年左傳作縗。杜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正義、喪服傳曰衰三

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為升。

文選揚子雲解嘲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

嬰斂斬衰、居倚廬。孫云、衰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苴經帶杖菅屨。

杜注苴、麻之有子者、取甚脆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釋文、以苴麻為屨及帶。

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

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惟枕草耳。正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由。微粥。是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

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苦、編桑也。

其

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

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讎之。

正義、晏子之父始卒、則晏

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禮

晏子曰唯卿為大夫。

杜注、晏子隱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正義曰、晏子所行

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

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

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

會子以問孔子。

問舊作聞、據家語子貢問篇改。

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

父服士服耳。

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義正作諛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二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純一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

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鬻。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縣

說是。門、國門。內、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

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湊也。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作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

患之。孫云、孫財、費時。長門爭。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轂擊

者不祥。孫云、轂擊、御覽作犯轂。臣其祭祀不順。順當爲慎。古順字。作慎、形近而誤。居處不敬乎。祭祀儀則爲精。明、居處敬則

行嚴正、故無不辭。

下車棄而去之。

棄而舊倒、從王校據御覽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

然後國人乃不為。

類聚無乃字。

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

孫云、不能說施作不肯。

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疑脫

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 景公薨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斂于梧丘。

孫云、斂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當塗梧丘。純一案政御覽三百六十四作遊。又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九、並作田。

夜猶

早、公姑坐睡。

孫云、說文睡、坐寐也。純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

而薨有五丈夫

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純一案一誤。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

北面韋廬。

孫云、韋廬說苑作倚廬。黃云、文選注作倚徙。純一案倚徙是。

稱無罪焉。

御覽三百六十四、引作稱冤。

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薨。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

其、猶豈也。殺無罪、義複。說苑錄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歟、是已。今據刪不辜誅三字。

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斂。

孫云、文選注

作出政。太平御覽作田。

有五丈夫來駭獸。

舊作五丈夫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而二字、文義不諧。說苑同、蓋後人沿本書之誤而改之、不足據。

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純一案總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作故斷其頭而葬之。三百九十九、作故並斷其頭葬之。今從王說、據御覽刪訂。

故並斷其頭而葬之。

並舊作殺之。王云、既言斷其頭、則無庸

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

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命人掘其葬處求之、

命曰五丈

得五頭同穴而存焉。

文選注作命人掘之、五頭同穴。一

公曰、嘻。

孫云、嘻、讀省文。純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公嘉之。

吏厚葬之。

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特掘求得之、仍唯葬之而已、不徒等於戮尸乎。與下文君憫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命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是已。今據增

厚。國人不知其薈也。孫云、薈、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薈爲夢。曰：君憫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

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施作智。純一案。言必盡智竭力懷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人君舊作君。從孫校

據說施改。孫云、說施辨物篇用此文。

### 柏常騫覆梟舊謂鳥從盧校改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施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獨之誤。王云、作踊者是。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楮而

闕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洪說同。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訓踊爲上。純一案凡從足又從辵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陰與陰之類、可證。此踊與通並從甬、聲同。

足與辵、義同。踊訓上。說文通、達也。義近。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

焉？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梟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

木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蒼與二日門。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爲也。

其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覆而去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

孫云、讓一本作禱、非。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焉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鴟、黃云、鴟宜作梟。下鴟當陸、覆君鴟、

並宜改從一律。純一案黃說是、今據說施改。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陸布翼。翼舊爲翌、從孫校據

說苑改。伏地而死。此騫之作偽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施補。亦能益寡人

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齊辭。黃云、晏子。說施作辭曰：為君禳臯

而殺之。君禳舊倒，從盧。校說說施乙。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

之字舊脫，據上文增。騫曰：能。今日且大祭也。且，將也。為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

矣。字舊脫，從盧。能為君請壽也。也讀為邪。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劉云、說

苑辨物篇、為可以益壽。黃初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姦，是其義。故行仁政以保民，修至德以全性，是為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純一案壽莫壽

於仁民以自成其仁，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兆即微兆。孫云、對曰、

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

天之綱維。樞名天樞，北斗七星之首。云絕云散者，偶為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地其動。古人觀于天象，有此經驗。汝以是乎？柏

常騫俯有聞，仰而對曰：孫云、非。然，晏子曰：為之無益，不為無損也。言地動與求壽

無。汝薄斂。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施作薄賦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俞云、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

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施作且令君知之。蓋比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純一案無、毋同。語助無義。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施辨物篇用此文。

###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黃云、臺字誤。下文云室夕、云室何為夕、使

師開鼓琴。孫云、樂師名開。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王云、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

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何以知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

薄、微也。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言東方之聲微低，故知其寬展也。

西方之聲揚。

揚者、高舉之義。詩伴

水箋疏。此謂西方之聲、較東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

公召大匠曰：立室何爲夕。

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純一

今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

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往。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

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

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朝公曰、公字不重。可證。

公曰：先

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南斗六星、卽斗宿。樞星詳前。彼安有朝夕哉。

朝東夕西、或寬或迫、所不計也。然而以今之夕者、以字衍當刪。周

之建國

國疑本作邦、漢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

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此室西迫於東之故。

公蹇然曰：古之臣

乎。

景公病水，普與日鬪，晏子教占普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

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三、作景公水疾。

臥十數日。

御覽三百九十八、無臥字。

夜普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

孫云、御覽作公說之曰。

夕者吾普與二日鬪。

吾字舊脫、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怪神篇補。

而寡人不勝，我其

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普者，立于闈。

立舊闈出、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正。

使人以車迎占普者，風俗通義正。

通義迎下有召字、葬、不可從。

至。日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普與二日鬪，不勝。

舊作公普二日與公鬪不勝、

王云、此當作公普與二日鬪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普與二日鬪。純一今據乙刪。

恐必死也。

舊作公曰寡人死乎、蓋後人據下文改。不合晏子口氣。今據風俗通義訂正。

故請君占普，是所爲也。

四字尤奇、蓋後人妄加、當刪。

占普者

曰：請反具書。

具舊作其、孫據風俗通改。

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

孫云、風俗通所上有無字。所下重病字。日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公舊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為公。下文占蓍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蓍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純

一今據改。以是對。占蓍者入。公曰：寡人蓍與二日鬮而不勝，寡人死乎？疑當作寡人其死乎。上文我其死乎一例。占蓍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蓍者。占蓍者曰：此非臣之力。孫云、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晏子教臣也。孫云、風俗通。臣下有對字。公召晏子，且賜之。孫云、且風俗通作將。晏子曰：占蓍者以臣之言

對，者從孫本、元刻脫。臣從元刻、孫本鶴占。王云、太平御覽作臣。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云、風俗通臣下有身字。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鬮。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純一案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晏子蓋藉占蓍者、以醫於公之意矣。此占蓍者之力也。者字舊脫、據無功焉。公兩賜之。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蓍者不蔽人之能。

孫云、風俗通。怪神篇用此文。

###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孫云、說文。疽、久癰也。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請下疑脫。于字。職當撫瘍。孫云、說文瘍、頭創也。非此

義。又瘡、瘍也。蓋瘍言瘡。玉篇、瘡同瘡。言按瘡疽癢也。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純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

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純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孫云、墮、與穰聲相近。玉篇穰、狹長也。純一案墮土當有其字、與下文同。有小字。

一。曰如屨辨。孫云、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屏履以皮爲之、中裂似瘡與。黃云、今俗呼屨之破者曰屨辨。音同辨。一二子

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

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御者即侍者。刷手溫之。孫云、刷與馭通。純一案淨

手令溫、禮也。發席，傅薦。發、開也。傅、附同。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

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劍上

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晏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詐佯同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觀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

者也。命儻者曰：說苑引無日字。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儻者掌擯相之禮。即周禮秋官之司儀。說苑無請見二字。明日

晏子有事。觀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孫云、蹇說苑作蹇、非。純一案蹇然、行不安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作蹇然。行

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弊

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不敏。知古人稱不敏者、謙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何在。不便明斥其非、而自稱迷惑、即謂吳王迷惑。真辯於辭者。

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楚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二字、舊在短下、從蘇校乙。孫

短下無小字。初學記十九作晏子短奉使楚。楚人以晏子短、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初學記省作楚為小門。孫云、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為意林作。延太平御覽作

迎。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作迎。一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

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從狗門入。孫云、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詣狗國。今臣使楚。孫云、使楚、意林作使入楚。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

楚不當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儼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狗門。純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作不可從狗

門入也。從大門入。純一案御覽。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四字舊脫。孫云、太平一百八十三、作乃更道大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

子為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純一案今本脫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閭。舊

齊之二字、黃云、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並引作齊之臨淄。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九、類聚說苑並同。今據補。三百閭、御覽七百七十九作三萬戶。張袂成陰。孫

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用、則此當為陰。王云、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成帷成幕、與成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純一案成陰較成帷義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孫云、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踵用踵。何為無人。孫云、為、意林作容。黃云、御覽作何

七百七十九。王曰然則何為使子。舊作然則子何為使乎、案此文本作何為使子。因乎與子形引均同此。後人以文不成義、乃加子字於何為上、遂與上文

不協。說苑奉使篇、正作然。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

者使使不肖主。下兩主字舊作王、孫云、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純一案孫說是、今據改。御覽

作國者、見三百七十八。作主者、見七百七十九。類聚作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宜舊作直、黃云、

案說苑同。宜字義長、今據改。類聚作嬰不肖、故使王爾。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直御覽作宜。純一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可據以訂正、純一今從之。楚王聞之。王字舊脫、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

二字。說苑作晏子賢人也。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於猶爲也。說詳經傳釋詞。臣請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爲、類聚二十五作謂。古通用。書鈔作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爲。對

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類聚二十五及八十晏子避席對曰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俱作紅。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

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懷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

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純一案後

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五作江北、八十六作淮北。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書鈔無實字。所以然者何。水土異

也。書鈔土下有之字。今民生長于齊不盜。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十五作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楚則盜得無楚

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所、猶可也。言聖人不可與數也。

屬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之者。所以、可以也。史記淮陰侯傳曰、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義作嬉。云一本作

熙。說文熙、說樂也。黃云、後本作嬉、純一案熙、戲也。淮南子傲真訓鼓腹而熙注。寡人反取病焉。書鈔作寡人反自取辱。說苑作荆

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置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

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江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六、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純一案韓詩外傳十、作齊長公使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門左右曰、

齊靈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東使以僂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

削是刀之類。桓二年左傳釋注佩刀削上飾疏。

晏子不削而並食之。

削、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頡。

楚王曰、橘當去削。

元刻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削、言食橘當去其所削之皮。御覽九百六十六、作橘當云。

九、作橘未削。

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敬人主之今

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削。

之主二字舊脫、文不成義、今補。萬乘之主、指楚王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教臣削。削則不敬、故不敢。

不然。

孫云、說苑脫不字。地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御覽七百七十九、又九百六十六兩引、並無不然二字。

臣非不知也。

孫云、說苑奉使篇

用此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

孫云、說苑田作陳。

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

孫云、高誘注淮南浮、

猶謂也。

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

孫云、玉藻、麋裘青犴。襄、麋大夫之服。純一

案玉藻、麋裘本麋大夫之服。純一

棧軫之車。孫云、考工記、棧車欲奔。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柵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璽、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軾後橫木。而

駕駕馬以朝。

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緇裏。棧軾之車而軾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麋大夫之服。純一、疑後人竟改緇裏軾馬為之。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

說苑脫此三字。

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

孫云、禮記投

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調梁丘據。

晏子曰、

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

孫云、顯舊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為顯受知之。

寵之百萬。

以富其家。羣臣之爵。

孫云、之舊作其、據說苑改。

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

盧云、重、說苑臣術篇作厚。

今

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韓非外儲說左、孫叔敖相楚。棧車軋馬。注棧車、柴車也。

則是隱君之賜也。

則是舊倒、從孫校據說苑乙。

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

其、猶抑也。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

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說苑說苑乙、與上文同。

以

顯其身。

顯舊作尊、從盧校據說苑改。

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

之舊作以、從盧王校據說苑改君作臣。

改、與上文同。

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

孫本據說苑

盧云、舊本君字並不誤。下云則過之、乃君過其臣也。但此下當補一臣字。純一案盧說是也。然義

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今元刻脫知臣二字、

說苑脫君知二字、語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妥矣。

臣有受厚賜。

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臣上當有知字。

而不顧其困族。

困從元刻。孫本作國、據說苑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純一案困字是。國乃

困字之誤。孫據譌字改正字、非。下云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即因族也。

則過之。

不能過君之賜故。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不能行君之令故。

君之內隸。

隸、屬也。

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于野鄙。

是不通君之賜。

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

外從孫本、據說苑改。元刻作內、非。

臣之所職。

此職字、與上文異

義。當讀若職。說文職、記敎也。从耳、戠聲。周禮職方氏、因學紀聞云、漢樊綰修西嶽廟記、作職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即臣之所識也。

若有播亡。

亡舊作之、孫本據說苑改。

在于四方。

是不通君之賜。

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

不能行君之令。

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施作主觀。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間、據說施改。

書臬陶謙簡而廉。鄭注簡。謂器量凝重。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謂君賜之實。此文亦見外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為彰君

賜乎。為隱君賜乎。說施作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無

字、說苑作相子。外上二十六章旨同。

###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二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

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鄒、從黃校據標題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觀華美、嬰惡中無實學。

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華舊作美、從孫校據藝文類聚改。莊子天下篇、宋

新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晏子心儀華山、蓋先宋劔尹文隆道風者。名山既多矣。孫云、藝文類聚作

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純一案名山既多矣五字、君子若華山然。松蓋後人仿下句妄加。與上文不協、殊嫌其贅。當刪。松柏既茂矣。喻君子間中肆外之德。望之相相

然，盡日不知厭。相相舊作相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為相。音怒。說文相、高兒。從木目聲。故山高兒、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

故相誤為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為相之誤明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舊作盡目力、蓋由日誤為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若藝文類聚引作盡日不知厭義長。今據以訂正。望之相相然、有可望而不可及

與共矣。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世相

與共矣。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蘇云、乞與勤同義。乞勤一聲之轉。小爾雅勤、勤也。廣韻勤、用力也。玉篇引倉

案固欲登彼相相之上、固疑當作因、形近而誤。言因君子德美可觀、欲效法之、而有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之事。乞乞然不知厭。後二十七章云。常爲而不置。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

登。孫云、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孫云、句。純一案比喻。未與相接、似尙可取。登

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蹊。蹊注。無蹊、言登之無可登、喻爲人所棄。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木、楚、荆也。棘、不可與親。

遠望無見也。喻平庸無足觀。俛就則傷要。喻卑劣常爲害。黃云、要古腰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嬰字。元刻脫嬰字。

義均不完。且人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何思何慮。義同。靜處遠慮。襄二十八年左傳、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見歲若

月。悲身世之無常。孫云、言惜歲易過如月也。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墨子修身、華髮矜顛而猶弗舍。安用

從酒。從讀若。從、下同。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尊。尊、酒器。說文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七。

###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樂氏高氏。孫云、樂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欲逐田氏鮑氏。逐從元刻。孫本爲逐。孫云、田無宇諡桓子。鮑國諡文子。田氏鮑氏

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公自輔助。遂攻虎

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一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

爲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徒。曰、助陳鮑乎。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曰何善焉。杜注、言無善義可助。何爲不

助樂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樂高乎。曰庸愈乎。杜注、非惡不差於陳鮑。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

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

言非法也。

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

廉從孫本，元刻作禁，非。

讓者，

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

不讓則強取，感亡家之報。

故可毋慎乎？

言慎毋蹈樂高覆轍。

廉之謂公

正。廉則無偏私。

讓之謂保德。

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韋注讓，遠怨也。

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

孽。

左傳作殖利生孽。杜注殖，蓄也。孽，妖害也。王云，左傳作殖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殖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

書，固以怨為殖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揚倞曰，怨讀為殖。言雖富有天下，而無殖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

維義為可以長存。

舊為字在

可以下，文義不順，從王校乙。

且分爭者不勝其禍。

分，忿同。忿爭則貪瞋恚肆，終必敗亡。

辭讓者不失其福。

辭讓則廉正謙和，

無不吉利。

子必勿取。

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孫云，劇，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

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

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分其邑與晏子邲殿。

邲從孫本。元刻誤邲。孫云，邲殿，杜預春秋

釋例

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

王云，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

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邲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

晏子對

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備則盜

吾邑不足欲也。

幸可

益之以邲殿，猶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邲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邲殿耳。純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

言設因益邲殿足欲而亡在外，則並吾故有之一邑。不得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

民字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左傳

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

孫云、左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

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

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欲下、是晏子本文。

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

足發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但注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猶

幸有此注、今得致而復之、遂爲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

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

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統一案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

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供云、橐、橐字之誤。左氏襄六年傳、

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反市者十一社。

反讀爲販。荀子儒效篇、積反

貨而爲商賈注、別雅四云、

反讀作販。正韻販亦作

反。二十五家爲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

困也。又好盤游

翫好以飭女子。孫云、說文翫、習

民之財竭矣。竭、盡

也。又好與師。民之死近矣。

黃初云、顯

會、近迫也。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

也。言民不堪命。嬰忍受祿乎。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君子疑當作吾子、或

從下文作夫子。然作

君子亦

嬰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上十一章曰、薄

後身。君以善羣爲義。君事卽羣事。于身而厚于民。蓋晏子全書之主情。此言先君

先君之愈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安國而度家。王云、度讀爲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

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

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宗君而處身。孫云、宗、尊也。左傳

伯宗、史記作伯尊。曷爲獨不欲

富與貴也。言爲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惠

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貴家富矣。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

孫云、商同鹽。說文行賈也。

關市譏而不征。

譏、察也。察奸而已，不征稅也。

耕者十取一

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

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

公曰：此三言者，

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加、陵也。論語公冶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集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二引、文同此。又八百

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

以告景公。且曰：

此六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還言之。

封晏子以都昌。

舊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

子辭而不受。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

則後人以意改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寰宇記、見濰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即齊七十二城之一。

晏子辭而不受。

舊無而字、從王校補。

曰：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

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

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

若從元刻。孫本作善、非。以若為師、以貧為師也。子華子晏子問黨嘗、子華子曰、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

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瀾。畜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今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向儉。貴乎心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為師。

封、易嬰之師。

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

師已輕。封已重矣。

師本至重、而輕之。封所宜輕、而重之。烏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

莊子繕性篇所謂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敢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藝文類聚三十五引文同。說施作君之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

不飽。晏道尙儉。自苦爲極。僇則素富費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使者

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爲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

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施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

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猶被也。三族、父族母

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是爲澤覆三族。國之箇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是爲延及交游。以振百姓。

諫上五章、晏子家粟、盡分於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夫字衍、說施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施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蘇云、言代君爲民之君。忠臣不爲也。厚

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爲筐篋之藏也。說施作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進取

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爲宰藏也。說施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

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卽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一豆之食。豆、食器。

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凍餒、此心足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

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

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作意

以管仲失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施臣術備用此文。統一案此與下十九、二十章、並外上二十四章情同。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

八十縷為升。魯語委衣不備七升之布注。

食脫粟之食。

舊無上食字。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

食脫粟之食。即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純一案王說是、今據

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

五卵。苜菜而已。

卵從元刻、黃云、陵本同。純一案孫本卵論

後二十六章、亦作五卵、苜菜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菜五卵耳。菜上脫苜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卵苜菜而已。苜菜者。而並作五卵、足證卯字之誤。

左右以告公。公為之

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

孫云、齊語、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

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驗。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

營丘。孫云、今青州。臨淄是也。

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史記齊太公世家曰、五侯九伯、實不征之。故云為世國長。

自太公至

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

土。孫云、趣當為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純一案史記李斯傳、彈等搏。搏猶街技之義。

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悅、即可以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

趣齊街技求地者眾、已無託足之所矣。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

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

孫云、恐子不肖、仍致削祿。純一案父貪封邑遺子者、其父子必俱不肖。故云然。

遂不受。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

何也。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恨君。說文恨、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恨天而伐齊。韋注曰、恨違也。古多通用恨字。

齊策、秦使穰君致帝於齊。穰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崇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此皆借恨為恨之證。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寵長于君，長、進益也。漢書嚴安傳、壞長地進。注引張宴。儉居于處者，據上文增、

文同一例。處、常也。呂覽誣徒篇、喜怒無處注。名廣于外，廣、大也。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

乎。庸、猶何也。

###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孫云、欲更、藝文類聚作欲使更。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

橋詩注、引左傳無近市二字。不可以居。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書注、引本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

府齊臨行引左傳、省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備晏子曰、子宮小近市、

請從子家豫章之圃。昭二年左傳杜注、湫、下、隘、小、翼、聲、塵、土、爽、明、塏、燥、正義

曰、塏高地、故為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豫

章之圃、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

晏子原文。晏子辭曰、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引。君之先臣容焉。杜注、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

後人依左傳改亂之。臣不足以嗣之。孫云、嗣、藝文類聚作代。於臣侈矣。杜注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致勞衆為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曰：子近市，韓非作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貴而履賤。左傳無而字。踊、刑足者之屨。刑足者多，故踊貴。韓非有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公愀然改容。孫云、韓非作是省于刑。公字疑衍。御覽六百九十七引、作公愀然、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蘇

左傳博作博。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杜注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行福、

則庶幾亂戾止也。孫云、韓非難云、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孫云、韓非難二篇用此文。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比其反三。字、從盧校刪。景公為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譌貪、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小爾雅廣詁、頑達也。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欲夫子居之以歎寡人也。嫌、快也。足也。以嫌寡人、猶云備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鄰舍。離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嫌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

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違卜不祥。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

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晉至酒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啟南本所注、進為大字。以復其舊。純一案盧說是、

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為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純一案黃說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酒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人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案水經淄水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

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諺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景公欲為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昔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並同。蓋後人改。別雅五云、左傳哀四年、楚為一

昔之朝、饗梁及靈。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蚘蟲嗜腐。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昔之朝、饗梁及靈。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蚘蟲嗜腐。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昔之朝、饗梁及靈。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蚘蟲嗜腐。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昔之朝、饗梁及靈。昔與夕同。饗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蚘蟲嗜腐。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為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皆以昔爲夕。相字各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

爲夫子築室于闕

內。黃云。櫛題作宮內是。純一。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闕內。

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

言大德深藏不露。如禮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近而結。言至性感孚無間。如老子所

謂垂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

舊作待承

令。承字衍。命令義同。今從孫盧校據類聚御覽刪訂。

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近之則容止難飾。罪戾滋多。是所以遠之。

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

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

是也與然義複。衍。當刪。

公曰。嘻。亦老且惡矣。惡。醜。陋也。寡人有

女少且姣。姣。美。好也。

請以滿夫子之宮。廣雅釋詁。四。滿充也。

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

惡。變當作乃此。老且惡者。故與固

嬰與之居故矣。蘇云。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而安于於陵故也。瘖注訓故爲素。是其證矣。

故及其少

而姣也。故與固同。

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

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倍與背同。

再拜而辭。此與外下十章旨同。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

文義不完當據正文。補弊車乘馬四字。

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馬。

弊。說苑作敝。下同。蘇云。治要無駕字。

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佞之甚也。

佞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佞。晏子乘敝車駕馬。故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佞人僚令。毛傳曰。僚好兒。蘇文。

故

佼字又作狡。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狡。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  
狡佼古字通。後人不通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為不任謬矣。羣書治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  
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古巧反。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俞云、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及國游士、皆得生焉。

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

孫云、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比當為路車借。孫云、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比當為路車借。孫云、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比當為路車借。

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外上廿五章、晏子不受狐白之裘。公曰、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

此語意同。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蘇云、治要臨作監。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

齊國之民。齊字舊脫、蘇云、治要作食飲、國上有齊字。純一案說苑亦有齊字、今據補。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治要無二其字。純一案晏子蓋欲天下之動真於一樸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

外上廿五章、言狐裘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用意與此同。民之無義。義即禮儀。本字。修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

上有多字。純一案說苑亦無服飲二字。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治要無讓字。此與外上廿五章皆同。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太平御覽八百五十、下食字作飯。八百四十九、八百六十七、下食字並譌作飲。北堂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下食字一作食一作

飯。又百四十四引、下食字亦作飯。孫云、初學記二十六、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之有稭者為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稭而未舂也。

菜耳矣。鄭從元刻、凌本及書鈔百四十二兩引並同。孫本譌助。前十九章云、食脫粟之食。五卿。昔菜而已。孫云、詩傳七、射。說文作雉、繳射飛鳥也。言衣食三禽耳矣。盧云、弋見

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鄭、即雞子。王云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說見釋詞。公聞之、往

燕焉。

書鈔百四十三兩引、燕並作燕。孔廣陶云、吳山尊仿宋本晏子、及陳本俞本書鈔燕作燕。案燕與燕宴並通。

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

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墨子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晏子同。蓋選禹教也。

免粟之食飽。

俞云、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

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為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純一案晏子食而不忘人之飢。有甚願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意。

士之一乞也。

供云、三乞字

皆當作氣。說文氣作氣。氣作氣。此復借氣為氣、故下云有三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既部既、小食也。論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倍為二也。而有參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倍為二也。而有參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倍為二也。而有參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倍為二也。而有參

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御覽謝作辭。前十二章、又外上廿六章、情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

至。墨道尙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

絕。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晏子有焉。故難及也。此文疑本作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嬰非有

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嬰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後人妄改無疑。說苑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苑建本篤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

舊衍矣字、從王校刪。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即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今夫子獨辭



之。是毀國之故。故、法。呂覽知度、非晉國之故注。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

稱身而食。稱、量也。量自身之才德而食祿。德厚而受祿。蘇云、而同期。故古書多而則對舉。德薄則辭祿。德厚受

祿，所以明上也。明上有知人之明。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蘇云、可疑所誤。當與上一律。純一案可同所。與而則對舉同例。可以潔

下、使下不貪。行也。嬰老，德薄無能而厚受祿。德字舊脫、語意不完。今據上下文補。是掩上之明。荀子解蔽篇謂明。管子四時篇曰、使能之謂明。

汗下之行。言使臣下貪墨之行、展轉相染而增汗。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孫云、爾雅釋詁、憂也。身老，賞之以三歸。孫云、韓非外儲說左、管仲相齊曰、臣之家。論語八佾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為臺名、非也。說苑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

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二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

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義高出於諸侯。德備百姓。德備施於百姓。今嬰事君也，

國僅齊於諸侯。未能稱霸高諸侯。怨積乎百姓。且令百姓怨甚深。怨下疑脫厚字、與上句對文。嬰之罪多矣。適則歸己。

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為不肖子？為舊譌其、從盧校據前十九章文改。厚受賞，以傷國民義

哉。以傷當作不傷。言嬰亦國民耳。今罪甚多、而君欲賞之、使澤及子孫。未免傷義。且夫德薄而祿厚。德不稱祿。智慤而家富。理難

久。是彰汗而逆教也。是彰己之貪。而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聞而入

邑。致車一乘而後止。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包注、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比云致車一乘、蓋地約十井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比知晏子心無所繫。是真能儉者。晏子曰：元刻如此。孫本脫吾

吾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爲善人。

###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

謂其妻曰。楹語也。

孫云。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

子壯而示

之。示。說苑作視。

及壯發書。

王云。句。

書之言曰。

舊說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校據白帖十及說苑反質篇補。

布帛不可窮。窮

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也。窮。乏也。以菽粟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蠶桑。故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爲士。可以尙志而任重。饑國。可使常富而非竊

也。



#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 一仲如

##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勉學本有缺篇。且篇次不與孫本同。今故具列孫本次第、使可察焉。

而禮焉。

##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瓊

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縵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

釋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被裳。王云、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瓊。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瓊。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純一案王說是而未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瓊。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脫瓊字。釋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披斷撥提注。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披作破。義近。其他引披作被、直是誤字。

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人亦樂此樂乎。純一案乎孫本作夫。韓詩外傳謂作願。是乎作此乎。

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奚作何。此下有樂字。純一

據知之。而仁人用耳目之心。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晏子朝服而

至。舊說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傳補訂。新序同。治要作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蘇云、治要無

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要作同此樂。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

治要無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君舊作君子、王云、子字涉上下文欲也。今作恐君子之不欲、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無子字。純一今據刪。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治要作今齊國。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然而不敢亂者。

蘇云、治要無亂字。純一案。韓詩外傳作所以不致者。畏禮義也。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刪字。王云、孫淵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

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

僅存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儀在其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純一案王說是。上若無禮。蘇云、治要

無以使其下。下不樂爲。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傲即諂故。治要使夫麋鹿維無

禮。維新序故父子同鹿。同鹿、同也。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說以字、元刻有。治要、

並。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皆邦上衍其字、上下大夫無禮。官吏

不恭。父子無禮。父不慈。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弟不友。不能久同。孫云、邦恭凶同

韻正四紅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秦韻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諧一東引此。自嬰聞之

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

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

不同居。察稷與國爲韻。家古音始、與居爲韻。中間不應雜以爲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

蓋傳寫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驪風相鼠之詩傳、遄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

人以補其晏子曰、左右何罪。以至於此。蘇云、治要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麗。糞麗、除穢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

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

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純一今據正。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補。噉酒嘗膳。孫云、說文噉、口有所銜也。蘇云、治要無此。

再拜。告饜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饜二字。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反命三字非。撤

微。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撤

刺奢篇、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諫上篇。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為一事。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虛云、吳勉學本缺此章。王云、山

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

蘇云、音義作上。純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孫云、歎今本作嘆、據藝文類聚改。泣數行

而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一、作公四面望喟然歎。類聚文同、無面字。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

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典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左右佐

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錄。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猶

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此十一字殊贅、御覽兩引並無、當據刪。晏子獨搏

其脾。孫云、說文脾、股也。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其字。廣雅釋詁三搏、擊也。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類聚同。文選秋典賦注、

作左右皆泣、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孫云、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怡也。扶勿切。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怫晏子獨笑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子笑何也。又三百九十一、作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晏子對曰。今

日見法君一。

孫云、說文恣、多畏也。杜林說恣从心。王篤、法、懼也。畏也。去劫切。

諛臣二。

舊有人字、王云、人字涉上文。三人而衍。諛臣三與法君一對

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諛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諛諛之臣見二。純一今據刪。

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

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

說詳上

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

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

舊作毋子天瓊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證伏與息為韻。知有死、

俞云、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無有死也。諛上蘆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諛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純一案俞說是、

今據乙

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

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

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文同。

曷為可悲。

賦注引、分作數、當作當、曷為可悲作曷為悲老而哀死。

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

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亡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

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為咎徵。故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出東北。當

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正義曰、彗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

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

義、儀本字。行儀、猶言行相。回、曲也。

無德于

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

且也。

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焉奪

焉、亦奪也。後漢班彪傳下注。奪、劫奪。禮大學爭民施奪注。

誅僂如仇讎。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爲臺欲高大。無賦斂如焉奪句。僂作讎。自

是觀之、蒞又將出。

史記正義、蒞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二字、王云、此三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下篇曰、蒞星又將見。彗星又將見。彗星乎。諛上篇曰、

何暇在彗。蒞又將見矣。此文曰蒞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

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因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

作蒞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純一今據刪。

彗星之出、庸可懼乎。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

于是公懼、迺歸。竇他

沼。孫云、說文。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

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前半與說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為一事。後半與說上十八章末段為一事。

###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二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

曰字舊脫、從蘇校補。

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

亡國。蘇云、有字疑緣上而衍。

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

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

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達儻

正諫。是也。

典事無已。事、土木之事。

賦斂無厭。瘠民財。

使民如將不勝。竭民力。

萬民懟怨。

彗星又將見。嘗矣。獨彗星乎。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覆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為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吳

本缺。純一案諫上十八章末段宜參觀。

###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

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濟途殆之後、非。

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文選秋與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文選秋與賦注、無則字。得作有。

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寇也。純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

季荊因之。

孫云、杜注、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有逢伯陵因

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姜姓。純一案有諫焉又。

蒲姑氏因之。

孫云、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

而後太公因之。古

若無死。

孫云、若一本作君、非。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我、和、景公使祝史覆彗星、皆出於景公

遊公草。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畋。

孫云、畋左傳作田。

晏子侍于罇臺。梁丘據造焉。

孫云、梁丘據左傳作子獻。稱其字。

公曰：維

據與我和夫。

維左傳作唯。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燂、炊也。釋文云、醢、呼今反。醢、音海。

烹、管庚反。羹也。燂、章舍反。燂也。正義曰、醢、酢也。醢、肉醬也。梅、果實。似杏而酸。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作杜預曰、燂、炊之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杜注濟、益也。洩、減也。文選陸士衡答賈長縉詩注、作以儀其過。說又濛、除去也。

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

杜注、亦如羹。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杜注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注、獻君之否、成君之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晉語九、史黜對趙簡子曰、事君者薦可而替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

干、犯也。無過與不及、故不相犯。

民無爭心。

政平故。

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醲蝦無言。

醲蝦舊爲醲。孫云、詩作醲假。傳醲、醲、假、大也。左傳作醲假。禮中庸作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蝦字耳。當依左。傳改正。黃云、按本作醲假。純一今據正。

醲備五味。異於大羹。醲、醲也。假、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知和羹。正義曰、詩商頌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言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鬪訟者也。

先王

之濟五味。成也。

和五聲也。

管子宙合篇曰、五味不同物而能調。五音不同聲而能調。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

杜注、順一氣以動。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武舞執干戚。舞者有文武二體。

二類。

杜注、風雅頌。正義曰、一國之

事、諸侯之詩、爲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爲雅。成功告神爲頌。

四物。

杜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杜注、宮商角徵羽。

六律。

正義曰、禮入師、掌



大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為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  
七音。杜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釋文、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風。杜注、八方之風。釋文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飈風。景風一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飈風。景風一名凱風。

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杜注、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樂。

清濁大小。元刻作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疏舊作流、今從左傳釋文校改。

以相濟也。杜注、周、密也。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注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孫云、幽風狼跋之詩。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左傳作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鄭語、和實生。同則不濟。公曰善。此章與諫中段、景公曰據與我和為一事。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出齊之分野。正義曰、出於玄枵之次也。景公使祝禳之。左傳無祝字。杜注、祭以禳除之。案此文祝下當有史字。

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注、誣、欺也。純一案徒自欺耳。天道不謬。杜注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左傳無也字。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以彗形如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言心無穢、善不能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虧減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禳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即自心之真原。事事禱之以敬。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禳焉。言心無穢、善不能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虧減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禳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即自心之真原。事事禱之以敬。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即自心之真原。事事禱之以敬。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獲福自無疆矣。

獲福自無疆矣。

獲福自無疆矣。

獲福自無疆矣。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杜注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

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流從元刻。

傳同。孫本作不。孫云、不即流錄字。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德回亂。

舊德下衍之字。據左傳刪。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皆同。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八章、使禱彗星爲一。

###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疔。

左傳杜注疔、瘡疾。孫云、事在昭二十一年。純一案寤當作且、說詳諫上十二章。

期而不瘳。

釋文期、音基。案瘳、病癒也。

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

杜注、多在齊。梁丘據裔款、杜注、二子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

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

杜注、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日宋之盟。

杜注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

杜注、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趙武曰。

夫子家事治。

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家上並有之字。孝經廣揚名章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禮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趙武以爲言。

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

信從元刻。據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

其家事無猜。

元刻作情、謬。

其祝史不祈。

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

建以語康王。

杜注、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

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成、景。

欣神入。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杜注、五君、文、

襄、靈。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

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杜注、無廢事。

上下無怨。

服虔云、謂人神無怨。

勤無違事。

動合人天。

薦信。無愧心矣。杜注、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杜注、與受

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頗、廣雅釋詁二、突也。昭十二年左傳書辭無頗注、偏也。上下怨疾。服虔云、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動作辟違。動作邪僻。違理。從欲

厭私。杜注、使私情厭足。純一案從讀如椽。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鐘從明本。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杜注、奪

取也。正義曰、輸、墜也。故為墜毀。奪其所聚之物。孫云掠、漢書武紀作略。以成其違。以成其違理之行。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無所還忌。杜注、還猶顧也。不思謗讟。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純一案長字義長。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痛、疾也。無悛于心。悛、改也。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杜注、以實白神。

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求從元刻。黃云峻本同。孫本壽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為文。說詳經平藏左傳。純一今據刪。

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舊無其字。據上文禮文同一例。天、天折。不盡天年也。昏、昧也。昏也。亂也。孤法、與著社正相反。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僭、不信也。慢與慢同。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杜注、言非諫。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黃云、萑當作

菴。元刻作菴。說文菴、菴喬。似鴻雁而大。菴、老兔。似鷓鴣而小。菴、菴之已秀者也。菴從佳从竹。菴、从神菴聲。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杜注、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藪文菴、音丸。鮫、音交。藪、秦口反。蒸、之丞反。

龔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掌巡山林之木。鄭玄云。衡、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

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

釐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侯爲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僭尔之關、暴征其私。入從國之政役。近關

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尔舊作介、王引之云、僭介本作僭尔。尔即述字、近也。僭爾之關、謂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僭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純一今據改。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純一案。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

註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裁。即稟徵斂無度。苛徵羅斂、毫無限制。宮室日更。日事改淫樂不

違。杜注、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詐爲敎

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爲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億。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道責。釋文、責本又作債。同。案別雅四云、國策馮煖爲孟嘗

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稷稱責以傳別。漢書高帝紀、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責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爲債。公疾愈。公以有

而疾必愈、故疾愈。孫云、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此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比與諫上十

二章爲一事。

###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爲菽。王引之云、鳧、鴈也。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爲殣。昭三年左傳、道殣相望注。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

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爲殣。昭三年左傳、道殣相望注。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

曰此餒而死。

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大致相似。

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

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爲其無德。

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純一案說苑作何爲其無德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又八百四十一兩引、並有其字。足見非衍。

顧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

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

偏舊作衝、孫據說苑改。

菽粟幣帛。腐于困府。

孫云、詩傳、國者爲困。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

惠不偏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

此文疑本作惠不偏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文。今本偏下衍加字、心上衍公字、句法不調。

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

以不與民偕樂而獨樂故。

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

孫云、偏今本作偏。據說苑改。黃云、元刻作偏。

純一案偏偏古通用。

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

殲何足恤哉。

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帥死衛。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遊寒塗、諫上十九章。

###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箐室而望。

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

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

王引之云、櫛卽楸字也。說文楸、梓也。徐鍇曰、春秋

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楸。作菽、同。中山經、其狀如櫛。郭璞曰、卽楸字也。是雍門之櫛、卽雍門之楸。純一案類聚八十九作推門。或雍之形誤。

公令吏拘之。顧

謂晏子趣誅之。

趣、遽也。廣雅釋詁一。

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

比見斷之。

比舊作此。從盧校改。

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

孫云、闢一本作避。

非畏也。冕前有旒。

孫云、說文旒、垂玉也。冕旒旒聲同耳。黃云、大戴禮子張問

入宮篇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並可爲冕無後旒之證。

惡多所見也。纁紘充耳。

充舊作琬、孫云、說文纁、紘也。紘、冠卷也。琬、卽充谷字。玉纁琬耳也。

齒雖切。藝文類聚、作鞋纁塞耳。純一案說文纁、以玉充耳也。臣鉉等曰、今充耳字、更從玉旁充。非是。廣韻琬、耳玉名。詩傳云、充耳謂之纁。字俗從玉。足證充耳爲正。今並據改。

惡多所聞也。類聚兩惡多。泰帶重半鈞。秦從元刻。孫本作大。禮月令鈞衡石注。烏履倍重，不

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

朝、市。孫詒讓云、日中之朝、謂市朝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周禮司市云、國君優市、則刑人赦。晏子比言、與禮

正合。說詳周禮正義。

君過之，則赦之。

類聚無上七句。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坐、舉

切經音義二引蒼頡。此二句、類聚作人君自生其民。

公曰：赦之。

類聚作趨舍之。無使夫子復言。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者、景公逐得斬竹

者、（者字舊脫今補）事悉同。但辭少異耳。故著于此篇。純一案犯槐斬竹事、見諫下第二章第三章。

景公坐于路寢。

孫云、俗本刪此章。曰、昭二十六年左傳、作齊侯與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

善作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王云、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齋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尙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純一今依王說、據左傳改。社注云、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田氏乎。

左傳作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田無宇爲埠矣。孫云、埠、玉簪水嬰也。胡肝切。純一案爲埠、喻

能除害利民也。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

氏國門擊柝之家。

柝、行夜所擊木也。孟

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

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

子葛章下抱關擊柝注。

魚鹽蚌蜃，不加于海。

解詳問下十七章。民財爲之歸。今歲凶

登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八七

錢元刻譌蒿種芣斂不半。孫云芣、說文神覆蔓。純一案蒿、艾類。芣、池沼生草。可為道

路有死人。道穰相望。齊舊四量。四升為豆。舊脫四升二字、為涉下文誤作而。今豆四而

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

糴。孫云、糴說文市穀也。百姓之死命者澤矣。民命之將死者、被其膏厚而生矣。今公家驕汰。斬刈民力。見前七章。而田

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也。說見管子戒篇。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有字舊脫、據左傳補。

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式歌且舞。孫云、小雅車擊之詩、陶一

亦宜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殿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辭旨略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綜合而成。國之歸焉。歸於田氏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

曰。寡人夜者。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為昔。故或曰昔者。或曰

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必矣為者也。邪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孫云、孔叢作盈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盧校作盆成

造。云廷譌、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純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寫者習父之孝子、

兄之順弟也。孫云、孔叢作其父向為孔子門人。純一案向又嘗為孔子門人。孫云、孔叢作其父向為孔子門人。純一案向

為嘗之誤。其父二字衍。觀彼下文云。門人

聞之。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標題又因正文改。孔叢見詰屈篇、其書不足據。

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以世爲孔子門人、非以其父爲孔子門人明矣。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

身老子孺。盧云、孺、小弱也。疑與孺同。玉孺音珪、孤也。供云、孺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孺、孺子也。孺孺字形相近。恐力不能

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孫本作偏祔。盧云、

偏爲偏親。祔卽上文所云祔柩。公因其有恐不能合祔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柩何所在。語意自明。上文祔柩、不當改作祔柩。祔卽柩柩。若以應祔葬之柩而言祔柩。恐非辭。下文偏之所在、亦當作

偏祔之所在。純一案盧說偏親是。祔作柩非。祔、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柩也。葬之魯人之

祔也。合之注。偏祔對合祔言。本文重在合祔。上云祔柩未葬、言未祔之新柩亟須合祔。故問已葬之

祔爲柩、致失合祔之本情。孫本兩柩字並誤、當從元刻改。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祔之所在。祔字舊脫。據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

臣擁札參筆也。孫云、說文札、驟也。擗卽擗字異文。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以上十九字無謂、當刪。此處當有祔柩二字。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

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寤

然。孫云、說文麗、曉也。孫云、說文麗、曉也。孫云、說文麗、曉也。孫云、說文麗、曉也。曰、凡在君耳也。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孫子魯愛

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校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

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而死。不可勝數也。其朝多餓死人。人上當有之字。墨子魯愛下篇、昔荆靈王好小要。荆國之士、子胥忠其

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己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舊說中二句、文不成義。王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臣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純一今據補。

而離散其親戚。舊人子下衍臣字、從俞校刪。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尙駢麗。上文子胥孝己、忠孝



既對舉矣。此文則以起孝一也、折重人子當孝。今不得合葬其親

戚、不孝甚矣。故云孝乎哉、足以為臣乎。文又以相繼見義。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

死母也。

是使臣得不死、而死母得安也。

若此而不得、則臣請執尸車而寄之于國門外宇溜

之下。孫云、輓、說文引車也。輓、說文輻、屋水流也。溜、通。

身不敢飲食、擁輓執輅。輓、輓車之木。施於輿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

古大車皆用輓。釋名釋車云、輓、援也。車之大援也。輅、輅綱。所以屬引。儀禮既夕當前輅注。

木乾鳥栖。

孫云、栖、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從木妻。此作栖、後人俗字。

純一案比喻如鳥栖木、任其乾枯而不移。

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

感、憐也。

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

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

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

危、危者不避危難。

愛無惡言。愛、愛君者無惡言。

且嬰固以難之矣。以、同已。言

嬰固已恐君之不許矣。

今君營處為游觀。

虞字疑衍。

既奪人有、

又禁其葬。

又不許合葬。

非仁

也。肆心傲聽、

恣肆倨傲。不聽正諫。

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

如何不聽。

因道盆成适之

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適使男子袒免。

袒免以表哀意。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

女

子鬢者、

鬢、鬢作髮笄。盧云髮鬢。純一案盧說是。男子袒免。女子當鬢。鬢本作鬢。說文云喪結。禮、女子鬢哀。甲則不鬢。魯武仲與齊戰于狐貽。魯人迎喪者始鬢。今本鬢鬢髮、後人又有意加笄字、遂失迎喪之旨。

今從盧校、改髮為鬢、刪笄字。

以百數為開凶門。

凶門、今喪家結綳為流、表之門外者是。沿古俗也。

以迎盆

成适。适脫衰經、

不敢以衰服見君。

冠條纓、

孫云、條當為條。說文、纓飾也。

墨緣、

衣緣墨色。

以見乎公。公

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

盧云、馬瑞臨文獻通考序、有三屏不足以滿兩語、未知即出此否。

一子可滿朝。

言人有可貴之寶、雖少

多。非適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注云、此章與逢于何請合葬正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章。純一案逢于何請合葬、諫下二十章。

景公築長庑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庑之臺。晏子侍坐。觴二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

也。忽忽矣若之何。蘇云、忽忽與下發發、同當訓憂。非如禮器祭義注、訓為勉勉者比。此與史記學孝王世家云、意忽忽不樂。義同。又大戴禮、君子終身守此勿勿。

彼與上榻榻譚下義職。俱當訓為憂懼矣。猶斯意也。忽忽即勿勿、字同故義可互證矣。歲已暮矣，而役不罷。

何。孫云、榻榻、爾雅釋訓憂也。純一案方言十二發、出、冲也。錢繹箋疏引詩神農篇憂心榻榻。毛傳榻榻憂也。又引此文作歲云暮今而役不罷、榻榻矣若之何。案苦當為若之形誤。諫下五章兩言若之何。可證。古音踏二。舞二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庑之役。

元刻注云、月引此、忽忽榻榻論。為長庑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諫下第五、第六章、宜參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孫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純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使燭鄒主鳥而亡之。

孫云、純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盧云、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亦作燭鄒。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顏恢聚。又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亦作顏恢聚。今本韓詩外傳係偽鄒。類聚引無之字。公怒召吏欲殺之。

舊脫欲字、孫云、藝文類聚九百十四引本書、作公召吏殺之。無欲字、非。又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並作景公怒而欲殺之。今據增欲字。晏子曰：燭鄒有罪二。

說苑無三字。御覽引彼同。韓詩外傳九、作夫鄒聚有死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

孫云、御覽四、御覽引彼作夫恢聚有死罪三。類聚作恢聚有三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而作乃。純

一察說苑同。韓詩外傳作請數而諫之。御覽引彼作請以其罪數而諫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

說苑作於是乃召燭鄒。韓詩外傳作請以其罪數而諫之。御覽引此亦作爾。是罪一也。

下無燭鄒名。御覽引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

孫云、汝藝文類聚作爾。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

罪二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殺上有而字。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盧云、以韓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

作而。純一案以同而。外傳諸侯上有四國二字。是罪三也。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殺焉。

數燭鄒罪已畢。黃云、凌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也。韓詩外傳、作景公曰止、此亦吾之過也。顧夫子為寡

人敬謝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

欲殺野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欲誅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誅野人、諫上二十五章。

###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要作讒夫

人，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當也。後漢陳元傳注。此治國之常患也。舊脫治字、當作長、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

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亦未曾為國常患乎？兩則字、均疑衍。晏

子曰：君以為為耳目而好謀事，謀善為譯、從蘇校據治要正。則是君之耳目繆也。繆也、批夫上

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蘇云、治要下上有而字。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

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曰：夫子何少

寡人之甚也？舊少諱小、說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二世曰、丞相豈少我哉。曹相國世家、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股與。索隱

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對曰：臣何敢擣也。擣、猶作擣、義不可通。盧云、擣亦擣

之詞。俞云、此擣字與問下篇擣魯國之擣、同為擣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擣手擣君。又曰、事羣君者。有補餽。無擣擣。晏子言臣何敢擣、言臣何敢有所擣擣乎。蓋因公忿然

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擣作擣。純一案擣同。今並據正。夫能自周於君者，孫云、周、杜預注左傳密也。蘇云、治要周作用。才能皆非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即大姦。小誠，謂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誠。

黃云：元刻比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

王云：能與而同。

君怨良臣。

君舊作公，王云、公本作君。此涉上

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純一今據正。

則具其往失而益

出則假借君威，肆行而貪得。

夫何密近，不為大

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令君失意之事，以益其怨。

出則行威以取富。

出則假借君威，肆行而貪得。

夫何密近，不為大

利變。

蘇云：治要何作可。純一案何讀若可，古通。夫、猶彼也。變、易也。言彼能密近於君，故意不為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赴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

而務與君

至主義者。

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間，而不營利於密近。僞以義結於君。

此難見而且難知也。

舊作此難得其知也。盧云：其疑

具。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斷。純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之人，工於作僞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甚。故古書得見字恒下調。下脫而

字。且僞其。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脫而文有誤。故其義亦不可通。今仍依治要校訂之。

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

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三字。孫本無。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為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

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察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純一今據補。

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

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

助元刻作劫，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劫。亦疑而未定也。王云：劫字義不可通。孫

改為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割改。蓋音義先成。而剏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寡人亦事勿用矣。

突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對曰：讒

夫佞人之在君側者，

孫云：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若社之有鼠也。

詳問上九章。諺言有之曰：社

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

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燻。孫云：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今本去下疑脫四字。黃云：孫頤谷

據文選思倖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純一案沈休文奏彈王源注，文與思倖論同。今據補。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俞云：古依隱同聲。廣

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韻通。此隱字當讀為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純一案俞說亦通。隱當如字讀。匿也。蘇也。言讒佞之人，匿藏

於君之威權。是故難去焉。

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載此在問上篇。元刻注中。足以自保。云、此章與景公問倭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惠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倭人事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惠。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

于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

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

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

御覽引無國字乎字。

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

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

常、元刻作嘗。

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

也。

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

先言而後當者。惠也。

孫云、惠與慈通。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

臣和。教之隆也。

言君當才德垂衆。

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

而利取分寡。

取通聚。漢書五行志、內取慈爲禽注。寡、說文少也。從山從頤。頤、分賦也。故爲少。言利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

公室兼之。

田氏兼有公室之利。

國權專之。

國權爲田氏所專。

君臣易施。

王云、施讀爲移。易移、輪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

並讀爲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純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易、謂變易。易繫辭上六

交之義。易以賁釋文。君臣易施。言大夫不得施及國人。今施及之與君同。而無衰乎。而從元刻。君當施及國人。反不施及與大夫同。是君臣易位。即其所施而知之。

而無衰乎。而從元刻。孫本作能。

王云、而即能字也。能古讀若而。故與而通。今本徑改爲能。而古字亡矣。

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爲

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 工賈不變。杜注、守常業。 士不濫。杜注、不失職。 官不諂。左傳作諂。杜注、諂也。 大夫不收公

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 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可猶所也。 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與。 君令臣忠。令、善也。忠、左傳作共。下同。 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衍厲字。 臣忠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 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 禮之質也。質、體也。左傳作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

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開此禮之上也。 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

以爲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 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元刻注云、

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齊昔孰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上文所舉、即本篇第十章。問上八章。問下十七章。而

諫下十九章、亦宜參觀。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君順於

之。政務圖治則歸之。問下十章云、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

子見光則退。北、猶幾。事之先見者也。 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

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文見問下十章。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

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蹙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諫下二章曰、刑殺不辜謂之賊。孫云、

優當為慢。說文玉篇無優字。類篇優、謨官切。健也。又蔓莪切。楮也。純一案。兩以字、優與慢、聲義並同。類篇訓楮、義近。墨子經說上、楸優連言。亦以優為慢。野以暴。並與而同

義。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他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為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以且對言、是以倫且之證。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循而

對曰：循字舊脫、孫云、當為達。循、即達也。今據補。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問上十五章曰、

不學者。微、即達也。今據補。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

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問上十五章曰、身無以用。而又不為人用者卑。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

以道食人者哉。食、養也。文十八年左傳功以食。民注。此句後二十八章兩見。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

子。猶保而訾高擲者也。舊說倒著倫上、誤為擲。孫云、釋史引或本、作猶保而訾高擲者。猶保謂擲者不恭也。此即保而谷擲之義。保、為保體。擲者、揭衣也。擲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訾

猶保而谷擲者也。純一案俞說擲乃擲之誤。是也。謂訾乃擲之誤。高讀為谷。並非。本文猶字、即具

警義。不必破皆為警。高擲、謂擲衣甚高。不必破高為谷。皆即谷義甚明。不必曲為之解。今皆從

釋史引乙。擲從俞說正。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二章。或

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上文所舉、即問上十五章、問下十二章。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孫云、姓司馬字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干、求也。不恤民。恤、憂也。徒居無

為。無所事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元刻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德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辭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徒處之義、即問

下二十章。

###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蘇云、治要作三君一心耶。夫

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耶。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事君二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殊費於辭、當刪。論語顏淵篇、樊遲問

崇德修屬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與此同。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純一

三心也、心字乃衍文。治要非一心也、各承上文心字言、一下三下、均不必有心字。蓋本文如此。今本非

非三心也、兩心字並嫌贅。當刪。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且嬰

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于邪。嗜

偏僻逾常。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塗。孫云、塗、說文壁。古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今

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財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而

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孫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

嬰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問下二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旨同。

###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二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

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一晏

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說、

補。于是明年上計。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一乘至貨賂不

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說、從盧君反以罪臣。說苑

有而字。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說、從盧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說

倉庫少內。內、納同。言賦斂于民者甚便事左右。左右、君所陂池之魚，入于權家。

家舊譌宗。從王校據說苑改。案文選任彦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猶反迎

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猶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

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譌僻、從盧校

避去。謂將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也。強、勉東阿者，子之東阿也。

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任

北宮子仕篇載此事。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雜上第四章。子華子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准公召晏子而告

之曰、淮南道應訓、論術變虛書、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黃云、論術引、均可上有固字。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錫。黃云、淮南及論術、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鉤星。出房

而稱爲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爲三也。義亦得通。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

言之、恐子之死也。從盧校乙。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王云、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

字亦作惶。後漢書光武紀曰、違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救也。救與惑義亦相近。子言、君臣俱得

焉。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救。亦可免子之死。故曰君臣俱得。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晏子默

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

忠上而惠下也。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治常齋藥梟死、將爲公請壽、晏子體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掩一案論術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

驚請壽、卽雜下四章。

有獻書譖晏子。晏子二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而同期。治不同君所欲。君所欲者見不善

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治

引止此。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傳三年傳曰、有內辭也。載雜下。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爲一分之義。毛詩兩頌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册籍

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城、有城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城也。或古城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義並與。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為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為專也。純一案周疑問之形誤。出言不諱

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也。呂氏春秋蔡塞篇、古之遺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

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

載。孫云、備同備。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專。難上五章云、嬰故老

之事。母語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問上二章。彼作東耕海濱。難上一章、作

室門外生荆棘。二句已見問上二章。彼作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昏亂。難上五章、作

家無積。室如縣。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云、此文錯簡、當作七年而家

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爭。百姓昏亂。純一案劉說是。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難上

年之祿也。皆而家無藏。盡以分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二句已見雜

魯貢職。小國昔朝。皆、元刻作時。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

上五章。

###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二

晏子使高糾糾從孫本。元刻作亂。孫云、糾、今本作亂。即糾字壞也。說苑作繅、音之轉。治家三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

晏子逐高僚事子儼者諫曰。儼者、說苑作左右。高糾之事夫子二年。北堂書鈔三十二、引作高僚仕於晏子

會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乎。書鈔同。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

易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恆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論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無此二句。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

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明揚

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

術篇晏子比語、以爲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

左右云者、

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四從孫本。元刻譌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

此知晏子在在。元刻注云、此

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高糾

事、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

狐穀、皆地名。

著之于

帛。申之以策。

策、簡書也。

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也。

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

通、涉上文而

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

得之。不肖者失之。

墨子尚賢上篇曰、以勞賜賞。量功而受祿。故官無常貴。而民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義同。

御德修禮。

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

今嬰事君、無功可言。差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

晏子之意、甚不以世祿爲然。

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

幣帛。

若僅列爲大夫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問下十二章、魯昭公謂晏子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慮。不伐功焉。歉然不滿。可

謂知言。嬰請辭。遂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雜下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

大旨並同。

###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

狐之白裘、文不成義。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文。孫云、晏子親土簞、干鎗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玄豹之此

玄、各本避情諱作元、今改正。

玄豹之此不成文、此疑冠之形諱。

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檀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器云、晏平仲解衣濯冠以朝。晁冲之閒居詩、荒蕪蕪詭徑。破

欲晏嬰冠。足證其裘冠之惡。

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

孫云、反一本作返。

公曰、

寡人有此一、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

雜下廿五章就車言、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

與其

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

與其閉藏而弊、何若服而弊之為愈。

晏子曰、君就賜也。使嬰修百官之

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

蘇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修之民。皆從而效

之。故云不可為教。上篇今韓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

固辭而不受。

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

此篇。純一案雜下二十五章及下章旨並同。

###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嗾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

供云、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即麤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宜布之衣。宜即麤字。此鹿裘亦謂麤裘也。

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

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此文同。

是奚衣之惡也。

兩也字俱讀邪。

寡人

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

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

僻、元刻作辟。晏子尚儉。惡衣服、非飲食、饒焉教也。此文不以貪味為非、不以邪僻為累、饒

纒顯然。貪味屬食言、不得屬衣言。衣食之間、又有脫句甚明。疑本作嬰聞之。顧人而後衣者、不以麤布為惡。顧人而後食者、必以貪味為非。顧人而後行者、尤以邪僻為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

脫者、不以麤布為惡。顧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譌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顧人而後衣二句、承上奚衣之惡言。為本章之主。食行二義、皆實也。故下文專以布衣鹿裘、有飾作結。嬰

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嬰又得布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四字衍、無謂。當刪。元刻注云、此章與陳無字請得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

事之以恭儉晏子

二字着脫、從孫校據孔叢補。

君子也

孫云、孔叢詰靈厲、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儉。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

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純一案此文壯、孔叢作法。怯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之、怯字近是。顯晏子不向武、此云事之以宣武。孔叢云事之以勇。似均不合。然此云宣武者、謂宣明止戈爲武。孔叢作勇者、謂如君子之勇。一雜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曹鬪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厲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時常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尙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壯字不誤。孔叢作法、直是壯之誤字。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

善教不遍行於下

晏子細人也

細、小也。

道食人者哉

此句已見前十七章。

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

士

簡舊作聞、今校改。說見雜下十二章。

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爲此仕者也

嬰舊作臣、晏子對孔子、不得稱臣。卽訓

臣爲侯亦不諧。今校改。下同。與上文一律。

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

前十九章云、嬰於靈公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及莊公欲辟勝於邪、而嬰

不能禁。今若輕國而重樂、嬰又不能禁。是皆晏子對孔子、難言之隱衷也。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

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

黃云、姓與生古通。

行補三君而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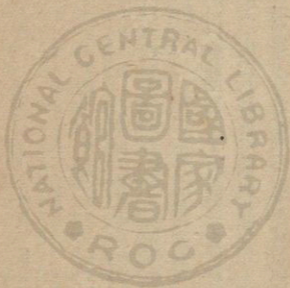
不有、不自有其功也。 晏子

果君子也。

孫云、已上二章、黃之家本凌澧初本皆刪去。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

今據沈厚南本補入。餘篇次第亦多錯

事回由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 一仲如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為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檀孫云、爾檀墨子作尼也。尼爾、稽察、聲皆相近。以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倨、供云、浩裾即倨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緩。孫云、今本緩作媛、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為媛字。黃云、墨子非儒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恐廢於聽治。

立命而怠事也。急善講建、孫云、墨子作怠是。言特命而怠于事。也。純一今據正。案建為建之形誤。逮古通怠。不可使守職使字舊脫、從盧黃校據墨子

勤於職守言恐不勤於職守。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講禮、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寔哀。

王云、道當作循、道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曰不淫于樂。不遺於哀。即循哀也。循之言從也。從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錄下廿一章修哀下。純一今從孫王校正。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為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術。平自心難。管子有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可為行難

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尚賢中曰、聖人之德。而

矯乎天地。皆操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而

儒者無其外儒者為傳、虛校作德。黃云、虛校是。下四章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異于服勉于容異其服制。勉飾外容。孫云、道墨子作機服勉容。不可以道衆孫云、道墨子作導。而馴百姓馴古訓

記孝文本紀敬馴其民正義。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積者志

信之薄而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墨子三辯篇曰、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墨子

魯之首。



作盛容飾飾

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

以示儀三字舊脫、務趨翔從孫校據墨子禮。

之節以觀衆

務字舊脫、據墨子補。孫云、墨子作觀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為法於世。

勞思不可

以補民

言無裨益于民。元刻脫以字。

兼壽不能殫其教

識其博而寡要。孫云、墨子作兼壽不能盡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

禮

言其禮繁而難遵。孫詒讓注墨子云、當年、壯年也。孫云、究墨子作行。

積財不能贍其樂

積財不足以供樂舞之費。

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

孫云、高誘注淮南營、惑也。

盛為聲樂以淫愚民

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刪。與上句文同一例。淫、謂修其性也。

其道也

不可以示世

元刻脫其第二二字及世字。

其教也不可以導民

墨子無兩也字。鹽鐵論論誹篇、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飭

於民

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

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

孫云、移墨子作利。

非所以

導衆存民也

孫云、大旨與此章同。孫國先衆。墨子作

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

封字舊脫、孫據墨子增。

敬見而不

聞其道

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上。句法不調。今據墨子乙。

仲尼適行

孫云、墨子非魯篇、此作孔子乃魯。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

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詬讓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為仲尼適行四字。墨子非魯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

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聞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

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傷。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公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

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脫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純

一案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魯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蘇時學注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

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蘇時學云、此詭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蘇說是也。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白公之亂、在晏子卒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魯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比知晏子嘗歸墨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書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設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一盧云、吳本一作廿九。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

鞠語者也。鞠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豈鞠名語、變卽泉魚。泉魚聲相近。純一案鞠語似非姓名、文有譌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

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爲種。俗从土。服喪二年。哭泣甚疾。疾、痛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現喜悅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衍。下並同。制規矩之

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敬也。綴、綴經也。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曰。留、留也。故制禮

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竿瑟以勸衆也。勸衆當作觀衆。以

爲費財留工。留、稽遲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殯已成

之財。又蔡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說文品、衆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煩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淫康

修民。崇死以害生。二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倫德毀誠。奢俗流行。故三

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羨樂崇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爲政何患、患善惡之不分。上亡安說邪。上心多安。樂與邪

故好惡不足以導衆。好惡失其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黃云、疑本同。

孫本作遺。王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為遺。爾雅遺、病也。字或作瘵。大雅板瘵、下民卒瘵。毛傳曰瘵、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瘵、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為政則世必敗。以之為教則事必病也。洪云、管子戒籥、握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贏也。路世、魯言衰世也。單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荀子論兵籥、路賣者也。賣與單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彼以路賣連文。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謂聲而色喜。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二盧云、吳本作二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孫云、孔叢引墨子、作先生奚不見晏子乎。仲尼

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

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非字補脫、從王校補。二君皆

欲其國家之安也。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審而非而是之。當誹而

猶非也。均不是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為非、或以非為是、皆非真也。孔丘必處一於此矣。孟子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義與此同。今本比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問下二十九章外上十九章旨同。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吳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

吾聞晏子事二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為大

夫。自稱世為齊民。謙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常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而保其身家。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誹譽為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誹、非。言誹明惡。譽明美。以類相從。非若

愛惡之無怨。聲響相應。

如響應

見行而從之者也。

墨子脩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

君雖有三。而事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其所以爲順也。

以二心事一君者不順焉。

果有三心。不惟事三君不順。卽事一君亦必不順。

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

也同邪。今未見嬰所以順之實。輒嬰以順之名邪。

嬰聞

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

孫云、影當爲景。

獨寢不慚于魂。

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其義。文選根賦注、引作君

子獨寢不

孔子拔樹削迹。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楚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不自以爲辱。身窮

陳蔡。身字舊脫。據孔叢詰墨篇補。窮、指絕糧七日言。

不自以爲約。

以內無慚於。非人不得其故。今讓入不了知其所以然。

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

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善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之斤斧。山居之人。惟自善其斤斧之用。而非

澤人之網罟。無當也。斧罟爲網。

出之其口。

不知其困也。

始吾望儒而貴之。今

吾望儒而疑之。

兩儒字舊爲傳。孫據孔叢改。

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

于遠也。

翰語類編篇。曰、聽不及舌。

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

墨子脩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禮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乎。

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

竊議、私論也。中、不適當也。

吾罪幾矣。

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

君子德過於人。則以其人爲友。德不及於人。則以其人爲師。

今丘失言于夫

子。

夫子譏之。是吾師也。

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是吾師也。純一今據補。荀子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

修身。非我而當者吾師也。

因宰我而謝焉。

宰我、言語之科。謝、認過也。

然仲尼見之。

然下當有後字。孫云、

孔叢詰墨

用此文。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

禮云、吳本作三十二。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禪。孫云、此溫字假音。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

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此大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疑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舜無倒，若著有下，義不可通。

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聞矣。」聞、遠也。惟南子假真訓。

則說矣有問矣。高誘注。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

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其過之識，疑本作其識不能

過之。謂其知識不遠過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况處君子之中乎。舊作况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

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純一案王說是。惟謂脫子字，未審。况下乎字，即子之誘而誤倒者。今乙正。舜者處民

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增讀、與、及也。則固聖人

之林也。孫云、林一本作材。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盧云、吳本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末章晏子沒後十有七年，景公欲諸大夫迺云云。是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相魯。晏子先

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為之二字。孔廣胸

俞本。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弱主、昏庸無能之謂。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

重孔子，設以相齊。孫云、孔叢設作欲。純一案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孔子疆諫而不聽，必驕魯而

有齊。孫云、有齊、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為適、盧云、有魯特也。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孫云、孔叢詰魯用此文。元刻注云、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盧云、吳本盧三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彊足恃乎？

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

如湯。湯有臣伊尹仲唐。女鳩女房。後伯仲伯。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湯有弑其君

桀有亡其兄。二句殺不豈以人爲足恃。舊衍哉字、蓋後人不知下文也與邪。同、二句當連讀。妄增之。今校刪。可以無亡

也。孫云、強湯兄亡爲讀。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景公問臣並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齊者依他篇增之。而不抑其非。統一今據刪。盧云、吳越學本缺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盧云、吳本作三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孫云、不讀如否。嬰何願。公曰：

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願有君見之而生敬畏。有妻而見歸。婦人謂嫁曰歸。與下文同一例。載一願。載與再

遺。燕翼語。孫云、畏歸遺爲韻。統一案古音諧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蘇校補。載一願。載與再

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

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

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識、使無慍怒。有良隣。論語里仁爲美。星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相觀摩而善。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脫。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

君而可輔。輔當作備。有妻而可去。去，藏也。前漢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去，收。藏也。但有妻而可藏，與有妻而見歸，義竊於複。去或當訓

禮訓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借，即可自由離去。如雜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思想平等。或對景公為此戲言，亦不足怪。然雜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倍老妻之託而辭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肯正義也。有子而可怒。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

子。怒，猶責也。即責備賢者之責。孫云：輔去怒為韻。純一案古音諧十二魚上聲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子之願如此。無以垂

裁，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竊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為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竊知將毀第九。初學記十六引晏子在柏常竊下。二二人朝。俱曰

孫云：初學來朝皆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引作仲尼柏常與晏子三人俱朝。曰鐘將毀之。撞，果毀。公召

二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公見二子問之。無者字可證。初學記無而字。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

非禮，是以曰鐘將毀。此以神鐘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竊曰：今庚申，初學記今下有日字。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陰。是以曰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

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成諱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為泰呂成，即諱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妻。乃其妻之使人為近避。髮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

班白。衣縵布之衣。而無裏裘。

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

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

者也。

何爲舊倒。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言此出於室者。何等入也。今本

晏子曰。嬰之家也。

韓詩外傳作家臣也。

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

食字舊脫。案韓詩外傳補。

何以老妻爲。

妻爲舊倒。王云。當作

何以老妻爲。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

文不成義。韓詩外傳作何用是人爲。文義亦同。統一今據乙。

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

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

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韓詩外傳作棄老取少謂之聲。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悅謂之淫。吾豈以逆亂聲之道哉。元刻注云。此章

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誦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統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即雜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

此章。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盧云。吳本一作三十八。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

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引翻。

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

孫云。婢妾御覽作

婢子。東郭今本作在廓。據御覽作東郭。廓。俗字。

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

不肖也。

舊作今日。王云。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累於詞矣。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七。引此無日字。盧校同。統一今據刪。

古之爲

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

御覽無不通。故三字。

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

受全國之託。而主民事。

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

色見文義不順。當作見色。孫云。廉

御覽作情。盧云。御覽無色見而二字。

遂不見。

元刻注云。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於此篇。統一案犯槐者。女事。見凍下二章。盧云。吳

本缺此章。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盧云、吳本

景公蓋姦。姦、佞同。美好也。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純一案下犯上謂之僭。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

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

姦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

為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並無合字。合變否字之誤、否字自

詒讓云、合變豈之誤。說文口部云、告、苛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豎隔藪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

曰告、退酒也。昔者魯殺同。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

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讎不宜殺也。

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元刻注云、此章不與。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當刪。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對曰、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有水而赤、其中有

棗。御覽八百二十引無其字。又九百六十五引其作水。類聚八十五、無其中二字。八十七有。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御覽兩引、並無對字。

昔者秦繆公。御覽兩引、一無者字。一有者字。類聚八十五無者字。八十七有。乘龍舟而理天下。黃云、元刻無舟字。孫云、藝文類聚八十五作黃帝布。

至東海而捐其布。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備銘注作椽。純一案御覽八

彼黃布、故水赤。彼、孫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作破。俞云、孫

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許問子、何為對。孫云、

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文選注作伴問。風俗文、隔作詳。虛辭也。盧云、何爲二字疑衍。黃云、文選注無何爲二字。蘇云、何爲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伴問、何爲對。故晏子答以詳問詳對。義本昭晰。以爲衍文、語意不完矣。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作吾伴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伴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伴問子耳。並無何爲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脫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兩引、並無之字。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文選注作伴問者伴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伴問者亦伴對之。類聚八十七及御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併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與懷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盧云、吳本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據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子二字。

有。句。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階七真引。此、雲天諧。尾偃天間。說文偃、仆也。躍啄北海。說文啄、鳥食也。此、雲天諧。

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廖廖下。廖廖即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廖廖乎不知六細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廖廖下。純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湯造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壤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焦螟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文當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一鵬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

蕭四之上聲引此、海在諧。孫云、咳與閱通。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者字舊脫、據文選補。鶴賦注補。孫云細、

藝文類聚作小。純。晏子對曰、有。句。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蠱。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七。一案元刻正作蟲。文選張景陽七命注、蟲下有

名曰焦螟。孫云、蟲文選注作蚊。俗字。純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作生於蚊睫。疑說文作蚊。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蟲不

爲驚。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純一案文選七命注。同孫見類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御覽作再乳而飛。蚊不爲驚。

臣嬰不知

再乳再飛。而蟲不

爲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御覽作再乳而飛。蚊不爲驚。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孫云、列子湯問篇、紅脯之闌生塵蟲、其名曰焦冥。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純一案類聚冥

作蝶。文選鶴鳴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暹者、命曰焦冥。御覽作臣嬰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蝶螟。舊名冥為韻、古音諧十音引此。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

盧云、吳本作四十二。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

衢字舊說、從王校據下文補。黃云、

元刻操作標。下同。王云、衢間、當衢之闕也。

公召睢休相

孫云、睢睢名休相。

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間。

操舊作標、孫云、標當爲標。純一案操、持也。標、

元刻並作標、皆操之形誤。

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

人字舊說、則仁人不存。無

素孕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仁人也。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觀此益信。

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

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

皆知晏子能安國故。

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

黃云、元刻脫非字。

以見于前信于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元刻

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盧云、吳本作四十三。

景公游于菑。孫云、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菑。菑國志平昌有菑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

齊安陸昭王碑注作淄。聞晏子死。要無于字、舊作淄。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臨淄。文選褚淵碑注作菑。

公乘侈輿，服繁駟，驅之。孫云、說

素服、駟而驅之。文選注作公舉駟而馳。按韓非作趨駟煩且之乘。則繁駟、馬名。煩繁、且駟、駟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日馬蹄駟也。文選注作繁駟。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廳。孫詒讓云、考工記與人云、飾車欲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在車之侈矣。竊疑晏子本文、當作公侈乘輿。古从蜀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趨以采齊。鄭注云、故書趨作侈。鄭司農云、豈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趨俗書亦或作趨。並其證也。此侈即韓子之趨、言催促令急駕乘輿也。繁阻頌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輿。文選注引亦作驛。疑繁阻之阻、亦即阻之形誤。純一案胡刻仿宋文選、兩引並作繁阻。海錄軒本、並作驛。此文乘侈與、當依孫校作侈乘輿爲是。自以爲遲。

繁阻與侈乘輿對文。繁阻似不誤、言公意求速至。趨駕乘輿、用壯馬而馳之。孫云、趨文選俱作自以爲遲。蘇云、治要同。純一今據改。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孫云、趨文選注作誤。太平御覽、

御覽作速。純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速。胡刻仿宋文選兩引、并作知不如車之駛。案古今注卷下、曹真有駭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舉帆之疾也。音義引作駭。誤。海錄軒本文選、並作知不如車之駛。案景公、玉簫、並云疾也。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選兩注並御覽、

均作比。四下而趨。行突而往。至伏尸而號。舊說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突而往、尙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暴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文選褚先生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純一今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

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言事無巨細皆見責。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收、斂也。小爾雅廣言。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純一案說苑並御覽四百八十七同。不加于

寡人。說苑、治要、御覽兩引、均無于字。而加于夫子。說苑無于字。治要于作之。御覽四百八十七同。說苑

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將字夫字、而義正同。謂晏子既殺。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寸云

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左上、文與此異。錄之以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寤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頌且之乘。使驛子韓福御之。行數百步、以驛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馮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頌且之良、而驛子韓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元刻注云、此並下二章。皆

晏子殺後景公追讓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此下接晏子殺後十有七年云云。載此在雜下篇。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二一七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吳本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

據說屍上二字、從孫校、據御覽五百四十九增。

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涕下作袴。

孫云、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

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

之上。卓著作邑、從盧校改。

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

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辭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

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無以自存。

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哭。

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作盡哀。蘇云、

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體矣。御覽非。純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吳本

作四十五。

晏子沒十有七年。

黃云、盧校段下有後字。純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七之形誤。

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孫云質、射也。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

播弓矢也。播、棄也。

弦章入。公曰章。

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

誦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推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比魚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據御覽九百二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吾不食。誦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途。推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諫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音義云據御覽增。王云、孫所增文。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因錄元刻。又以琴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句較孫刻為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補君世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施。補王引所未及。純一案諸引其備於說施、今從俞校

此。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

吾下舊衍鍾字、據治要及御覽九百二十五引刪。

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善。治要無之字。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治要無之字。然而有一焉。臣聞之。

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臣食。服食爲禰。古音帶一激引此。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純一案類聚見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同。治

要無夫字、及兩則字。黃蒼爲禰。古音帶十六庚引此。君其猶有諂人言乎。治要諂上有食字、人下有之字。公曰善。治要引止此。載雜下。今

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歸上章字舊脫、據御覽

四百二十六補。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譽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也。若、此是反晏子之義。而順

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孫云、說苑君

盧云、吳本缺此章。鎔篇用此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實價九元

出版者 發行所 印刷者

國學整理社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四冊	第三冊	第二冊	第一冊
晏子春秋校注 實價一元	列子 莊子集釋 莊子集解 老子本義 實價一元五角	荀子集解 實價四角	孟子正義 實價二元
第六冊	第五冊		
呂氏春秋 實價一元二角	韓非子集解 實價一元五角	管子評傳 管子校正 商君評傳 商君書 實價一元五角	
第八冊	第七冊		
顏氏家訓 實價一元二角	申論 實價一元	淮南子 新法 法言 衡言 實價一元	

管子評傳商君評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廣智書局立約  
讓與歸本局繼續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廣註  
語譯

# 國語國策精華

秦同培註譯 宋晶如增訂

精裝一冊 實價六角

(寄費掛號一三角分)

本書擷取國語國策中之精華，所選各文，或以興味濃厚，神采煥發；或以辭藻見長，百讀不厭。全書體制，先列原文，次殿注解，未列語譯，使讀者能無師而通周秦之文史，助長其國學之進境。

世界書局發行



3847350



中華民國壹零肆年拾貳月拾伍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903992

